

· 印翻准不 \* 有所權版 ·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重慶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上海再版

· 古典文學名著選譯 ·

# 愛情的火焰

每冊國幣

元

原著者

莫泊桑

翻譯者

索夫

發行所

國際文化服務社

印刷所

上海虹口乍浦路七五號

印刷所

世紀印刷所

上海中正東路一七二號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從他第一次的成功之後，希望討人歡喜的心總是非常強烈，雖然他自己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這種心思却影響了他的工作，弱化了他的判斷力。在他身上有許多方面可以看出他討人歡喜的欲望，而這對他的聲望幫忙很多。

他的優美的態度，他的一切生活習慣，他的細心修飾自己的人品，以及他久以聞名的善於騎馬和舞劍，都給他逐漸增長的名聲上增添了吸引力。他第一篇出色的作品，題名「克萊歐派特拉」(註)，在這以後，巴黎突然愛上了他，使他成了「情時髦兒」；於是他立即變成許多公開藝術集會最有光彩最時髦的藝術家，從此沙龍的女主人懇望他，學院歡迎他。在巴黎的一致讚揚聲中，他像一個征服者一般，走進了這些機關。

幸運一面對他寵愛撫慰，一面領他到了老年的初期。

貝庭曉得外面正有一個美麗的日子方興未艾，於是就在這影響之下，他追求一個詩的題材。在他吃過早餐吸過香煙之後，他像是有點如在夢境的感覺；他凝視着天空沉思着，想面對那蔚藍的天空迅速地描畫出他思想中一切愉快的幻想——美術館中或是街道

（註：——古埃及女皇。）

旁邊的優美婦人，或是水邊的情人。這些變化的形象映現在明亮的天空中，在他的瞬息萬變的幻象裏膝躍而躍涉，同時有許多燕子不斷飛過那塊天空，像是用筆一種要把那些幻影消除。

他什麼都沒有尋到。這一切半隱半現的幻象，是和他已經畫過的東西很相似；所有的這些女性，像是在他的藝術幻想中已經誕生過的那些女性的姊妹和女兒；一年以來，有一種漠然的恐懼在磨擊他——他怕他已經失掉了創造力，這使他對於一切題材捉摸不住，並使他的靈感精疲力盡，每逢他一用這樣的眼光去看他的作品，這種重新夢想力的缺乏，這種發見新的事物的無能，便很清楚地顯現出來。

他安詳地站起身來，睜開了眼睛許多未完成的畫稿，希望能夠找到一些東西，或印給他一種新的概念。

他一面吐着香煙，一面翻看他收藏在大櫥櫃裏的許多繪畫和草稿，但是不久他便厭煩了這種徒勞無功的探求，感覺到懊喪的疲倦，他丟棄手裏的香煙，嘴裏啣一支流行歌曲，彎下身子檢起放在椅子底下的一隻沉重的隱輪。他有一面鏡子，是他用來考察變

勢和檢定配景的，這時他便用一隻手把鏡上的帳幕揭開，站在鏡子面前，一面揮舞着那隻啞鈴，一面凝視着鏡中的自己。

在畫界裏，他的氣力很有名氣；其次，在歡笑的社會中，他的品貌很有名氣。但是現在年紀大了，使他顯得笨重。他身材高大，雙肩寬闊，胸部豐滿，然而雖然他每天打拳騎馬，却養成了一個老角力者的大肚子。他的面部雖然已和他年青時有些不同，但仍然很使人著目，而且和過去一樣地漂亮。他的叢密白色的短髮，掩蓋着灰色濃眉下的一雙黑眼睛，同時他華美的鬚髭，有如一箇老兵士的鬚髭，依然還是漆黑的，給他的容貌上，增添了一種稀有的特色，表現着力與尊嚴。

站在鏡子面前，腳跟並齊，身體筆直，他拿着那兩個鐵球，行動非常自如；他伸直了一隻強健的胳膊，露出滿足的表情，眼望着他的力氣表現。

但是突然間，在那反映着全部房間的鏡中，他看見有人撩開垂幕；於是，一個婦人的頭——只是一個頭，向裏窺望。他身後有人問道：

「有人嗎？」

「有的！」他立即轉過身來答道。其次，把整片油在地板上，烙鐵有點造作，露出青春時敏捷的樣子，急忙走向門口。

一個矮人，身穿輕飄的夏天服裝，走進來。他們握了手。

「我看，你正在練功夫，」那位貴夫人說。

「是的，」他答道；「我正在服影自豪，連我自己都覺得驚嘆不至。」

那個貴夫人大笑了，於是接着說道：

「你們門房是空空的，我曉得這種時候總是你獨自一個人，所以我沒有傳報就進來

了。」

他眼望着她。

「天哪，你是多麼美呀！多麼時髦！」

「是的，我做了一件新衣服。你看漂亮吧？」

「漂亮之極，完全合你的身材。我們當然可以說，在目前只有我們是懂得色彩的配

合的。」

他在她的四周走着，溫柔地摸觸着衣料，用他的手指尖拉平衣服的摺，他懂得女性的服裝，整像一個服裝師，他一生都在運用他藝術家的心靈與體育家的筋肉，拿着纖細的畫筆，描繪出隱現在絲絨服裝下的女性的優美。他察看了一遍之後，叫道：「這是一件偉大的成功，完全與你配稱！」

貴夫人就坦然受着他的讚美，非常滿意自己的漂亮和討他的歡喜。

她已經不十分年青，可是仍然美麗，身材不高，有點肥胖，但是有一種新鮮氣，使一個四十歲的婦人露出剛剛熱透了的樣子，她像是一朵薔薇，在一定的時間內一直茂盛着，可是正當繁榮的時候，在一剎之間便會枯萎了。

在她金色的髮下，她備具一切的靈活和青春的優美，這是那永遠不老的巴黎婦人的一種典型；這種婦人，身內有一種驚人的生命力，有一種不可駕御的抵抗力，她們保持二十年的勝利與不朽，比什麼都更重要地，她們留心她們的身材與健康。

她掀起她的面紗，悄悄說道：

「喔，你不吻我嗎？」



「我剛剛吸過烟。」

「呸！」貴夫人說。於是，揚起她的面孔，接着說。「那樣講更不成！」  
他們的唇合在一起了。

他接過她的陽傘，脫掉她的短外衣，動作敏捷純熟，表示他已經作慣了這類的舉動。  
當她在輪椅上坐定之後，他露出很有趣味的神情問道：

「你的丈夫好嗎？」

「很好；他正在這時候在議會裏發表演說。」

「啊！講什麼題目？」

「一定照例又是甜菜或菜子油之類的問題！」

她的丈夫，杜·居洛瓦伯爵，是歐南縣選出的議員，關於一切農業利益問題具有特殊的研究。

貴夫人在畫室裏走着，看見牆角裏有一張她沒有見過的畫稿，於是問道，「那是什麼畫？」

「我剛剛開始的一幅粉筆畫——杜·蓬泰烏公主的畫像。」

「你要曉得，」貴夫人嚴厲地說道，「如果你又繼續繪畫女人的肖像，我就要封閉你的畫室。我很明白那種事情會發生什麼結果的！」

「一個人不能老是畫安妮的肖像啊！」答語是這樣的。

「當然我希望如此！」

她露出一個理解藝術技術的女性的神氣，檢視了那張新開始的粉筆畫。她左右觀望，用手遮成陰影，想找出把畫稿放在怎樣的地方才能得到最適當的光線，最後她表示滿意了。

「這畫很好，你的粉筆畫已經非常成功。」

「你是這樣想嗎？」受寵的藝術家囁囁着。

「是的；那是一種最纖巧的藝術，極其需要風格的辨別。在繪畫的藝術上是不能照看泥水匠的看法的。」

約有十二年，伯爵夫人鼓舞畫家向着藝術獨特性的方向去發展，阻止他還依寫實主

義的權威性；其次，因為考慮到一般時尚在要求現代的優美，所以進入溫柔穩重他採取一種略帶造作的優美的理想。

「公主的人是怎樣的？」她問道。

於是他便必得把一切的細節——那些為女性的矯揉與微妙的好奇心所驚喜的細微情節——全盤告訴她，從公主的化妝一直批評到她的智慧。

可是突然她問道：「她和你調情嗎？」

他笑了，聲明沒有這回事。

其次，伯爵夫人把雙手搭在畫家的兩肩上，注目對他凝視。她的情愛的熱烈，使她藍色眼睛的瞳仁發散一種顫抖，像小墨水壺般，現出幾乎看不見的黑點斑痕。

她又悄悄地說：「真的，她現在已經不是賣弄風情的女人了嗎？」

「真的不是，我對你保證！」

「哦，我並不煩心的，」伯爵夫人說。「無論如何，現在除去我以外，你再不會愛任何人了。旁的人再沒有機會了。時間太遲了，我可憐的親愛的！」

畫家感覺到一般中年人被人提及年紀時心裏騰到的那種痛苦的情緒：「今天和明天正和昨天一樣，在我的生命中，除盡你，安妮，才曾有也永不會再有任何人了。」她牽着他的胳膊，又轉回輪椅，要他坐在她的身旁。

「你剛剛正在想什麼？」她問道。

「我正在探尋繪畫的題材。」

「到底什麼題材？」

「我不曉得，因為我還正在探尋。」

「近來你作些什麼事？」

於是他就必得把一切都要告訴她，他接待了什麼人，他參加過什麼宴會或夜會，並把一切談話和閒話都複述一遍。兩個人對於時髦生活那一切瑣碎細末的情節都感到真正的興趣。無聊的爭執，各式各樣的調情，聽過無數次重述過無數次關於同一人物個體的批評，同樣的世界與同樣的論調，這些，在所謂巴黎生活的激流中，正是吸引了兩個人心靈的事情。他，作為一個藝術家，到處受人歡迎，認識各社會階層的每一個人，而她

，又是保守黨議員的文雅的妻子，所以他們都善於談天說地，善於使用溫和的諷刺，善於饋贈、光彩、而輕薄的口頭禪，使那些不善於談小話的人們，感到非常的嫉妒。

「你什麼時候來吃飯？」她突然問道。

「隨你什麼時候高興。指定日子吧。」

「禮拜五，當天有杜·摩特曼公爵夫人，柯貝勒夫婦，還有爵侯德，替我的女兒洗塵——她今天晚上回來。但是我的朋友，不要談起這件事。這是一個秘密。」

「好吧，我接受了。我很喜歡再見到安奈特。三年我都沒有看見她了。」

「是的，真的呢。已經三年了！」

安奈特，小的時候，是在巴黎隨着父母長大的，可是非常得她外祖母的寵愛，她的外祖母派拉丁夫人，眼睛差不多已經瞎了，雙年住在歐爾縣朋西葉城她女婿的莊園裏。這位老婦人越來越丟不開那個孩子，同時居洛瓦夫婦因為政治的和農業的各種問題，差不多有一半的時間到這里來，所以最後他們講定，小女兒只偶爾到巴黎去一兩週，因為她本人過不慣城市的拘束生活，而喜歡鄉村的自然恬淡。

三年來她只到過巴黎一次，在伯爵夫人的意思，頂好根本不必讓她來，在她定期出場到社會的時日以前，應當不必喚起她對於巴黎活躍生活的興趣。杜·居洛瓦夫人給她女兒兩個非常有手段的家庭教師，同時自己更常常訪問她的母親和她的女兒。此外，奈特住居在別墅裏，也成了老婦人不可少的伴侶。

從前，奧利威·貝庭每一年要在明西萊過六個星期或是兩個月；但是在最近的三年間，因為害風濕症，他到較遠的溫泉地方住了些時候，非常地復活了。他對於巴黎的愛好，所以他回來之後，簡直就不能再離開了。

那個小女兒，依照協定，在秋天以前是不能夠回家的，但是她的父親替她的婚事突然想出一個計劃，派人叫她馬上來和杜·法朗津爾侯爵會面，她的父母就希望她和侯爵訂婚。不過這個計劃非常秘密，杜·居洛瓦夫人在絕對的信任下，才告訴奧利威·貝庭。

「你的丈夫對於這件事已經完全決定了嗎？」他終於說道。

「是的；我都認為這個主意很好。」

她又重新談起繪畫這個題目，希望他能決心畫一幅基督像。他拒絕這個建議，因為

他認為世上已有過多的基督畫像了；但是她依然堅持，而且爭辯得有點不耐煩了。

「啊，如果我曉得怎樣畫，我便會把我的印象講給你；那畫像應當是非常地新，非常地大胆。他們把他從十字架上拉下來了，而張開雙手的那個人，身體的整個上半部都要軟下來的樣子。他已經倒在羣衆的下而了，同時他們揚起他們的雙手來接他，支持他。你明白嗎？」

是的，他明白的；他甚至認為這個觀念非常獨特；然而此時此刻他是正在現代化的氣氛中，於是當他一看見他的女朋友倒在輪椅上，伸出一隻穿着漂亮鞋襪的腳，皮膚幾乎在透明的長襪下閃着光，這時他就說道：「啊，這正是我們應當繪畫的！這就是生命——在衣褶邊下的一隻女性的腳！在這個題材裏，我們可以裝進一切——真理，慾望，詩。再沒有東西比一隻女性的腳更優美更迷人的了；而且它暗示出怎樣的神祕來：那被遮隱的腿，雖然看不見，却可以在衣物的重疊下令人想像得出來！」

「那不是纖巧，新奇，而有表情嗎——不是比手還更有表情嗎？拿你的手給我看。

安妮！」

她戴着一直遮到肘間的長手套。爲了要脫掉一隻，她就捏住指頭很快地脫落下來。胳膊現出來了，又白，又肥，又圓，露得那麼突然，給人一種冷然大胆裸體的觀念。

她伸出她的手來，手頸下垂。戒指閃爍在她粉白的手指上，狹長的粉紅色的指甲，像愛情的爪一般，突出在女性的小指尖上。

奧利威·貝庭溫毛而鬚淺地握着那隻手。他玩弄着手指宛如它們是活的玩具一般，同時說道：

「多麼奇怪的東西！多麼奇怪的東西！多麼美麗的小玩藝，智慧而靈活，可以任人隨心所欲——書籍，花邊，屏舍，金字塔，火車頭，麵食，或是給人撫愛，而這最後一件事是它最愉快的使命。」

他順序剝落了幾個戒指，及至剝到結婚戒指時，他微笑着囁嚅道：

「法律！我們來對它致敬！」

「無聊！」伯爵夫人略微有點受傷的樣子說道。

貝庭總是喜滋滋諷嘲笑，法國人原有這種傾向，又加上最認真情感的冷嘲，他時常



絲毫無心地使她傷心，他不曉得怎樣理解女性微妙心理，而且如他自己所說，也不曉得分辨神聖的境界。每當他輕描淡寫觸到他們的友誼關係，那就比什麼都更使她煩擾不安，其實他們的友誼是一件由來已久的事，而且他聲言那是十九世紀中最美麗的愛情模範。沉默了片刻之後，她問道：

「你願意領安奈特和我一同出席落成典禮的招待會嗎？」

「當然的。」

於是她問他在下一次展覽會中要展覽哪些最好的畫，展覽會在兩個星期以內就要關的。

但是突然間，她像想起她忘記了什麼事情的樣子。

「來，把我的東西遞給我，」她說。「我馬上要走了。」

說着站起身來，走到桌邊，桌上滿是散亂的紙片，已經折開的新舊信件，旁邊還有畫家的墨水壺，裏邊的墨水已經乾了。她十分好奇地望着它，拿起幾張紙片，從背面往上看。

貝庭訥責她，說道：

「你會把我的東西弄亂的！」

並不答話，她又問道：

「希望買你的那幅“Baigneuses”的是什麼人？」

「一個我不認識的美國人。」

「那幅“Chanteuse des rues”已經談判好了嗎？」

「是的。十萬。」

「你畫得很好。那畫很漂亮，但並不特別。再見，親愛的。」

她揚起她的臉蛋，他就觸以溫靜的接吻；其次她要隱沒在垂幕後面時，低低的聲調

說道：

「禮拜五——八點鐘。我不願意你陪我到門口——這是你很清楚的，再見吧！」

她走了之後，他首先點起一支香煙，其次緩慢地在畫室裏踱來踱去。他們過去的友

誼，全部展現在他的眼前。他回憶起所有微細的情節，現在已是很遙遠了，一面探尋着

它們，一面把它們集備在一起，獨自有趣地收集着這些回憶。

那時正當他像一顆明星般剛剛浮現在巴黎藝術界的水面上，當時的畫家正是享有公眾的專愛的時候，而且只要大筆一揮，就可得到高樓大廈。

在一八六四年他從羅馬回來之後，他過了幾年，既無成就也無聲望；於是在一八六八年，突然間他展覽了他的「克萊歐派特拉」，而就在幾天之內，他被批評家和公眾讚揚到天上去。

在一八七二年，在戰後，在昂利·雷戈諾死後，他變成全部同輩畫家光榮的柱石，他畫的一幅「Joazebo」，因為題材大胆，使人把貝庭列入剽悍派之內，可是同時他却用他聰明絕頂的本領，甚至接受了法蘭西學院的約請。在一八七三年，他的「Juive d'Alger」凌駕一切受到第一次獎狀，這幅畫是他從非洲旅行回來之後展覽的，在一八七四年，他的杜·薩麗雅公主的畫像，使他在時髦社會中，得到當代第一個肖像畫家的地位。從這個時候起，他就變成巴黎上流社會女性寵愛的畫家，他成了女性的優美、女性的儀表、女性的性質、最有能耐最有發明性的解說者。在幾個月之內，全都有有名有姓的

巴黎婦女，都在爭先恐後希望能復現在他的畫筆之下。他很難表示滿意，叫她們付出很高的代價。

在他登峯造極之後，到處都把他看成時髦人物的時候，有一天，在杜·摩特曼公爵夫人的案里，他看見一個身穿喪服的青年婦人，他進來時，她剛剛要出去，於是藉着在門口相遇的機緣，她現出一種優美與纖巧的幻象，使他眩暈了。

及至問到她的姓名，才曉得她是杜·居洛瓦伯爵夫人，是諾曼地鄉紳、農業專家、議員之妻；她正在替她丈夫的父親穿孝；同時曉得她是非常智慧，很受人讚美，並有很多人追求。

那種裝束使他藝術家的眼光歡喜得自驚口呆，他說道：

「啊，這個人的肖像我是情願來繪畫的！」

這句話在第二天就有人傳給青年伯爵夫人，而那天晚上貝庭收到一張藍花的小卡片，香氣撲鼻，字寫得很小很規矩，稍微有點從左向右斜，其中寫道：

先生：剛剛從我家裏離開的杜·摩特曼公爵夫人，對我說你有意用我貧弱的面孔製作你的一幅傑作。如果我能確定你的話不是隨便說說的，而你真地從我之上可以實現一些理想化的什麼，我是很願意把這事委託給你的。

先生，請你接受我的真誠的致意。

安·杜·居洛瓦。

他答覆了這個信片，問什麼時候他可以到伯爵夫人家裏來，其次受到非正式的約請，請他下禮拜一去吃早餐。

地點是在梅爾協伯大街，一家現代華奢的大房子的二層樓上。畫家穿過一間藍色絨綢牆壁的大客廳，被領進內房裏，屋內掛着前一世紀的帷帳，飄灑而閉塌，這些帷帳是模倣瓦托（註）的畫風的，有着鮮豔的色彩與優美的人物畫，像是如夢想着戀愛的工匠所設計製造的。

（註……瓦托 Jean Antoinne Watteau, 1684—1721，法國畫家。）

他剛剛坐定，伯爵夫人就出現了。她走得那麼輕，他都沒有聽見她從隔壁房間穿過來，所以他看見她時頗吃一驚。她以優美的姿勢伸出一隻手表示歡迎。

「這樣看來，」她說，「你是真地希望替我畫像嗎？」

「我將很高興作這件事，太太。」

她的非常合身的黑色長袍使她看起來十分窈窕而年青，雖然也使她現出一種嚴肅的神情，但是她微笑的面孔，再鑲上她明亮的金髮，也就把這種神情解除了。其次伯爵領看一個六歲大的小女兒走進來。

杜·居洛瓦夫人替他介紹，說道，「我的丈夫。」

伯爵的身材較矮，沒有鬚鬚。他的雙頰深陷，因為面孔刮得乾乾淨淨，露出一抹青色。他的樣子有點像是一個牧師，或是一個戲子。他的長頭髮向後披，並不十分整齊；他的態度很講究，圍着嘴邊，有兩條細長的線，從頰上一直伸到下巴，像是因為常在公眾前演說，才養成這種樣子。

雙方都很有禮貌地把事情安排好，決定明天伯爵陪着伯爵夫人到畫室去。不過，他

確也問過，是否再等些天才好，因為伯爵夫人正在深深的哀傷中；但是葛家却說，他希望描繪的，是她給他的第一次印象，她閃耀在金髮卜活潑纖美的頭與她嚴峻的黑喪服，正形成一顯著的對照。

於是，第二天她同着她的丈夫來了，以後同着她的女兒，番家叫她坐在滿是畫畫的桌前。

奧利威·貝庭，按照他一向的習慣，表示出非常拘謹。時髦婦女使他略感不安，因為他簡直沒有和她們來往過。他認為她們是既不道德而又淺薄，虛偽而又危險，輕狂而又得體。緣於他的名望，他生動的口才，他優美而健壯的體格，他的黑髮與有表情的面孔，使他在「半惡魔」的婦女羣中，偶有過一兩次冒險。他也很賞識她們；他喜歡她們的自由自在與坦白的言談，他常來往的幾家戲房那種歡欣輕逸的生活方式，他過得很慣。他走進時髦社會裏只是爲了名聲，倒不是因爲他看得起這種生活；那只是滿足他的虛榮心而已。他到處受人恭維，在獻媚的婦女之前，扮演著英勇的姿態，但是他從來沒有和她們談過戀愛。他既不肯浸染她們社會裏的那種大胆的放浪與下流的戲謔，所以他認

爲她們全是粗鄙，而認爲自己是具有良好的趣味。每當這樣的一種女人溜進他的畫室裏來，無論她怎樣設法討他的歡心，他總覺得，在藝術家與時髦社會的人物之間，不管他們怎樣混在一起，地位的懸殊，使他們不能有真正的結合。在婦女的微笑與讚美的背後，總是有點虛偽，他既認爲自己在本質上比人高超，所以他就感到一種說不出來的精神上的縛束。這在他心裏激起自尊的情感，並在態度上露出幾近傲慢無禮的樣子，他看不起那些像公卿般受人款待的暴發戶，他是以自己的才能得到旁人藉着家世所得到的光榮。人們時常用略微驚訝的聲調說：「他真地教養很高！」這話雖然使他聽着舒服，却也使他驚訝，同時也傷他的心，因爲這話是表示某一種社會的障礙。

畫家的莊重嚴肅，使杜·居洛瓦夫人有點不安，她對於這個態度拒人千里之外的男人，找不到話說，然而這個男人却又是著名的聰明的人。

每次安置了她的小女兒之後，她便在新開始的畫枱旁邊，坐在圓椅裏，於是依照畫家的指示，而像上露出了某一種表情。

在第四次的繪畫之間，他突然停住畫筆問道：



「人生裏什麼事情最能使你高興？」

她露出有點不解的樣子。

「喔，我簡直不曉得。爲什麼提出這個問題？」

「在那雙眼裏我需要一種快活的思想，可是我在其中看不見。」

「那麼，想法叫我談話吧；我喜歡閒談。」

「你現在高興嗎？」

「非常高興。」

「好吧，我們來閒談吧，太太。」

他用極嚴肅的聲調說了「我們來閒談吧，太太。」於是，又重新繪畫，他協摹題材的變換，追求他們的心靈可以會合的交點。他們開始交談他們雙方都認識的人們。其次，他們談到自己——這總是閒談中最令人洽意而老說不完的題目。

當他們第二天再見面時，他們覺得更輕鬆多了，貝庭，因爲看出自己曾使她發生興趣，便述說了他藝術生活中一些瑣碎的事情，用他自己特有的那種幻想的方式，信口撰

造了許多回憶。

伯爵夫人，因為看慣了文藝沙龍裏那些煞有介事的情景，現在眼見這種自由自在的活潑，談吐那麼坦白而略帶譏諷，是感到驚訝了，於是她也立即以同樣的方式談起話來，含有一種既大胆而又纖巧的優美。

在一個禮拜之內，她便以她的趣味、坦白、與單純，將他征服，將他魅惑了。他已經完全忘記他對於時髦婦女的偏見，他甚至情願說只有她們才是有魅惑力的。每逢粘在畫布之前他著手繪畫的時候，一面露出角力者的姿勢踉蹌來賤去，一面他的幻想就任意地飛翔了，好像他認識這個秀麗的婦人已有許久，這個金髮黑衣的、光彩與霓服相映的婦人，坐在他的面前，笑着聽他講話，並以那麼活潑的歡欣來和他交談，以致時刻都要移動了她作畫的姿勢。

有時他會離她站得遠遠的，閉住一隻眼睛，俯視在她之上，仔細端詳他的模特兒的姿勢。其次他會迫近她身邊站得近近的；探尋她面孔上最微細的陰影，捉捕那轉瞬即逝的表情，要表現出一個女性面孔上表面以外的東西；他要表現出那種理想的美麗的光芒。

，那種不可描寫的事物的反射，那種每一個人特有的個性的優美，——而這也較是她所以專被某一個人迷戀上的緣由。

一天下午，那個小女兒站在畫布之前，幼稚而認真地問道：

「那就是媽媽，你說是不是？」

藝術家把她抱在懷裏吻了，對於這孩子天真地指出人與畫的相似感到非常舒服。

另有一天，她在極安靜的時候，他們突然聽見她發出哀傷的低低的聲音說道：

「媽媽，我對於這件事厭倦極了！」

這第一次的抱怨，畫家很受感動，於是第二天他買了一大堆玩具帶到畫室裏來。

小安奈特，既驚訝又歡喜，然而總是露出思索的神情，小心翼翼地把它們擺列起來，她要照着她臨時的高興，一一玩耍。從這次禮物的一天起，她就愛上那個畫家，那愛法是和一般小孩子一樣，那種如動物般的撫愛，是那麽甜蜜而又博人歡心。

杜·居洛瓦夫人對於畫像的串開始感到歡喜了。那年冬天，因為她在服喪期間，幾乎沒有什麼應酬；而就因為缺乏社會生活和旁的娛樂，她主要的興趣便是在貝庭畫室的

#### 四壁之間。

她是一個巴黎好客的富商的女兒，他已經死了好幾年，至於他常期患病的妻，一年之間倒有六個月躺在床上；所以她從很年青的時候起，便變成一個完美的主婦，她曉得如何待人，如何微笑，如何開談，如何鑑賞人品，以及如何使每一個人都覺得她和睦可親，她在社會上作得完全自由自在，而且有深見不逾分寸。當杜·居洛瓦伯爵被介紹與她訂婚時，她立即明瞭這種婚姻給予她的方便，於是她像一般有理性的女兒的作法，毫不扭扭地答應了這個婚約，她很瞭然一個人不能十全十美，在任何境況之下我們都得努力好與壞之間的平衡。

既潛入社會之後，因為她光彩的美質，多方為人追求，許多男人都讚美她求她寵愛，可是絲毫也不敢打動她的心，因為她是一個非常有理性的女性，

不過，有時她也用一種謹慎、攻擊的方式，賣弄風情，可是總不會太無限度。恭維的話討她歡心，喚醒她的欲望，滿足她的虛榮心，雖然她表面上像是很輕視這些；每當她整個晚上受過這一類的崇拜之後，她便睡得很安逸，宛如一個婦人在世上完成了她的

使命一樣。這種生活延續了七年，並不使她覺得厭煩，也不覺得單調，因為她正羨慕這種社會上不斷的興奮，但有時她也覺得她在希求另一些不同的事物。她的世界裏的男人——政治家，金融家，或是閒散的富人，他們如戲子般使她有趣；不過，雖然她賞識他們的才能，他們的地位，以及他們的頭銜，却並不對他們過於認真。

畫家從一開始就使她歡喜，因為這樣的一個男人對於她是絕對地新奇。她覺得畫室是一種非常有趣的地方，可以開心地歡笑，同時覺得她自己也變得聰明了，而且她對於畫像能夠感到快樂，實在是應當感謝他的，他使她歡喜的另一原因，也是因為他漂亮，強壯，而有名氣；任何女性，無論表面上怎樣裝假，對於肉體的美與光榮是不會不關心的。得到這個天才的賞識，她一面很覺得高興，一面居心對他表示好感，於是她在這個男人之中，發見到高度發展的心靈，纖細的幻想，真實智力的美，而且無論他說什麼話，總像是閃現着一種光彩的表情。

在他們之間很迅速地迸發出一種友誼，她每天進門來，他們互相的握手，像是越來越表現出他們內心裏的情感了。

於是，既沒有慎密的計畫，也沒有一定的決定，她在自己的心裏感到一種逐漸高漲的欲望，任情之所至，取媚於他。她沒有預見到什麼，也沒有計劃什麼；她像一般女人對待最得她歡心的男人那樣，只曉得拿出全付魅力對他獻媚；而且在她同他的態度中，在她的視線與微笑中，自然而然地散佈出那種誘惑性的嬌美，這顯示一個婦人，在她的胸中已覺醒了愛的需求。

她說着類似這樣意義的諂媚的話：「我覺得你很討人歡喜呢，先生；」於是她使他談話，她靜聽着，要他表示出他能把她同與致激起到什麼程度。他會放下畫筆，坐在她的身旁，一心一意希望使對方高興，於是在精神的歡躍中，順着他當日的心境，他或是朗誦詩篇，或是大談哲學。

他高興的時候，她就歡喜；他若變得深沉，她就設法追隨他的思路，雖然她不能總是追得上他；有時，她心不在焉的時候，她依然露出非常理解的神氣傾聽他的說話，而且她顯得那麼高興，使他確信她在注意他的言談而感到興奮，同時要他覺得她有一個非常纖細、開闊、溫和的心靈，思想隨時可以在裏邊播種的。

畫像頗有進展，而且像是必定可觀，因為畫家已經達到感動的境界，所以他能夠發見他的模特兒的一切特質，而且用芬芳的氣氛表現出來，這也就是真實的藝術家的靈感。

俯身在她之上，觀察着她面孔的每一動作，她血肉的每一色彩，她皮膚的每一陰影，她眼睛的一切透明的表情，她面像的一切秘密，他像海綿吸水一般，吸收了她全部的個性；而且那種煥發的嬌媚，一被他的眼睛捉牢，便轉送到畫布上，那像是一流波浪，從思想裏注入他的畫筆，同時，他像深深地吸取着這個女性的美，使自己陶醉。

她覺得她已將他吸引住，而且她很高興這樣作，勝利是越來越確定了，同時也越來越有趣味。

有一種新的情感使她的生存感到一種新鮮的酸甜苦辣，在她的心中喚起一種神秘的歡喜。每當她聽見有人談起他來，她的心臟便在急劇地悸動，而且她渴望着要說——「他正在戀愛着我呢！」——不過這種渴望從沒有吐出她的唇邊。當人們讚美他的才幹，她就覺得高興，而當人們說他漂亮時，她也許是更為歡喜的。她獨自一個人的時候，心

裏想着他，身邊雖然並沒有什麼要她提防的人，她都確實地認為，他只是她的一個好朋友，一個永遠不會超過甜蜜的握手的朋友。

在書信之間，他時常會把他的顏料板放在凳子上，把小安奈特摺在懷裏，溫柔地吻着她的頭髮，同時他的眼睛凝視着那個母親說道：「我這樣吻着的，是你而不是那個孩子呢。」

間或杜·居洛瓦夫人，不帶她的女兒，獨自來的。每逢這樣的日子，他便工作得很少，大部份時間是消磨在談話中。

一天下午她來得遲了。那一天正是快到二月底的寒冷的日子。奧利威當天來得很早，每逢她和他約定，他照例都是如此，因為他總希望她會比平素來得更早些。他一面等待着，一當吸着香煙踱來踱去，同時問着自己：「我在戀愛嗎？」——這一句話在那個星期裏他已問過自己一百多次了，所以他這樣問着，自己都不能不覺得有點驚異。因為他從沒有真正戀愛過，所以他自己也不明瞭。的確他曾經有過幾次胡調，間或也延長很久的時間，但他從沒有把這些事當作戀愛。今天那支配着他的情緒是使他感到驚訝了。



他是愛上了她嗎？過去，每當一個婦人對他發生了誘惑，他便希望將她征服，像蒐集果實一般對她伸出手來，但是她與不在，他的心從沒有受過深深的感動。

奧利威相信戀愛是在恍惚與詩的狂喜中開始的。反之，他的情感像是從一種不可捉摸的情緒發生的，較之精神的性質，更多是肉體的。他像是在疾病的威脅之下，感到神經質而又不安，他的血液在患着熱症，而且傳染了他的心靈，雖然並沒有什麼痛苦侵進他的血液裏。他十分明瞭，杜·居洛瓦夫人正是使他受了刺激的原因；使他不安的，是因為她走後留給他的許多迴思，以及希望她的再來。他並有感覺到他的全身心都在受着她的吸引，可是他總覺得她是在他的身邊，就好像她從沒有離開過他似的；每當她離去時，她總把她自己的一些東西留給他——一些微妙而不能解說的東西，那是什麼呢？那是愛情嗎？他爲了看得明白，理解得清楚，深深地探索着他的心胸。他思索着她的優美，但她絕不是他盲目的希望曾經創造過的那種理想女性的典型，當愛情打動了一個人的時候，那個要駕御他的女人，她精神的特點與肉體的優美，便總有一種幻像籠住那個人；杜·居洛瓦夫人雖然使他非常歡喜，但在他看來總不像是那種理想的女性。

然而爲什麼她能夠高於一切並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老是佔據了他的思想呢？他單單是陷進了她賣弄風情的圈套裏嗎？這種賣弄他許久就懷疑到，而且也很理解，可是她的策略巧妙，拿出一般女性希望討人歡心的特殊的魅力；於是他此時便落在她的影響之下了嗎？

他跑上跑下，時而坐下時而跳起，燃起香煙又把它丟開，他的眼睛時刻要望着鐘錶，而指針卻不慌不忙慢慢地在推動着。

有好幾次他幾乎已經揭開鐘錶的玻璃面，其中兩支金黃色的指針正在緩慢地進行，他想把那支長針推到那指定的時間上去。這樣一來彷彿就足以有人來開門了，而他在希望的那個人，就會因爲這種策略被騙到他的身邊來。其次，他對這種幼稚，固執而不合理性的欲望微笑了。

最後他用如下的問題問着自己：「我可以向他戀愛嗎？」這種想頭他像是覺得奇怪，因爲這種事將會使他的生活發生非常糾紛，他的確還不敢實現，或甚至還不敢追求。然而她却是非常使他歡喜，所以他的結論是：「的確我的心境是非常奇怪的了。」

鐘聲響了，這種時間的表示使他吃了一驚，不過那與其說是影響了他的意識，甯是更影響了他的神經。他非常沒有耐性地在等待她，一分一秒的延遲都使他忍耐不住。她總是按時而來的，所以不過十分鐘他便可以看見她走進來了。每當這十分鐘快要過去的時候，他像是渾身荆棘地那麼不安，其次，又因為她使他空廢了時間，而感到氣憤。最後他發覺如果她真地不來了，那會使他感到真實的痛苦。他將作什麼呢？他還要等她嗎？不；他要出去的，如果她是來得很遲的話，那時她就會碰到畫室裏空無一人。

他要出去的，但在什麼時候呢？他應當等她到什麼限度呢？或者索性留在屋裏，於是打幾句冰冷的官腔要她明白他並不是尋人的人，那樣不更好些嗎？可是如果她不來的話呢？那時他將收到一封快信或一張明信片，一個僕人或是一個信差。如果她不來的話，他將作什麼事呢？那將一天空過了；他不能夠工作。其次呢？喔，其次他將打聽她的消息，因為他必要看見她的！

這是十分真實的事；他感到幽深的、焦灼的、迫切的需要，想見她一面。這是什麼意思呢？這是愛情嗎？但是他感不到精神的狂歡，感不到官感的陶醉；而且當他發覺她

不來的那一天他便忍受銳利的痛苦時，那也不會引起他的狼狽的不安。

小旅館樓梯口的門鈴響了，奧利威，貝庭突然覺得自己的呼息短促起來，歡喜得在滿屋裏跳舞，把香烟丟得高高的。

她獨自走進屋裏。他胆子立刻大起來。

「你曉得我在等你的時候我怎樣問着自己嗎？」

「不曉得，我真的不曉得。」

「我問着自己我是否已經愛上你。」

「愛上我？你必定是發瘋了！」

但是她微笑了，她的微笑在說：這是很有趣的事；我很高興聽！不過，她却說道：

「當然，你不是認真說這話的。爲什麼你開這種玩笑呢？」

「恰恰相反，我是絕對地認真的，」他答道，「我並不是表示我已經和你戀愛，而是問我自己如果那樣的話是否應當呢。」

「什麼事使你這樣想法？」

「你不在時我的心情，你來了之後我的歡喜。」

她坐下身來。

「啊，不要用這樣瑣碎的事來麻煩你自己吧！只要你睡得安逸，胃口吃得下，那便沒有什麼危險的！」

他大笑起來。

「可是如果我不能睡也不能吃的話呢？」

「那時你再告訴我吧。」

「可是其次呢？」

「我可以使你恢復你的平靜。」

「非常謝謝你！」

於是整個下午，他們關於這件尚未決定的戀愛問題，編織了許多理論和幻題。其後接連着有好幾天都有同樣的事件。把他的表白看成一種玩笑，並不認為有什麼重要性，所以她每一進門來便打趣地說：「喔，今天你的戀愛進展得如何？」

他曾經描淡寫可是完全認真地答覆她的話，把他疾病的進展一切微細的情節都告訴她，表白他每日都在增長的愛情的幽深。他露出一個講學的教授的神氣，在她面前仔細地分析他們昨天晚上分別後，每時每刻的情景，她很有趣地傾聽着，他講的故事像一篇小說，而她就是其中的女主人公，所以她像是有點受感動有點煩擾的樣子。當他以輕逸英勇的姿態，把他的一切不安詳述之後，他會聲音顫抖着，用一句話，或僅用一種手勢，表白了他內心的痛苦。

可是她却興緻勃勃接二連三地盤問，她的眼睛釘住他，她的耳朵極願聽那些話，聽着雖然有點煩擾却是很有吸引力。

有時，他走進她身邊請她改換姿勢時，他便會捉住她的手想要接吻。她會突然一動從他的肩邊抽開她的手指，同時略現蹙眉，說道：

「來，來——工作吧！」

他會重新開始工作，可是不到五分鐘，她會提出一些巧妙的問題，使他們又轉回那唯一叫他們感到趣味的問題上來。

到了這種時候，他的內心裏深深地感到一種畏懼了。她渴望有人愛她——但是不能過份！她自己是主意拿得穩穩的，可是又怕他作得太過火，不能去掉他，因此她挑撥了他之後，便又要使他失望。然而拒絕這種溫情而纖細的友誼是必要的嗎？——這種愉快的交談，滿含着戀愛的金果，有如一條滿佈金沙的溪流；拒絕它，將使她感到極大的哀愁，感到心情粉碎的憂傷。

每當她從自己的家裏動身到畫家的畫室裏去的時候，便有一道歡喜、溫暖、灌注全身的热流，漲溢在她的精神上，便她覺得輕快而幸福。當她的手觸到奧利威的門鈴時，她的胸不能忍耐地悸動着，那樓梯的地氈像是她的脚所踏過的最柔軟的地方。但是貝薩已經變得陰沉，略現神經質，有時是煩躁的。他已經期待得不耐煩了，可是立即抑制住自己，但時常又重新發作。

有一天，她剛剛進門之後，他不開始繪畫，馬上坐在她的身邊，說道：

「太太，你不能不顧事實，我對你講的話不是開玩笑，我愛你已經愛得發狂。」  
這樣的開端使她為難，而且她明瞭那畏懼的危機已經到來，於是她便設法阻止他，

但是他已經不再聽她的話。她的心裏熱情高漲，蒼白、顫抖、而不安，這時是她應該聽他說話的時候了。他說了許久，什麼都不要，只是溫柔，哀傷，懷着絕望的容忍，於是她讓他握着她的雙手，而他也就握着不放。他不叫她注意到他的態度便跪倒在她的身前，面上現出遙遠的目光，乞求她別再危害他。什麼危害呢？她不理解，也不想理解，目睹旁人受罪的那種殘忍的悲傷將她征服，雖然那悲傷差不多也就是幸福。突然她看見他眼裏已經含着淚，她受了非常的感動，不由得叫了一聲：「啊！」——她很想擁抱他像擁抱一個哭泣的孩子一樣。他極溫柔地說：「你看，你看！我的罪受夠了。」於是，突然間，受了他的哀傷的影響，受了那眼淚的傳染，她哽咽起來，她的神經動蕩着，她的雙臂顫抖，像是就要伸出手來的樣子。

當她驀地覺到自己被抱在他懷裏的時候，他很想哭叫，掙扎，推開他，但是不能脫身，因為她一面在拒絕一面又在心甘情願；甚至掙扎中表示讓步，一面哭叫着，一面却將他緊緊擁抱：「不，不，我不願意！」

其次，被一時的情緒所感動，雙手掩住她的面孔，驀地跳起身來，抓住那落在地上



的她的帽子，戴在頭上，奧利威雖然牽住她的裙邊在懇求她，她却衝出門外去。

她一跑到街上，便想坐在右欄杆上，她的四肢那麼疲乏無力。一輛馬車正好走過。

她叫住它，對馬夫說道：「慢慢地走，你喜歡趕到哪裡就到哪裡吧。」她鑽進車子裏，關上車門，縮身在車角裏，車窗帘雖然打開着，她却獨自一人隱在窗帘後——獨自思索着。

約有幾分鐘，她只聽到車輪聲和車身的軋轆。她望着街屋，小販，或乘在馬車或貨車上目光茫然的許多人們。她什麼都不想，像是特意給自己一個時間，在敢於回想過去的事以前，先使自己休憩一下。

其次，因為她既有一個實際的心靈，而又不缺乏勇氣，所以自言自語地說：「我已經完了！」有好大半天，她就留在這樣的情感之下，確信已有無法補救的不幸降落在她的身上，使她驚慌失措，宛如一個人從屋頂上跌下身來，明曉得他的腿已經跌斷，却不敢用他的知識來證明。

但是，這痛苦的預感不但不能將她捉牢，而在那事件之後，她的心臟却仍然溫和而平靜；在那使她的靈魂感到恐怖的跌落之後，她的心臟還是緩慢柔和地跳動着，像是與

她精神上的煩擾沒有發生什麼關係似的。

像是要使自己理解得明明白白的，她大聲重覆着說：「是的，我已經完了。」她良心上的這種呼喊，却引不起她心情的痛苦的反應。

藉着車身的動蕩，她叫自己暫時安逸一陣，把必需與殘忍的現實會面的事，放開得稍遠一點。不，她並沒有感到痛苦。她只是怕想，再沒有旁的；她怕認識，理解，與回想。反之，因為人們的慾望與人們的意志不斷鬥爭的結果，在人們的心裏產生出一種神祕不可透視的存在，而就在這種神祕之中，她是感到難以形容的平靜。

這種奇怪的平靜約莫經過半小時之後，她終於明瞭她所祈求的那種絕望是不會來的，於是她揮開那種麻痺狀態，囁嚅道：「真是奇怪；我簡直都不覺得難過！」

於是她開始責備自己。在她的心裏，對她自己的盲目與懦弱，發生了憤怒。她怎會沒有預見到這一點呢，她怎會沒有理解那掙扎的時刻必要來到呢？這個男人，對於她是那麼珍貴，能夠使她變得懦弱，而且在最純潔的心情中，慾望時常會像旋風般昇騰起來，推動着意志。

但是，經過她極嚴厲地責備了她自己之後，她問着自己，其次將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呢。

她首先決心和畫家斷絕關係，永不再與他見面。這種決心幾乎還沒有決定，就有成千成萬的理由急忙鑽出來與此對抗。她將怎樣解說這種斷絕關係呢？她對她的丈夫怎樣說法呢？這種令人可疑的事實不會被人暗中議論以致鬧得滿城風雨嗎？

爲了體面的關係，她對奧利威·貝庭，表示冷淡而根本像是沒有那麼回事，演着偽善的滑稽劇，告訴他，那片刻的事，已從她的記憶裏，從她的生命上，消除淨盡——這樣不是更好嗎？

然而她能夠這樣作嗎？對於這個男人，她確實分有那同樣熱烈的情緒，所以她能夠露出那種若無其事的厚臉皮的樣子嗎？她能否裝出憤怒驚訝的神氣對他嗎？「你跟我做什麼呀？」

她反覆思索了好久，於是決定再不可能有任何旁的解決辦法。

她將在第二天大胆地去會他，見一面就叫他明白她希望他怎樣。她不能露出一句話

，一個暗示，一種表情，引起他想到那恥辱的瞬間。

她曉得畫家既是一個誠實正直的人，他必定肯擔當他應得的痛苦，而在他經過一番痛苦之後，他眼睛的經歷便會保留到未來。

這種新的決心一經決定，她便將她的地址告訴車夫，轉回家去，心情懊喪之至，極想爬進床裏，不見任何人，誰一覺忘却這些。把自己關在臥室裏之後，她倒在臥榻上，一聲不響，一直停到吃飯的時候，她便不再想用那麼危險的想頭來刺激她自己了。

時間準確地走下樓來，她發見自己如此的平靜不能不覺得驚異，她露出通常的態度，在等待她的丈夫。他來了，臂上架着他的小女兒；她緊握着他的手吻着孩子，再不感到任何痛苦。

杜·居洛瓦先生詢問她剛剛在做什麼。她不關心地答道，她像平素一樣地在休息。

「那幅畫像呢——很好嗎？」他問道。

「進行得很好。」

他接着談了他的事情。他喜歡一面吃飯，一面談話，談談議會的開會，談談食品原料濫假的法案。

這種比較帶人的談話，她通常是溫和地忍受着，現在却使她發火，這個男人，只顧自己對於那些事情的興趣，無聊地饒舌着，於是她更仔細地觀察他，然而她一面聽他講話，一面仍在微笑，並愉快地答覆一兩句，比平素更優雅，對於這些平凡的事愈表示寬大。她注視着他心裏想道。「我已經欺騙了他！他是我的丈夫，可是我已經欺騙了他！這是多麼奇怪的事！沒有方法可以改變這種事實，沒有方法可以將這消除！我曾閉上我的眼睛。我屈服了幾秒鐘，只是幾秒鐘，讓一個男人接吻，從此我便不再是一個貞潔的婦女。我一生中的這幾秒鐘——永遠不能消除的這幾秒鐘——帶來了不可補救的小小的事實，那麼嚴重而又那麼短瞬的一種犯罪，在一個婦女身上是最可恥的事情——然而我却沒有感到絕望！如果任何人昨天告訴我這種事，我將不會相信的。如果任何人對我確證這種事早晚必定會發生的，我會立即想到今天我的心裏必有滿懷可怕的悔恨。」

杜·房洛瓦先生，吃過飯走出去了，他幾乎每天晚上都是如此的。於是伯爵夫人，

把她的小女兒抱在膝上，俯身親泣，吻着她。她流的淚是真誠的，是從她的良心裏流出來的，並不是發自她的心情。

但是她睡得很少。在她黑暗的房間裏，她又重新折磨自己，她覺得她對畫家要裝假的态度是危險的。第二天必定還要見面，而他也必定一面望着她的面孔一面對他講那些話，這些是使她有點害怕的。

她起得很早，但整個早晨她都倒在臥榻上，爲了對任何事不致驚訝，她極力尋思要預先探明她所畏懼的事，以及她應當怎樣答覆他。

她提前走出門去，以便一面走路一面尋思。

他幾乎不敢希望她再來，自從昨天晚上，他便問着自己，如果他遇見她，他應當怎樣作法呢。

在她急急忙忙地走過之後——那種脫逃使他都不敢攔住——他便獨自一個人停留着，雖然她已經走得很遠，他仍然傾聽她的脚步声，她的衣衫的沙沙聲，以及那一隻胆怯的手的闐門聲。

他就站在那裏，滿懷深沉、熱烈、陶醉的歡喜。他已經戰勝她，就是她呀！他們之間已經發生過那件事！這是可能的嗎？在這種勝利的驚異之後，他欣然自得，更銳敏地尋思着，他坐下身來，差不多就倒在她剛剛坐過的那臥榻之上。

他留在那里好大半天，只在思索她已經成了他的情婦，而且在他們之間，在他那麼希冀的婦人與他自己之間，已有過幾秒鐘的神祕的束帶，祕密地將兩個生命結合在一起。他仍然渾身顫抖着，尋思那刺人肺腑的甜蜜的回憶，那狂妄的飛逝的一瞬間，他們的唇合在一起，震動着人生最深遠的情緒。

爲了捉牢那狂歡的一瞬間，當天晚上他沒有出門。他很早就休息了，內心裏顫蕩着幸福。第二天早晨他幾乎還沒有醒來，就在問着自己，他應當怎麼辦呢。若是對付一個賣俏的女人或是一個普通的婦女，他可以送花或甚至送一件寶石，但對於如今這種新的情景，他感到無可如何的痛苦。

他希望用纖巧優美的辭句，表現出他靈魂的感謝，他的溫柔的狂喜，他終生獻身的供奉，但是他只能尋到陳辭爛調，平凡鄙俗而幼稚的表現，講不出他渴望着要述說的那

種溫柔熱情的心思。

他必定要寫的——但是寫什麼呢？他寫了又塗，撕掉後又重新寫，寫過不下二十封，但在他看來，全像是不敬，惡臭，而滑稽。

他放棄了寫信的念頭，於是決心只要畫像的時間一過，他便出去看她，因為他確信她不會來了。

把自己關在畫室裏，他對那肖像更覺得熱心了，那像上就有着她的存生，所以他的唇極想在上面接吻；他一再從窗口向街墩上瞻望。遙遠處他每看見一件女衣，心臟便急劇地悸動着。有好多次他相信她已經看見她了；其次，當那走來的婦人過去時，他便坐下，惱喪得像是受了欺騙。

突然間他看見她了，可是疑惑不定，於是拿起望遠鏡，看明確是她，心情激漲得兩眼發暈，再坐下身來等待她。

她一進來，他就跪在地下，想要拉住她的手，但是她急忙把手抽開，於是他滿懷痛苦地跪在她的脚下，一面揚起眼睛望着她。這時她嚴峻地說道：



「你在作什麼，先生？我不明白這種姿勢的。」

「啊，太太，我乞求你——」

她嚴厲地打斷他的話：

「起來！你是滑稽的！」

他站起身來，旋暈着，囁嚅道：

「這是什麼事？不要這樣對待我——我愛你！」

於是，用幾句簡短冷酷的言語，她表示了她的希望，並約法三章。

「我不理解你是什麼意思。再別對我講你的愛情，不然我就離開畫室，永不再回來。」

• 如果你有一時一刻忘記了我在此地，你便永遠不會再見到我。」

他望着她，被這種沒有預想到的嚴峻打得粉碎。這時他理解了，囁嚅地說：

「我願意遵守的，太太。」

「很好，」她接着說，「我希望你這樣作？現在工作吧，因為這幅像完成得很慢

呢。」

他拿起顏料盤，開始繪畫，但是他的手發抖，他的迷糊的眼睛視而不見；他很想放聲悲泣，他的心是受了那麼深深的傷害。

他設法和他談話；他只答他一兩句。當他要對她的皮膚讚美一兩句時，她使用極粗暴的聲調打斷他的話，那聲調立即使他感到一個變了心的愛人的發怒。他從靈魂到肉體都感到一陣神經的震動，於是他立即厭惡她了。是的，是的，他正是那麼一個女人！她和旁的女人完全一樣！爲什麼不一樣呢？她也和其餘的女人一樣，是虛偽，輕浮，而軟弱。她用女孩子的策略吸引他誘惑他，設法征服他而不想對他有任何的報答，只爲了要拒絕他才使他上圈套，她拿出怯懦賣弄風情女人的一切詭計來對付他，只要男人像狗一般偎依在她們之前，不敢公然表示他的慾望時，她們便總是挑撥着那個男人的。

然而，究其實這種情況對於她是更壞的。他曾經把她抱在懷裏吻過她。她極力要洗刷掉那種事實，傲慢地對付他。她什麼也不能消除，可是他——他却願意忘掉那件事！事實上，像這種漂亮女人，要用她任性的牙齒咬住他的藝術生命，而他還要和她纏在一起，那真是蠢得可以的。

當他在他的模特兒面前工作時，他感到要呼哨的慾望，但是他發覺他的神經已經不能支持，而且懼怕作出一些蠢事來。他藉口另有約會，把畫像的時間縮短了。他們彼此鞠躬分別時，他們便都覺得他們比起在杜·摩特曼公爵夫人家里第一次的會面，是隔離得更遠了。

她剛剛一走，他便戴上帽子披起大衣走出去。迷濛的藍色的天空中，一道冰冷的陽光，發出灰色、低鬱、不真實的光輝，籠罩着這城市。

脚步急劇而不穩，爲了走着直線便衝撞着過路人，這樣走了一大段路之後，他對她的激怒就變成了憂傷與悔恨。他對她的罵言，他自言自語地一再返覆過之後，一面望着從他面前走過去的許多女人，她想起她是多麼漂亮多麼優美，像許多旁的人一樣，他雖然咬緊牙關不承認，可是却總在期望遇見「不可能的她」，要尋到那稀有、無比、詩意、而熱情的人兒，那飛翔在我們內心中的夢中人。他不是差不多已經尋到了她嗎？她不是就可以把這種幾乎不可能的幸福給予他嗎？爲什麼沒有真實的境界出現呢？爲什麼一個人永不能追逐到他所追求的對象，而只能握住一個幽靈，而因此使人對幻象的追求更

加寬心呢？

他對她已不再憤恨了；他覺得苛刻的，其實就是生命的本身。他現在已經能夠有些理性了，他向着自己，什麼事使他對她發生如此的憤怒。究竟他能用什麼理由來責備她呢？是因為她對他溫和、親切、而慈愛嗎？反之，在她那方面，她却很有理由可以責備他那種流氓似的舉動！

他滿懷憂愁轉回家裏。他很想求她原諒，自己獻身於她，並請她忘却；於是他思索，他將用怎樣的辦法才能使她理解從此以後一直到死，他將永遠順從她一切的希望。

第二天她來了，她的女兒陪着她，她面上露出憂鬱的微笑，那麼傷感的表情，以致使畫家覺得，從那雙一向總是歡欣的、藍色眼睛裏，他這時可以看出女性內心中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悔恨，一切的荒涼了。他被感動到憐憫的程度，於是爲了要她忘却過去，他對她表示最微細的謙遜，最深思的注意。她露出溫和與親切，拿出一個痛苦的女性疲倦無力的態度，來看他這種舉動。

他眼望着她，又被戀愛的瘋狂的夢捉住了，他自問着，爲什麼她對他的行爲不更憤

怒一些，她怎麼會仍然到他的畫室裏來，聽他說話並且答覆他，可是在他們之間已經有了那樣的記憶。

既然她還肯和他見面，還肯聽他的聲音，而她的心裏又總懷着那脫不開的一種思想，所以這一種思想必定不是她絕對不能忍受的。一個男人將一個女人征服到如此地步，她如果恨上了他，她不會在他的面前不表示出她的恨來，要她對於那個男人表示出全然的不關心，那是不可能的。她必定或是厭惡他或是原諒他，而每當她原諒那種侵犯時，也便離着愛情不遠了。

他一面慢慢地畫着，一面由精細明確的辯論達到這個結論；這時他覺得自己強壯而堅實，並成了當場的支配者。他只要謹慎、忍耐、忠誠，便總有一天她會讓步的。

他曉得怎樣等待。爲了使她安心，爲了再度將她征服，他也拿出手段來；他裝作一種溫柔的樣子，表示他已經全然悔悟，他裝出猶疑不定的細心與冷淡的態度。他既然能夠平靜地斷定幸福已逐漸迫近，來得快些或慢些，又有什麼關係呢？他暗中窺伺她把事情拖長，甚至感到一種奇異微妙的愉快，而且當他看見她總是帶着孩子來，他便自言自

語地說，「她害怕了！」

在他們之間他感到有一種緩慢的和解正在進行，而且在伯爵夫人的眼裏他看出一種奇異的表示：一種緊張甜蜜的哀傷，表現出靈魂的掙扎與意志的動搖，好像是在說：「但是——索性把我征服吧！」

過了幾天，她又獨自一個人來了，他的節制又使她得到安心。於是，他拿她當一個朋友，一個同志般對待她；他對她講他的生活，他的計劃，他的藝術，像對一個弟兄一般。

她受了這種態度的迷惑，就歡欣地和他商談一切，他如此高於其他婦女地推崇她，她覺得舒服，而且她確信，由於這種精神上的親密，他的才幹可以更有優美的發展。從對她高談並對她表示尊敬這一步開始，他叫她自然而然地從一個顧問的職務，轉到鼓勵者的神聖的位置上。她覺得在這個偉人身上，發揮着如此的影響，是一件優美的事，而且幾乎已經同意他應當像一個藝術家似地愛着她，因為給他的作品以靈感的，正是她呢！

有一天晚上，關於名畫家的戀愛談了好半天之後，她自己就溜進他的懷裏了。

她這時已沒有悔恨的感覺，只有墮落的漠然的意識；爲了不叫她的理性來責難，她把這歸之於脆弱。

她處女的心與她空虛的靈魂，吸引着她對他接近，慢慢由愛撫的支配征服了全身，正如一切初戀的溫柔的女性一般，她一點一點地越來越離不開他了。

在奧利威這一方，這種既肉慾而又有詩意的戀愛，正是一個危機。有時他像是覺得，整天他都在伸開雙臂飛在天上，而且他像是能夠把那總在我們希望之上飛翔的標緻莊麗的夢境，緊緊地擁抱在自己的懷裏了。

他已經完成了伯爵夫人的畫像，當然，那是他曾經畫過的最好的一幅畫，因爲他把一個畫家很少能夠揭穿的一些不可表現的東西——那種反射，那種神祕，那種不可捉摸露在面孔上的、靈魂的像貌，統統發見，並予以結晶的表現。

幾個月過去了，其次幾年過去了，杜·居洛瓦夫人與畫家的關係可以說未曾鬆懈分毫。對於奧利威·貝庭，已經不像起初那樣地令人興奮了，而變成一種平靜深沉的愛，

一種成了習慣的友誼的愛。

反之，在她這一面，正如某一種婦女，整個而永遠地把自己交給一個男人，她們的激烈而固執的愛情是永遠地在增長着。她們決心收束她們的生命，正如一個會游泳而希望死的人，在從橋梁上跳入水中之前，先把雙手捆在一起。

但自從伯爵夫人屈從的那一瞬間起，她就時刻懼怕貝庭的變心。因為在支持他的，只有他男性的意志，他一時的任性，他對於婦女的幻想，而在今天他所遇到的正和他過去遇見的許多旁的婦女的情形沒有兩樣！她發覺，他是那麼自由，那麼容易受人誘惑，他像一切的男人一樣，沒有責任，沒有定規，沒有顧忌地生活着！他長得漂亮，頗有名聲，很多人在追求他，在他容易引起的慾望的範圍以內，有無數非常虛弱的時髦婦女，半惡魔式的或是戲院式的婦女，她們極容易纏上像他這樣的男人。也許在某一天的晚餐之後，這樣的一個女人就會跟上他，博得他的歡心，將他捉牢。

這樣，她就生活在恐怖中，時刻怕丟掉他，暗中監視他的行為和他的態度，每當他說一兩句話來讚美旁的婦女，無論讚美那個女人容貌的嬌美或態度的優雅，她都滿懷苦



悶，受着驚恐。他生活裏無論什麼事若是瞞過了她，都會使她發抖。他們每一次見面，她都巧妙地考問他，要他不知不覺地關於他們曾經見過的人，曾經赴會的家室，表白出他的意見，簡而言之，要他輕輕易易地表白出他的心靈。每當她認為在他身上偵查出旁人的影響時，她就立即拿出無數的手段非常狡猾地想法把這影響取消。

每一個著名的藝術家，生活裏時時會發生的，也許頂多不過延緩一兩個星期，沒有什麼重要性，那些短促的糾纏，時常會使她多麼疑心哪！

事實上，就當她在奧利威身上並未偵查出任何新起的慾望時，只要他眼睛裏露出勝利的光芒，或是露出一個男人心裏得意時的表情，她都感到一種危險。

因此她很痛苦；她的睡眠常因許多疑慮而輾轉。爲了使他驚異，她會並不事前通知他，突然出現在他的畫室裏，問他許多無意味的問題，一面聽他說話，一面測驗他的情感，正如我們檢查病人的症候而在診視一個人的肉體的情形一樣。於是到了她獨自一個人的時候，她便會暗中悲泣，她確信正在這個時間裏旁的人佔有了他，奪走了她的愛情，她是那麼熱烈地，把她全部的意志，全部的爱力，全部的夢與希望，附依在這種愛情

之上。

可是每逢短短的隔離之後，他再回到她的身邊，她一和他接近，便像重新得到已經失掉的東西一樣將他佔有，同時她又感到一種幽深、沈默的幸福，若逢她正好路過教堂時，她便會不知不覺地走進去感謝上帝。

她極力叫自己比任何人都顯得更嬌媚，壓倒一切旁的人而佔有他，因此她整個的生活完全在賣弄風情。她總是在他的面前顯耀她的優雅，她的美麗，她的纖巧。她希望，無論他到什麼地方去，他都應當聽見人讚美她的嬌媚，她的趣味，她的智慧，以及她的化粧。她希望，爲了他，討旁人的歡心，誘惑旁的人以使他既感到驕傲而又妬嫉。於是每次在她刺激起他的妬嫉，叫他受一陣痛苦之後，她又讓他感到重新獲得她的勝利，刺激他的虛榮心以挑撥他的愛情。她明白，一個男人在社會上因爲新奇總是會遇到比自己長得更嬌美的女人的，於是她又想出旁的手段來：她用諂媚來籠絡他。非常慎重可是繼續不斷地，她對他阿諛讚美，這樣使他覺得旁的一切友誼，甚至一切愛情，都不夠火熱不夠完全，縱算旁的人也在愛他，他終於會看得出只有她是理解他的。她細心體會他的

口味，在自己家里請他吃飯，使他覺得這種福氣在任何旁的地方再也不能尋到，同時她又明瞭怎樣引起新的嗜好，刺激各種各樣物質上以及精神上的食慾，養成他隨便的習慣，安於愛情、崇拜、與諂媚！她設法用風雅魅惑他的愛情，用香氣挑撥他的感官，用美味滿足他的嗜好。

但是當她在一個自私的獨身者的靈魂和感官中，使無數煩瑣專橫的需要成了習慣之後，同時當她已經十分明瞭旁的女人再不會像她那樣肯費心機以生活的安樂來求他的歡心時，她又突然感到另一種恐怖，她發見他厭煩了他自己的家，總是抱怨生活的孤獨，除非遵照社會的規律便不能隨便到她的家里來，只能到俱樂部想出各種方法來減輕他孤獨的命運，在這種情況之下，她怕他會有了結婚的念頭。

有些天，這一切的不安使她非常地痛苦，她甚至希望趕快到了老年，把這種苦痛作一個結束，而使自己安於更冷靜更溫和的愛。

不過，許多年過去了，他們之間的關係並沒有斷。她纏在他身上的鎖鐐是沉重的，而且舊的磨壞了，她又纏上新的。但是她總是憂慮地，監視着畫家的心境，正如一個人

望着孩子走過車馬紛紜的大路一樣，她每一天都在掛念那不可知的危險，這種畏懼與她時刻不離。

伯爵，既沒有疑心也沒有妒嫉，覺得他的妻和一個名畫家如此親密，是十分自然的事。因為常常會面，這兩個男人彼此也很熟了，最後變成極要好的朋友。

## 二 一支莖上的雙生薔薇

禮拜五的晚上，貝庭去參加替安奈特，杜·居洛瓦洗塵的晚宴，及至走進他朋友的家裏，他看見在那間路易十五式的小客廳裏，只有杜·姆薩德先生剛剛來到。

杜·姆薩德是一個聰明的老人，他本來可以替自己得到聲望，而眼前因為沒有作到這一步，他很覺得不好過。

他曾經是帝國博物館的一個委員，及至共和國的時候，他又想出方法得到美術監督的位置，不過他仍然是王卿貴族的朋友，而且是各種藝術家的保護人。他的心思靈敏，判斷優越，談風甚健，他能把最普通的事情說得娓娓動人，他的思想可以隨機應變，在任何社會裏都可以相安，他具有微妙的洞察力，生人只見一次就可予以適當的評價；他從早到晚，逍遙在各家的沙龍裏，談天說地，消磨時光。

表面上他像一切事情都很拿手，他可以擺出勝人一籌的神氣暢談一切問題，時髦社會的婦女因此非常賞識他，她們拿他當作旅行指南的百科全書看待的。實際上，有許多

必讀的書籍，他都沒有讀過，可是他却知道很多智識；他和五個學院以及一切博士、作家、和專家，都相處得很好，他以穎悟的辨別力傾聽這些人們的談話。有些過於專門或是於他無用的解說，他可以立即忘掉，而把許多旁的解說記得很清楚，而且他可以用一種輕逸、明確、和藹的態度把這些講述出來，使人覺得像通俗的科學的事實般易於理解。他給人一種印象，使人覺得他是各種觀念的一個貯藏所，裏邊的容量很大，可是找不到珍奇的東西，只有各式各樣不值錢的物品，從家庭的用具到一般醫藥的必需品，應有盡有。

許多畫家，因為他職位上的關係，常常要和他發生接觸，一面拿他開玩笑，一面又怕他。不過，他時常給他們幫忙，替他們賣畫，使他們和時髦人物發生關係，高興介紹他們，保護他們，推薦他們。他像是自負一種神密的使命，要把時髦社會與藝術世界混在一起，他自誇他和前者有親密的來往，而對後者又有根基，他可以同路過巴黎的英國王子一起早餐，而在當天晚上同保爾·阿德爾芒，奧利威·貝庭，阿冒利·馬爾當，一起吃晚飯。

貝廷，非常喜歡他，覺得他有趣，談到他就說：「他是驢皮封面的尤爾·威爾納的百科全書！」

兩個男人握握手，開始談起政治情勢和戰爭的謠言，姆薩德覺得時機很嚴重，他清楚地解釋了許多理由，他說德國極想使我們毀滅，俾斯麥等待了十六年的時間就要到了；同時奧利威·貝廷却拿出不可反駁的理論來證明這些恐懼是空想的，要德國來一次沒有把握的冒險是不可能的，而且要俾斯麥首相，在他晚年的生活中，一擊而破壞了他的成就與光榮，他也不會再莽到這種地步。

不過，杜·姆薩德先生像是知道許多事情，並不願意講出來。而且，當天早晨他曾經見過一位大臣，前天晚上會過從卡納回來的烏萊狄米爾大公爵。

畫家不肯相信這些，他對最可靠的消息，都表示譏諷。在这一切謠言的背面，是有着證券交易所的影響！只有俾斯麥一個人關於這個問題會有一定的見解。

杜·房洛瓦先生走進來，熱烈地和他們握手，同時用誠懇的首語對於沒有招呼他們，表示歉意。

「我親愛的議會代表，」世家問道，「你關於戰爭的謠言怎樣想法？」

杜·居洛瓦先生長篇大套地講起來。因為他是議會裏的一個議員，所以關於這個問題，比旁的人都聽得的更多，雖然他所持的意見是和他大多數同僚的意見不同。他相信戰爭不久有勃發的可能，除非是受了法國人騷動的刺激或是受了那大言不慚的愛國黨人的刺激。他以極顯著的色彩描畫出俾斯麥的畫像，一幅聖·西蒙式的畫像。俾斯麥這個人，是旁人不希望理解的一種人，因為一般人總是把自己的想法加在旁人的身上，而且老是想如果他們處在他的地位，他們早已作出什麼事情來。杜·俾斯麥先生不是一個虛偽說謊的外交家，坦白到野蠻的程度，總是公開表白真理與他的意向。「我要求和平！」他說。這是真的；他要求和平，和平以外再不要別的東西，而且十八年來一切都非常輝煌地證明了這一點；是的，一切——他的軍備，他為防止我們的性急而將兩國人民約束在一起的他的條約。杜·居洛瓦先生發出深沉動人的聲調把他的話作了一個結尾：「他是一個偉大的人，一個希望和平的極偉大的人，但是他相習獲得和平的方法，只有用威脅和兇暴的手段。簡而言之，諸位先生，他是一個偉大的野蠻人。」



「他是一個希望以結果來證實手段的人，」杜·姆薩德先生答道。「我很願意承認你的話，他是崇拜和平的，只要你也肯承認我的話，他總是爲了獲得和平而掀起戰爭。但這的確是一個無可爭辯的非凡的真理：在這個世界裏只有爲獲得和平才有戰爭的！」

僕人報告：「杜·摩特曼公爵夫人。」

在折扇門之間，出現一個高大的婦人，她露出一種權威的氣派走進來。

居洛瓦急忙去迎接她，吻着她的手，說道：

「你好嗎，公爵夫人？」

另外兩個男人，也很親熱的樣子對她鞠躬，因爲公爵夫人的態度是既慇懃而又粗率。

她是一位將軍、杜·摩特曼大公的寡婦，只有一個女兒，已和杜·薩里亞王子結了婚；她原是杜·法朗達爾侯爵的女兒，家系高貴，富如皇室，她住居的邸宅在瓦萊納街，成了全世界一切名人會面應酬的地方；凡是經過巴黎的達官貴人，沒有不到她家里去吃飯的；凡是能夠引起公衆注意的人物，她立即希望要認識他。她必定要見見他，要她

同她談話，形成自己對他的意見。這種事使她感到非常的興趣，使她的生活得有聲色，同時她內心裏燃燒着的那種急切而溫和的好奇的火焰，以不滅。

她幾乎還沒有坐定，那個僕人又報告道：

「杜·柯貝勒男爵先生和夫人。」

他們是年齊的：男爵禿頭而肥胖，男爵夫人身材窈窕，可是皮膚很黑。這一對配偶，就只因爲慎重選擇各種關係，在法國貴族中得有特殊的地位。他們在貴族中，原是屬於次等的地位，而且既無身價又無才幹，他們一切的行動，就只在表示他們對於特出的、正當的事物，有極度的愛好，他們只訪問最高貴的貴族家室，只宣傳他們忠於皇室的情感，極度地表示他的純良與正當，一切應當尊敬的，他們給予尊敬，一切應當非難的，他們給予非難，關於世上的教條從沒有誤解過，關於宮廷的細微的禮儀時刻都在注意，因此在許多人的眼裏，他們簡直是貴族生活中最精美的花朵。他們的意見，便是正當意見的一種法規，他們若出現在那一家裏，那一家便可以得到真正的名望。

柯貝勒一家人是杜·居洛瓦伯爵的親戚。

「喔，」公爵夫人驚訝地說，「可是你的太太呢？」

「馬上就來，」伯爵抱歉地說，「她準備叫人發生點驚奇，她已經就要來了。」

當杜·居洛瓦夫人還在新婚之月走進社會的時候，被介紹給杜·摩特曼公爵夫人，她立即喜歡上她，將她收為義女，對她非常寵愛。

二十年來，這種友誼從沒有降低，每當公爵夫人叫着「我的乖乖」的時候，從她的聲音裏，仍然可以體會到那種突發而持久的愛情，也就是在她的家裏，畫家和伯爵夫人第一次會面的。

姆薩德走近人羣來。「公爵夫人看過類廢派的畫展嗎？」他問道。

「沒有；究竟是什麼？」

「一羣新的藝術家，陶醉式的印象主義者。有兩個很好。」

這位高貴的夫人表示輕蔑地咕道：「我不喜歡那些先生們的開玩笑。」

除去她自己的意見以外，對於任何旁人的意見，她都表示輕視，無禮，簡直不能容忍，而她的意見全憑她社會的地位，她自己並不能有很好的理由，便把藝術家與學者只

看作是些勤敏的工匠，上帝叫他們來娛樂社會，或是對社會來服務的，她關於一件事情，或是讀一本書，或是某一種發明的記錄，她所持的批評，沒有旁的根據，就只憑她第一眼愉快或驚異的程度如何。

身材高大，強壯鈍重，滿面紅光，聲音響亮，而又因為她心裏沒有什麼煩雜的事，所以到處都露出一個偉大的貴夫人的氣派；任何話她都敢講，全世界她都要寵愛，她可以用她的招待方式打倒王卿，甚至用她對於牧師的寬宏大量對於教會的獻供，打倒神權。

「公爵夫人可曉得，」姆薩德接着說，「據說瑪麗·蘭堡的謀殺兇手已經被逮捕了嗎？」

這立刻引起了她的興趣。

「我不曉得，對我講講這件事，」她答道。

他述說了詳細經過，姆薩德是高大而單薄；他穿着一件白色背心，戴着一個小金鋼鑲的胸釦；他說話時不露表情，氣派很大方，他喜歡說什麼就說什麼。他的近視眼的程

度很深，雖然戴着眼鏡，却像是從來也沒有看見人；每當他坐下身來，他整個的身子就好像完全隨着椅子的形式變化了。他的身姿像是縮成重重疊疊的，宛如他的脊椎骨是橡皮造成的；他那兩條腿，交搭在一起，看起來像是兩條捲捲的絲帶，他的兩隻長胳膊，放在椅子邊上，細長無血色的手指是下垂的。他的頭髮與鬚髯，加上人工的染色，可是總有幾根鬚髮，沒有染好，而那也就變成人們時常開玩笑的材料。

當他正在對公爵夫人述說，遇害的妓女的珠寶，被一個嫌疑犯送給另一個同樣身份的女孩子時，客廳的門又敞開了，兩個身穿乳白色花邊衣服的金髮女人出現了，她們的體貌像似兩個年紀不同的姊妹，一個年長些，另一個年紀太青，一個略微有點肥胖，另一個像是太顯得細長，她們相互抱着對方的腰肢，微笑着，走向前來。

客人們發出一聲喝采。除去奧利威·貝庭，沒有人曉得安奈特·杜·居洛瓦已經回審來，她的母親有她年青的女兒站在一旁，從遠處看來，像是同樣新鮮，甚至更加美麗，因為她像是一朵盛開的花，光彩正在煥發，同時那個孩子，剛剛發芽，僅僅是開始現出美麗，然而在相映之下，兩個都很嬌媚。

公爵夫人，高興起來，拍着手叫道：「大哪！她們兩個站在一道，是多麼優美有趣呀！杜·姆薩德先生，你看，她們彼此多麼像！」

人們比較着她們兩個，而結成兩種不同的意見。依照姆薩德，柯貝勒夫婦，和杜·居洛瓦伯爵的說法，伯爵夫人和她的女兒僅在顏色上彼此相似，她們的頭髮，尤其是她們的眼睛，完全一樣，兩個人的眼睛全現出微細的黑點，像是墨水珠映在藍色彩片上。但他們的看法是，當那個年青的女兒變成婦人時，她們彼此便不再相似了。

反之，依照公爵夫人以及奧利威·貝庭的說法，她們在各方面都很相像，僅僅因為年紀不同才使她們看着有分別。

「三年來她改變了多少啊！」畫家說。「我簡直不認識她了，而且我再不敢戲弄這個年青的婦人了！」

伯爵夫人笑了。「這是什麼想頭！我很喜歡你對安奈特稱呼了！」

那個年青的女兒，在她胆怯的調皮的襪子裏面，她將來的大胆的活潑已經顯現出來了，這時她答道：「倒是我不敢再對貝庭先生稱呼你了。」

她的母親微笑了。

「不，這像過去一樣吧——我願意允許你這樣作，」她說，「你不久就可以同他恢復了親熱。」

但是安奈特搖搖她的頭。

「不，不，那使我很爲難，」她說。

公爵夫人抱住她，露出一個鑑賞家的一切興趣來檢視她。

「望着我的面孔，我的孩子，」她說。「是的，你和你母親的表情一模一樣；你若打扮起來，將來不會太壞的。可是你必要長得更胖些——不要太胖，一點點就可以。你現在太瘦了。」

「啊，不要這樣說吧！」伯爵夫人說道。

「爲什麼呢？」

「細巧一點實在太好了。我願意立刻使自己瘦下來。」

但是杜·摩特曼夫人不高興了，生氣時忘記了一個青年女兒在當面。

「當然，你們都是贊成骨頭的，因為沒有肉你們更容易打扮。至於我，我是屬於胖婦人的時代人！眼則是瘦人的時候。這些人使我想起埃及的瘦母牛。我簡直不理解男人們怎麼會欣賞你們的骨體。在我們當年，男人是要求更多的！」

在旁觀者的微笑之中，她算是聳了嘴，但是轉身對安奈特，接着說：

「小東西，看看你的媽媽；她長得很好，她恰好不肥不瘦——跟她學學。」

他們走進餐廳去。他們坐定之後，梅薩德又把那個問題提出來。

「至於我的意見，男人們是應當瘦些，因為他們要作各種比賽，瘦些才靈活，胖了便不成。但是女人的情形略微有點不同。你的想法怎麼樣，柯貝勒？」

柯貝勒為難起來，因為公爵夫人是胖壯的，而他自己的妻却又過於細巧。但是男爵夫人出頭來解救她的丈夫了，很決然地聲稱自己贊成細巧。她說，前年她就要開始和鐵櫃鬥爭了，可是她不久就得了勝利。

「告訴我們你怎樣成功的，」杜·居洛瓦夫人問道。

男爵夫人解釋了當時一切時髦婦女所使用的方法。一個人在吃東西的時候，必不能



喝水；但在一小時之後，一杯滾熱的茶却非喝不可。這種方法對於每一個人都很有效驗。她述說了幾個胖婦人的奇特的例子。她們在三個月之間便變成比一把刀刃還薄。公爵夫人發脾氣叫起來：

「老天爺，如此折磨自己是多麼蠢的事呀！你再不能喜歡什麼了——甚至連香檳酒都不敢喜歡了。貝庭，你作爲一個藝術家來講，關於這種蠢事你怎樣想法？」

「天哪，太太，我是一個畫家，我只曉得佈景，所以肥瘦對於我完全是一樣的。如果我是個雕刻家，我可以抱怨一陣的。」

「但你是個男人，你贊成哪一方面呢？」

「我嗎？啊——相當圓潤而細巧——正如我的廚子所說不肥不瘦的一隻子雞。不很肥，可是很圓又很鮮。」

這種比擬引起哄堂大笑；但是多疑的伯爵夫人望着她的女兒悄悄地說：

「不，瘦一點是好多多的，細巧的女人永不會長得老。」

當場的人還在繼續討論這一點；大家一致贊成一個太胖的人不應當太快地變瘦了。

這一討論隨着就轉移到當時社會上有名的婦女身上，又重新論到她們的優雅，時髦，與美麗。姆薩德聲稱金髮的杜·羅克利斯特侯爵夫人是無比地嬌媚，同時貝庭却推崇曼德麗萬太太，因為她淺黑色的皮膚，低垂的眉宇，深濃的眼睛，牙齒像是閃光的稍大的嘴，堪稱是一個美人。

他正坐在那個青年女兒的身旁，於是轉過身來對着她突然說道：

「聽我說，南奈特。我們剛剛說過的這些話，到你老了以前每個星期你至少都會聽到一次。不到一個星期，全部社會關於政治、遊戲、以及其他一切事情的想法，你便可以明白了。只要偶然在名稱上必需改變的——人的名字或是作品的名稱。當你聽見我們大家在表白或辯護我們的意見時，你必得打定主意選擇你自己的意見，於是你再不要想旁的什麼來麻煩自己了，永不要如此。你只要休息就可以的。」

那個青年女兒，並不答話，轉過她那惡作劇的眼睛對着他，在那雙眼睛裏閃着青春的智慧，雖然在抑止着自己，却像是要逃走的样子。

但是公爵夫人與姆薩德，他們一向像玩皮球似地戲弄着觀念，也不注意自己在翻來

覆去說着同樣的話，却用思想和人類活動的名義來表示抗議了。

於是貝庭就設法說明，一般時髦人物，就連最有光彩的時髦人物，他們的智力是怎樣地沒有價值，沒有根基，沒有重量；他們信仰的基礎是怎樣地微薄，他們對於智力活動的興趣是怎樣地軟弱而冷淡，他們的趣味是怎樣地輕浮而可疑。

他受了一陣半真半假的氣憤的激動，最初只希望說得動人聽聞，其次因為明確判斷力的突然發揮，他表示，那些以訪問和宴會過生活的人們，命中注定要變成輕飄，優美而完全無聊的人物，他們漠然地受着膚淺的信仰和嗜好的支配。

他表示，在這些人們之間是沒有深沉、熱力、和真誠的；他們沒有智力的教養，僅僅是公式的外表，他們實際上不過是人體模型，裝腔作勢像是有頭腦的人物，而根本沒有那麼回事。他證明，這些人們本能的賤弱的根，並非養在現實之上，而是養在因襲之上的，就連他們奢侈的生存，都是爲了虛榮心的滿足，並不是身體上感到必需的，因爲通常他們的菜飯是可有可無，他們的酒，雖然出了很大價錢，却是壞的。

他說，他們生活在一切的事物之外，既不看也不理解任何事物；他們不懂得科學，

生活在科學之外；他們不曉得怎樣觀察自然，生活在自然之外；他們無力享受真實的幸福，生活在真實的幸福之外；關於現世的美與藝術的美，他們只會談談，並不能真實地發見它們，甚至不能相信它們，因為他們不曉得觀嘗人生喜悅和智力喜悅的陶醉，所以他們是生活在現世的美與藝術的美之外。他們不能使自己附依一件事情——除去愛它之外再不要旁的，他們不能使自己對於一件事情發生興趣——得以因為理解它所感到的幸福以致使生活發生光明。

杜·柯貝勒男爵認為社會辯護是他的職責所在。他用前後矛盾而難以答辯的論證加以辯解，這種論證在理性之前，如雪在火之前一樣，然而却又很難予以否認，那像是一個宣傳上帝存在的鄉下牧師的又怪誕又動人的論證一樣。在結論時，他把時髦人物譬之如競賽的馬：實際上，牠們是毫無用處，然而牠們却是馬類的光榮。

貝庭，為這種反駁所激怒，便保持着一種很有禮貌的輕蔑的沉默。但是男爵的無感覺突然間使他發起火來，他便巧妙地打斷男爵的說話，數說了一個時髦人物從起床到睡覺一天整個的生活。他把一切細微之點，都加巧妙的描繪，於是製成不可否認的有趣的

剪影。講究的大人先生們，首先叫僕人替他們穿好衣服，其次同替他們刮臉的理髮匠說一兩句極平常的話；然後，作過早晨的散步，問問馬夫，馬的健康如何；於是騎馬跑過林蔭路，只在留心對熟人點頭和受人致敬；於是面對着他的太太用早餐，專門述說他當天早晨遇見過的人名，而在這那方面，也已經坐過四輪馬車逍遙回來了；於是一直到晚，上從這一家的客廳走到那一家的客廳，以後觸他同社會的人物來發揮他的才智，於是在王卿的家裏吃晚餐，討論歐洲的事件，在歌舞劇的幕後消磨了一晚，在這種地方，周圍一場嬉笑，他的要當時髦人物的裝模作樣，可以得到天真的滿足。

這幅圖畫是描繪得太真實了，當場的人都沒有因為那諷刺而感到不快，飯桌的四週響起了哄堂大笑。

公爵夫人，因為是一個胖子，不敢放聲大笑，用喀喀的合笑來鬆懈自己。

「你真是太滑稽了！」她終於說道；「你快要叫我笑死了。」

貝庭路帶興奮地答道：

「啊，太太，在交際社會中人們是不會笑死的！甚至一個人難得大笑。我們要以溫

和當作有教養的表示，假裝有趣假裝笑的。怪樣子作得很好，真正的事情永遠不會作。請到普通人的劇院裏去——那里你可以聽見大笑的。請到布爾喬亞階級之間，當他們尋樂的時候，你可以看見他們笑得要死。請到士兵駐在地去，你便可以聽見人們笑得喘不過氣來，眼裏湧着淚水，就只因為一個滑稽朋友的笑話，一層一層地伏在他們的床上。但是在我們的客廳裏，我們從來不放棄大笑。我敢對你保證，我們的一切，甚至連笑，都是裝模作樣。」

姆薩德打斷他的話：

「請允許我說一句，你是太認真了。依我看來，我親愛的朋友，就連你自己，並不全然輕蔑你這麼刻毒嘲罵的這種社會。」

貝庭徵笑了。

「我嗎？我喜歡它！」他說道。

「那麼，其次呢——？」

「我有點輕蔑我自己，像對一個可疑的雞補似的。」

「這一類的談話簡直就是裝模作樣，」公爵夫人說。

當他反駁他根本沒有任何裝模作樣時，公爵夫人簡截了當打斷他的話頭，大聲說道：「一切的藝術都在設法叫一般人相信白粉草是牛膝。」

於是談話廣汎起來，談到一切事情，輕飄而捉不到邊際，友誼而態度謹慎，快到吃完飯的時候，伯爵夫人指着她面前滿滿的酒杯，突然說道：

「喔，你們看，我一點都沒有喝，一滴酒都沒有喝！我們看看，我究竟會不會瘦起來！」

公爵夫人，暴躁地，想要她吞一口沙灘水，但是作不到；於是她叫道：

「啊，小傻瓜！她的女兒會跟她學壞的。我乞求你，居洛瓦，阻止你的太太作這種蠢事。」

伯爵正在對紐薩德解說美國發明的一種打麥的機器，根本沒有聽。

「什麼蠢事，公爵夫人？」

「希望變瘦的這種蠢事。」

伯爵露出一種溫存的冷淡的表情望着他的妻。

「我從沒有養成反對她的習慣，」他答道。

伯爵夫人已經站起身來，牽着她隣座的人的胳膊；伯爵把手膀遞給公爵夫人，他們穿過大客廳，走進頂端上白天招待客人的一間私室裏。

那是一間很大的房子，光線很好。四面牆上，滿是藍灰色絲製的美麗的大畫板，樣色古老，有白色和金黃色的鑲邊，在打燈與座燈的光線之下，現出如月光般的溫柔與明朗。在許多畫板的中央，懸掛着奧利威·貝庭的伯爵夫人畫像，使這房間生色不少。掛在那里像是很爲得體，把畫上青春的微笑，姿勢的優美，黃金頭髮的明朗的嬌媚，同着沙龍的空氣混在一起。每當一個人站在這幅畫像之前，便要恭維畫家繪畫的這個模特兒，幾乎已經成了一個慣例，一種恭敬的禮節，好像一個人走進教堂要在身上畫一個十字似的。

姆薩德永遠不會錯過這種機會。因爲他是政府任命的品評家，所以他的意見，是具有一個官方專家的價值，他確然地推崇這幅畫像的優點，而且時常把這看爲他的責



任，

「真的，」他說，「那是我所見過的最美麗的現代畫像。其中含有大量的生命。」  
杜·居洛瓦伯爵，因為不斷地聽人讚美這幅畫像，便得到一種根深蒂固的確信，認為他是領有一幅傑作，這時也走過來參加讚美，於是約有一兩分鐘，人們便把當時用以讚美作品顯明特質的一切藝術專門名辭，以及一切含含混混的名辭，都浪費在這幅畫像之上。

所有的眼光都轉向這幅畫像，顯然是感到讚美的狂喜，奧利威·貝庭，早已聽慣了這些頌揚，他對於這些簡直並不注意，就好像在路上遇見人問候他的健康一樣，然而他仍然把僕人隨手擺在畫前稍偏了一點的燈，放正一些，使光對準那畫像。

其次他們都坐下來，當伯爵走近公爵夫人身前時，她對他說道：

「我相信我的姪子要到這里來看我，還要你請他吃茶。」

在他們之間，這時是有着一種相互的理解，他們的心事，無需任何表示，就被此明瞭了。

杜·法郎達爾侯爵，是杜·摩特曼公爵夫人的弟弟，在賭博桌上差不多毀壞了自己，其後因為落馬喪了生命，留下一個寡婦和一個兒子。這個青年，現在已到二十八歲，是歐洲四班跳舞最有名望的領袖，因為維也納和倫敦皇室跳舞會時常邀請他去跳舞爾茲。雖然他領有很少的資產，而因為他的社會地位，他的家室，他的姓氏，以及他幾乎與皇室的關係，他仍然變成巴黎最有聲望最使人妬嫉的男人。

他青春時代的這種因遊樂跳舞所得到的光榮，是必需要有一個更堅固的基礎的，所以要有一次富有的、非常富有的結婚，然後由政治上的成功再來改變他社會上的勝利。只要侯爵能夠做到一個議員，他也就有希望變成未來皇位的一個支柱，國王的一個顧問，議會的一個領袖。

公爵夫人，得到很清楚的報告，曉得杜·瓦洛瓦伯爵領有大量的資產，她曉得伯爵是一個最能存錢的人，當他本可以像大財主一般居住在巴黎最漂亮的邸宅中時，他却依然住在極簡單的房舍裏。她曉得伯爵每次的投機都很成功，他作為一個金融家判斷準確，在過去的十年間最有收穫的計劃他都參與，因此他很希望叫她的姪兒同着這位諾曼第

代表的女兒結婚，這種婚姻可以在王卿的貴族社會中，發生壓倒一切的力量。居洛瓦，對自己的婚事很得意，在個人的資產上增加了很多，現在已養成另一種的虛榮心了。

他頗有報答國王的信仰，而且希望當時機到來，當場發現，藉此獲得大量的個人的利益。

僅僅作爲一個議員，他不能十分出人頭地。可是若作了法郎達爾侯爵的岳夫，他可以昇到第一流，因爲法郎達爾的先祖，是法國皇室最親信最忠實的人物。

公爵夫人對於伯爵夫人的友誼，使這種結合得到極可珍貴的接近的因素；伯爵，因爲怕會有旁的女兒博得了侯爵的歡心，所以他急忙招回了他的女兒，加緊從事。

杜·康特曼公爵夫人，早已看明他的計劃，便對他加以默許；所以，事前她雖然並不曉得那個青年女兒突然轉來，而就在那一天，她已指定她的姪兒到居洛瓦的家裏來與自己會面，藉此可以使他逐漸常到這一家里來。

伯爵和公爵夫人第一次用含混的詞句說明了他們相互的欲望；於是他們分手時，便得到互相同意的一個結論。在這房間的另一頭，每一個人都在大笑著，聽杜·姆薩德先

生對柯貝勒男爵夫人講述黑人大使曾見共和國總統的故事，這時僕人報告杜·法郎達爾侯爵到了。

他出現在門口，停住脚步。姿勢敏捷地把一隻單眼鏡放在右眼上，像是在偵察他要走進的房間，但也許是要給房裏的人留出功夫來看他，來注意他走進來。於是鼻眼微微一動，單眼鏡便從眼上落下來，懸在一條絲帶上，他急忙走向杜·居洛瓦夫人面前，對她伸出來的手接吻，深深地一鞠躬。他同樣對他的姑母致意，其次同看其餘的人們握手，神采飄然地一一走向各人的面前。

他是一個高個子，紅鬍鬚，頭已經略微有點禿，身姿像是一個軍官，行動如一個英國的劍士。一眼就可以看得很明白，他的四肢是比他的頭腦受過更好的訓練，而且他也就只注意練習氣力或肉體活動這類的事情。不過，他也受過些教育，因為他曾經很費心力地學習過，現時每天還在學習很多以後對他頗有用的智識；他讀過歷史，拚命地記住年代，但是把一個議會所必需的關於政治經濟的事實與主要經過，並沒有留意，關於社會學，他只學會了統治階級實用的A.B.C。

赫薩德很賞識他，說道：「他將來會成爲一個很有價值的人。」貝庭讚賞他的動作靈活和氣力。他們常到同一個角力場，時常一起打獵，而且騎馬在林蔭路上時常會面。因此，在他們之間形成一種同好，而因爲意氣相投，容易得到談天，那話題使兩方面都很舒服。

當侯爵被介紹給安奈特·杜·居洛瓦的時候，他立即疑心到他姑母的計劃，於是對她致意之後，便用一個品評家的急速眼光，把她從頭到腳掃過一眼。

他斷定她很優美，而且最主要地是將來很有希望，因爲他已經作過四班跳舞多次的領隊，對於青年女兒認識得很清楚，而且像一個品評新酒味道的專家似地，可以一定預知她們將來美麗的程度。

她只同她說了一兩句話，於是便靠近杜，柯貝勳男爵夫人坐下身來，用低低的聲音同她攀談。

每一個人都離去得很早，當大家走過之後，女兒上了床，僕人熄過了燈回到自己房裏去時，伯爵還在客廳裏踱來踱去，這時屋裏只點着兩支蠟燭，伯爵夫人已在圍椅上打

破睡，他却留住她，以便對她述說他的希望，講定他們今後應當實行的計劃，準備一切會面機會和事前應有的注意。

他睡覺時，已經很遲了，可是這一晚頗使他滿意，他嘴裏喊咕道：「我相信這件事一定會成功的。」

### 三 重燃的火焰

「你什麼時候來呢，我的朋友？我已經三天沒有見你，對於我像是很長的時間呢。我的女兒佔據了我大部份的時間，但是你曉得，沒有你我再也再忍耐不住了。」

畫家一面作着畫稿，一沁一意在追求新的題材，一面反覆讀着伯爵夫人的小箋，然後他打開書桌的抽屜，把信放在另一堆從前收存的書信上。

感謝時髦社會的習俗所給予他們的方便，他們幾乎每天可以見面，並已變成習慣。有時她來訪問他，就在她過去畫像時坐過的圍椅上，坐上一兩小時。但是，因為她怕僕人們說閒話，所以她寧願在自己家裏招待他，或在集會裏去會他，這樣的每日見面，也就使愛情略微有點改變。

每次會面要得到雙方預先的同意，而且杜·居洛瓦夫人總是作得很自然。

至少每個星期兩次，畫家要回着幾個朋友在伯爵夫人家裏吃飯；在星期一夜間，他

到歌舞劇場她的包箱裏去會她；於是根據當時的機會，他們講定下一次在某一家裏見面。他曉得哪天晚上她不出門，便來找她喝一杯茶，就是蓬蓬她的衣服都覺得非常安逸，在這種成熟的愛情中，他覺得非常溫存而有自信，無論在哪里遇見，都要在她身邊逗留一些時候。

他渴望着家庭生活，要有一個明朗歡欣的家室，一個家人團聚的餐桌，每天晚上毫不費力地和老朋友們談天，這種每一個人心裏潛伏着的，每一個老人的獨身者挨門在朋友家裏去尋求的，與人相交相近的渴望，強調起他的愛情的自我主義。在那被愛、被毀、而他可以得到一切的家裏，他仍然可以休息並慰藉他的孤寂。

他已經三天沒有見過他的朋友，她大概是正在忙着女兒回家來的事；因為她們沒早點派人來約他，他幾乎感覺不快甚至有些生氣了，但是爲了慎重，他又不願意首先有所表示。

伯爵夫人的來信像打了一鞭子似地刺激着他，當時正是下午三點鐘。他決心立即到她的家裏，以便在她出門之前還可遇見她。



鈴一響，僕人出現了。

「天氣怎麼樣，約瑟？」

「很好，先生。」

「暖嗎？」

「是的，先生。」

「白色背心，藍色短外衣，灰色帽子。」

他穿衣服總是很挑剔，雖然他的裁縫給他衣服樣式做得整整齊齊，但是他穿衣服的那種樣子，他走路的姿態，他穿上白色背心的那種舒適，他略偏向腦後的灰色高頂絨帽，像是立即表示出，他既是一個藝術家，又是一個獨身者。

他到了伯爵夫人家裏的時候，他聽見說她正在穿衣服準備乘車到林蔭路上去。這使他略現煩惱地等在那里。

依照他一向的習慣，他開始在客廳裏踱來踱去，從一個座位走到另一個座位，從慢帳掩蓋的大客廳的牆壁走到窗口。有幾張輕巧的小桌，四腳鑲着金邊，上面擺着各式各

樣的小玩藝，這些東西雖然沒有用處，却很美麗很貴重，擺得很零亂却自有安排。其中有黃金彫花的小古盒，小型的鼻煙壺，象牙的小雕像，還有烏銀的各種小擺設，非常現代化，却有過份的嚴肅氣氛，表現出英國人的趣味：一個燒飯爐的小模型，上邊有對着盤子飲水的貓，一個小香煙盒，樣子像一片麵包，一個咖啡壺，架着火柴盒，另外在一個寶匣裏，裝滿各式各樣珠寶玩具——項鍊，手鐲，戒指，胸針，鑲着金鋼鑽、青玉、紅玉的耳環，這些小擺設真像是小人國的珠寶商人在顯微鏡下製造成的。

他時時摸觸着一件他自己在某一個紀念日贈送的禮物。他拿起來擺弄着它，像作夢般漠不關心地看着，於是又把它擺在原來的地方。

在一個牆角裏擺着一些裝璜講究的書籍，這些書很少有人打開過，地位睡着一隻腳的圓桌很近，桌後面是一張穹形的沙發。書籍裏也有「兩世界評論」，已經有點破舊，脫落了幾頁，這種雜誌像是讀過許多次的樣子；附近還有其他的刊物，有一些並沒有裁開：「現代藝術」像是只因價錢高才買得來的，這刊物一年的定金就要四百法郎，還有一本藍色封面薄薄的小刊物「自由之葉」，其中出現了許多稱為「麻痺派」的新詩人。

在兩個窗戶之間，擺着伯爵夫人的寫字台，那還是一種前一世紀的小巧的傢具，當她接待客人時，遇有急事，她便在這桌上寫回信。上邊也擺着幾本書，都是些很流行的書，可以說是——個女性心靈的索引：繆塞，曼儂，維特等等，同時爲了表示她對於心理學的複雜感覺和神祕並不陌生，還有「惡之華」，「紅與黑」，「阿篤爾夫」等等。

書籍旁邊，放着一面嬌小的手鏡，可以說是銀匠的傑作，鏡子翻着擺在一方刺繡的絲絨之上，叫人讚賞鏡背面的金銀手工。貝庭拿起鏡子來，照着自己的影像。幾年來他面像已經老得怕人了，雖然他認爲他的面孔比年青時表現出更多的獨創性，可是一看到他沉鬱的雙頰與日形增多的皺紋，就使他傷心。

他身後的一個門開了。

「早上好，貝庭先生」，安樂特說。

「早上好，小東西。你好嗎？」

「很好，您好嗎？」

「什麼，原來你不再對我稱呼「你」了？」

「當然不！這事真使我很難爲情。」

「沒道理。」

「真是這樣的，您使我有點胆怯呢。」

「可是爲什麼呢？」

「因爲——因爲您既不很老也不很年青——」

畫家笑了。

「既然有這樣的理由，我便不再固執。」

她突然地臉一紅，直紅到白色的額，額上的垂髮開始起着微波，於是略現張齒的嬌

子說道：

「媽媽叫我告訴您，她馬上就下來，問問您肯不肯同我們到勃洛諾林場去。」

「當然可以。沒有旁的人嗎？」

「沒有；只有杜·摩特曼公爵夫人。」

「很好；我願意去。」

「那麼，您要答應的話，我要去戴過帽子再來。」

「去吧，我的孩子。」

安奈特剛剛離開屋子，伯爵夫人走進來，她已經戴好面紗，準備出發了。她伸出她的雙手。

「我們一直沒有見到你。你近來作些什麼？」她問道。

「我不願意在這種時候來打擾你們。」貝庭說。

在她說着「奧利威」這個名字的聲調裏表示出她一切的責難與一切的愛戀。

「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他受了她叫他名字的那種聲調的感動，這樣說。

小小的爭執算是解決了，伯爵夫人又回復了她一向社交的安逸的聲調。

「我們先到旅館裏接到公爵夫人，然後到林場去散步。你曉得，我們必得把這一類的事情都得作給南奈特看。」

一輛四輪馬車正在門廊裏等着他們。

貝庭與兩個女人對面坐定，於是馬車動身了，馬蹄從門廊的屋頂發着回聲。

在通往聖母院的寬大的林蔭路上，春天的一切喜悅，像是全然降落在人類的湖水之上。

柔和的空氣與陽光，使男人們感到佳節的氣息，女人們感到愛情的暗示。麵包店的小伙計們，把他們的籃子放在凳子上，跑去和他們的弟兄——街上的玩童，一同去玩要；幾隻狗露出非常匆忙的樣子，像是要到什麼地方去；懸在門口烏籠裏的金絲雀，叫得很響亮；只有舊式馬車的馬匹還保持着牠們平素鎮定的脚步。

「多麼美麗的天氣呀！生活是多麼好的事呀！」伯爵夫人囁嚅着。

畫家在耀眼的光輝中，細心觀察着母女兩個人。的確她們是不同的，但同時却又非常相似，女兒簡直就是母親的縮寫，她們是同樣血肉做成的，動盪着同樣的生命。最甚的是她們的眼睛，女兒的眼睛是現出燦爛的藍色，滲雜着微細的黑點，母親的眼睛比這稍微有點褪色，可是這兩雙眼睛對他注射着同樣的視線，使他期望她們會給他同樣的答覆。當他引起她們談笑的時候，他很驚異地發見到，在他面前正有兩個高貴的婦人，一個已經生活過來，一個正在開始生活。他不能預見這個孩子將來會變成怎樣，眼前她的

趣味和本能還在潛伏之中，一旦她的心靈受了這些影響，必將在世界的生活中更加發展起來。這個新生的精緻的小人物，正在不知所以然地準備於冒險和戀愛，她像一隻小船正要從港中出發，同時她的母親，却已經生活過來，戀愛過來，走向歸程了！

當他想到這個在春天的溫暖的氣息中，搖蕩在四輪馬車裏，依然很漂亮的婦人，過去會選中了他，而至今還在推崇他，這事使他有點感動。

當他用視線對她表示感謝時，她立即會意，同時他想，在她衣衫的沙沙聲中，他可以感到她的感謝了。

這時他也接着囁嚅道：「是的，多麼美麗的天氣呀！」

他們在瓦爾涅街接過公爵夫人之後，便向殘廢院的方向疾馳而行，越過賽茵河，到達項·賽利賽街，於是在車馬紛紜之間向着凱旋門進行。

青年女兒坐在奧利威的身傍，把她熱切單純的眼睛張得大大地，望着如流水的車馬。偶爾公爵夫人和伯爵夫人看見有人對她們點頭，便會問道：「那是什麼人？」於是只庭答道：「蓬泰哥林」，「皮賽爾西」，「杜·洛克利斯特伯爵夫人」，或是一「美麗的

曼德利葉太太。」

這時，在車馬喧囂之間，他們已經走進勃洛諾林場的街道上了。這里不像在凱旋門下面那麼擁擠了，馬車像是永無休止地在賽跑。輕便馬車，沉重的四輪馬車，莊嚴的八個彈簧車，前前後後穿梭而行，突然有一輛只坐着一個人的特快遊覽車，以飛速的步伐疾馳過去，它穿過一切行動的人羣——布爾喬亞與貴族；它穿過一切的社會，一切的階級，一切的教派，車上是一個目空一切的青年婦人，她的輝煌惹眼的化粧，滲雜在許多馬車之間，經過時散發出一種不知名的奇異的花香。

「那個貴婦人是什麼人？——安奈特問道。

「我不曉得，」貝庭說，公爵夫人和伯爵夫人聽到這個答覆交換了一個微笑。

樹葉已經開放，巴黎花園裏常有的夜鶯已在柔和的青綠間歌唱，馬車迫近湖邊時，兩旁的車輛的長長的行列，魚貫而行，每當車輪相接，便有互相致候，微笑，與友誼的談話。這時車馬的隊伍，像是一大隊滑行的船隻，上面全坐的是富貴的貴夫人和紳士。公爵夫人，因為走過的人對她舉帽和點頭，所以要不斷地答禮，同時心裏把列在她面前



的人們，尋思一過。

「你看，最親愛的，那邊又是可愛的曼德利葉夫人——共和國的美人。」

在一輛輕便的馬車裏，坐着那個共和國的美人，她顯然對於這種異口同聲的榮譽毫不關心，任人去讚賞，她黑色的大眼睛，她罩在黑髮下的低低的前額，以及線條過於清楚的形成陰影的嘴。

「非常美麗，上下一致地美麗，」貝庭說。

伯爵夫人不喜歡聽他讚美旁的婦人。她微微聳聳肩膀，但是什麼話都沒有說。

可是那個青年女兒，突然心裏喚起競爭的念頭，便大胆說道：「我根本看不出她的美麗」。

「什麼！你認為她不美麗嗎？」畫家說道。

「不；看起來她像是從墨水瓶裏出來的。」

公爵夫人開心了，哄堂大笑。

「好勇敢，小東西！」公爵夫人叫道。「過去六年來巴黎一半的男人都已暈倒在那

個黑女人的脚下！我相信這些男人是在對我們開玩笑。反之你再看看杜·洛克利斯特伯爵夫人。」

那位伯爵夫人，獨自一個人，牽着一條白色的尨犬，坐在四輪馬車裏，她嬌小得像一個模型小人，金色的頭髮，棕色的眼睛，她的優雅與美麗，五六年來都是巴黎人讚美的主題，這時她臉上現出明確的微笑，對着這幾個貴夫人鞠躬。

但南奈特不像剛才那樣地熱心了。

「啊，」她說道，「她已經不年青了！」

貝庭，平常每逢談起這兩個美人的時候，根本不會贊成這個伯爵夫人的，可是這時却對這個小傻瓜的令人難於忍耐的愚蠢，突然感到一陣激怒。

「胡說！」他說。不管人喜歡她或不喜歡她，總之她是嬌媚的；我只有希望你將來能長得和她一樣地漂亮。」

「呸！呸！」公爵夫人說。你只注意過了三十歲年紀的婦人。這孩子的話是對的。你只鑑賞靜的美。」

「請你原諒我！」他叫道；「一個婦人只有在成熟以後，當她面部的表情得到充分發展的時候，才真正地美麗！」

他把這個觀念擴大的說出來，他說，初期青春的新鮮，只是成熟的美麗的外表；社會上的人對於初春的青年女兒很少注意，他認為這是聰明的，當她們到了開花的後期，人們才說她們美麗，他認為理由是正當的。

伯爵夫人心裏很舒服，囁囁地說道：「他的話是對的；他的說話真是一個藝術家。青春的面像是極其嬌媚，然而總是有點平凡。」

畫家繼續堅持他的論點，解說在什麼時候，一個面孔才漸漸失掉青春時沒有定形的優美，而罩上它固定的形影，它真實的性格與面像。

對他的每一句話，伯爵夫人都說「是的」，他發揮出律師申訴的一切熱力，拿出像為自己爭辯的一切活力，他越說得肯定，她也越表示贊成，她或是用眼光表示，或是用姿勢表示，宛如他們兩個在共同抵抗某一種危險，必需出頭辯護某一種虛偽威脅的輿論似的。安奈特幾乎沒有聽見他們說話，她望着四外已經完全茫然了。她半素總是微笑着

的面孔，已經變成很嚴肅，她不再講話，看着車馬的疾馳不由自主了。陽光，樹木，馬車，這麼豐澤而令人喜悅的生活——這一切都將為她所有！

將來她可以每天到這里來，那時人們都會認識她，受人致敬，受人妬嫉，也許男人們會互相指着她，說她是美麗的，人羣中一切較有特色的人，她都注意，並打聽他們的名字，除去名字拼音以外再不問旁的，雖然當她發覺這些人名在報紙上她時常見過或是曾經聽見過他們的故事，有時會在她的心裏喚起尊敬與讚美的回聲。這一大串名人隊伍，她簡直看不慣；由她看來像是不真實的，宛如她自己已變成舞台上的一份子了。那些輕便馬車使她滿懷輕蔑，並滲雜着厭惡之感；使她煩擾激怒，於是她突然說道：

「我想這里應當除去私人馬車以外再不可以允許旁的東西進來的。」

「的確的，小姐！」貝庭說；「由此不是可以看出我們的自由，博愛，平等嗎？」安奈特鼓着嘴，那意思是說「不要講這些！」於是接着說道：

「這里應當有單獨走馬車的林蔭路——例如，就像溫散奈那樣的。」

「你已經霧伍了，小東西，顯然你並不曉得我們是正游泳在民主的高潮裏。但是，

如果你願意看見這塊地方不滲雜任何中等階級的人的話，你要在早晨來，那時你便可以只會看到社會的精美之花。」

於是他發揮了自己的特長，塑型地描述出早晨的林蔭路，那時有歎欣的騎士與標緻的婦女，每一個團體都彼此非常親熟，互相曉得他們的洗禮名，他們的渾號，他們的家族關係，他們的頭銜、品質、以及缺點，宛如他們是鄰居或生活在一個鎮上的人似的。

「那種時候你時常到此地來嗎？」安奈特問道。

「常常來。巴黎再沒有比這更優美的地方了。」

「你是早晨騎馬來的嗎？」

「是的。」

「於是每天下午你去拜客？」

「是的。」

「那麼，你什麼時候工作呢？」

「啊，我工作的——有時候；而且，你看，我選擇了一種適合於我的趣味的特殊的

消遣。因為我既畫美的婦人的肖像，所以我便必須到處看見她們追隨她們。」

「走路也追，騎馬也追！」安奈特悄悄地说，露出十分認真的面色。

他對她瞥了一眼，表示會意，那好像是說：「啊！現在你都已經很俏皮了，將來你會很有出息的。」

一陣冷風，遠遠地從那像是尚未醒來的鄉間，吹過了公園，於是林蔭下全體嬌媚的、輕狂的、時髦人物，都在這寒氣中畏縮了。約有一兩分鐘，驚動了樹木上的嫩葉，顫動了肩膀上的衣服。全部婦女，幾乎一同動作，牽起身後的衣服裹住她們的肩膀和胸膛，路上的馬從頭到尾開始踏步了，宛如那陣冷風像鞭子般打了牠們似的。

伯爵夫人的一羣，在鞍轡的鈞鐺聲中，在落日的斜陣之下，很迅速地回轉來了。

「你回家嗎？」伯爵夫人對貝庭問道，他的習慣她是曉得的。

「不，我要到俱樂部去。」

「那麼，路過那里我們就放你下來了？」

「謝謝你，那樣就很好。」

「可是你什麼時候請我們和公爵夫人一同吃早餐呢？」

「你指定日子吧。」

這個畫家——他的讚美者稱他爲「瓦托派的寫實主義者」，而他的誹謗者稱他爲「襪袍與外衣的攝影師」——時常請那些他畫過像的美麗的人物以及知名之士，到家裏來用早餐或午飯，而那些人們却覺得在一個獨身者家裏這種消遣是很有趣的事。

「那麼，就在後天吧。後天對您合適吧，我親愛的公爵夫人？」杜·居洛瓦夫人問道。

「當然合適；你是討人歡喜的！貝庭先生，每逢他有小聚會時，從沒有想到過我。很明白的是我已經不年青了。」

伯爵夫人一向把畫家的家就當作自己的家一樣，所以答道：

「只有我們四個，我們馬車上的這四個人——公爵夫人，安奈特，你和我，你說是吧，偉大的藝術家？」

「只是我們自己人，」他說着下了馬車，「我給你們準備幾個螃蟹。」

「你要給小東西做點好東西吃啊！」

他對她們鞠躬，站在車門旁邊，於是很快地走向俱樂部大門口的平台上，把他的衣服和手杖拋給一羣茶房，這些人們像一個軍官走過時的小兵般站起身來，他走寬大的階梯，又遇見另一羣穿着短袴的侍役，他突然覺得自己像一個青年那樣地靈活了，同時他聽見在走廊的另一端，不斷有金屬接觸的聲音，踏腳的聲音，以及大聲的叫喊：「碰到！」「給我！」「停止！」「慢點！」「碰到！」「給你！」

在比武廳裏，鬥士們穿着灰色麻布衣和皮背心，腳腳緊緊繫在踝間，有一種圓裙遮住前身，一隻胳膊揚在空中，手向後拋，另一隻手，戴着比武的皮手套，拿着柔軟的薄劍，非常靈活而機械地伸出去縮回來。

另外的幾個人坐着閒談，仍然喘不過氣來，滿臉通紅在流汗，一隻手正拿手帕擦着面孔和額頭；還有些人，坐在沿着廳房四壁的方形座榻上，看着比武——李威地對蘭達，俱樂部主人泰拉德對高大的洛克當。

貝庭微笑着，十分安逸，同着幾個人握握手。



「我選你！」杜·巴威利男爵叫道。

「我跟你來，我的好朋友，」貝庭說，走進換衣室裏去準備。

他許久以來沒有感覺過這麼靈敏和精強力壯了，他因為想着今天必定比賽得很好，所以就忙得像一個準備遊戲的小學生般沒有耐性。他一站到他的對手的面前，便興高采烈地攻擊，不到十分鐘他已經打到他十一次，而且使男爵非常疲倦，以致叫着休息一刻鐘。於是他又和蓬尼斯孟比賽，其次和他的同業阿冒利·馬爾當比賽。

接着是噴了一場冷水浴，冷化他那跳動的肌肉，這使他想起二十年前洗澡的事，當年他爲了要使那些過路的布爾喬亞驚異，時常在郊外從橋上俯衝到賽南河裏去。

「你要在這里吃飯嗎？」馬爾當問道。

「是的。」

「我們已經和李威地，洛克當，蘭達，指定了一桌；趕快；已經七點一刻了。」

餐廳裏滿滿的人，人聲不斷地嗡嗡。

裏邊全體都是巴黎的夜遊鬼，怠惰者和工人們，全體都是晚七點鐘以後無事可作的

人，在俱樂部裏吃過飯之後，不管什麼人或什麼事情，只要他們高興，他們抓到就來。五個朋友坐定之後，銀行家李威地，一個強壯而結實的四十歲左右的人，便對貝庭說道：

「今天晚上你的精神很好。」

「是的，今天我可以作出驚人的事情來，」貝庭答道。

對方微笑了，於是風景畫家阿智利·馬爾當，一個身材矮小、癯瘦、禿頭、灰色鬍鬚的人，便露出狡滑的表情說道：

「我在四月裏也總是感到春氣的；那使我檢到幾片綠葉——頂多不過半打的數目——於是變成情感發散了；可是永沒有任何收穫。」

杜·洛克當侯爵與孔德·蘭達和他表示同意。這兩個人都比他年紀更老，可是無論眼光多麼銳敏的人，都猜不出他們的年紀。俱樂部裏的人，騎馬的人，鬥劍的人，他們因為不斷的練習，養成如鋼鐵般的身體，他們用各種方式誇耀他們比後一代的衰弱的廢物都更年青。

洛克當，家室良好，每一個沙龍他都有請帖，不過有人懷疑他有各式各樣的金錢的詐取（這一點，據貝庭來說，他既然在賭博場裏混過多年，所以是不足驚異的），他已經結了婚，可是和他的妻子分居，而她還要給他一萬年金，他是比利時葡萄牙銀行的理事，他那份堂·吉訶德式的厚臉皮的面孔，在一次決鬥中掛過彩，雖然作爲一個紳士，實在有點不大光榮，他却滿不在乎。

孔噶·杜·爾達，一個好脾氣的大漢子，以他的身姿和雙肩爲誇耀，雖然結過婚而且已是兩個孩子的父親，却覺得每個星期在家裏吃三次飯都很困難；其餘的日子他就混在俱樂部裏，從比武廳裏下來之後同着朋友一道吃飯。

「俱樂部是一個家庭，」他說，「是那些沒有家室的人的家庭，是那些永遠不會有家室的人的家庭，是那些厭惡了自己家室的人的家庭。」

談話插到婦女問題上來，從趣事溜到回憶，從回憶轉成誇耀，於是便不覺心地說出秘密。

杜·洛克當侯爵會用許多一定的暗示，叫人猜想出他的情婦的名字，他只說社交界

的婦女，而不提她的名字，可是根據他的形容便可以很容易歸納出來的。銀行家李威地說名不說姓，以表示他心裏的一團熱火。他會說：「在當時我同某某要好。於是，一天傍晚，當我離別她的時候，我對她說，『我的小瑪格麗特，』於是他在朋友們的微笑之中，閉住了嘴，可是接着又說：『哈！我說溜了嘴。男人應養成稱呼一切女人都叫蘇菲的習慣。』」

奧利威·貝庭是極有節制的，每有人問他，他便照例答道：

「在這方面，我只有我的模特兒就夠了。」

他們假裝相信他的話，可是坦白自居為放蕩子的蘭達，一談到所有飄在馬路上的美麗的動物，和所有每點鐘十個法郎在畫家面前脫光衣服的青年婦女，便非常激昂。

酒瓶子喝光了的時候，這些被俱樂部青年會員稱為灰鬍鬚的人們，面孔都通紅，他們燃起的熱情又喚起新的慾望。

洛克當，吃過咖啡之後，越來越放肆了，把他的社交場上的女人完全丟開，單單顯揚輕薄情婦的嬌媚了。

「巴黎！」他說，手裏拿着一杯甜酒，「是唯一的一個城市，男人永遠不老，是唯一的一個城市，五十歲的人，如果沒有毛病而保養得好，就總可以找到一個年青的女兒，像安琪兒一樣的美麗，和他戀愛。」

蘭達，一看到他的洛克當酒後的樣子，便熱烈地喝采，同時談起他至今每天還在崇拜的青年女兒們。

但是李威地，是一個更多疑的人，假裝作非常明瞭女人的樣子，悄悄地說：「是的，她們告訴你她們崇拜你！」

「她們用事實對我證明，我親愛的朋友，」蘭達大聲說。

「那樣的證明不算數的。」

「她們叫我滿意！」

「但是，老天在上！她們確實有這意思！」洛克當叫道。「你相信一個二十歲的美麗的小動物，已經在巴黎轉過五六年，所有的鬍髯曾經教她接過吻並破壞了她的趣味，她能夠曉得分辯一個三十歲的男人和一個六十歲的男人嗎？呸！呸！多麼沒道理的事

！她已經知道的人太多了。眼前，我可以打賭，她從心底裏，確實比起一個年青小伙子更愛一個老銀行家。她會明白我是想到這種事嗎？這里男人們有年歲的分別嗎？啊，我親愛的朋友，我們鬚髮變得越灰我們也長得越年青，我們頭髮越白她們也越講她們愛我們，她們越這樣表示，她們也就越法相信。」

他們從桌旁站起來，他們的血液是溫暖的，受着酒精的鞭笞，準備作任何冒險；於是他們開始考慮怎樣消磨這一晚，貝庭提議到競技場，洛克當主張去跑馬廳，馬爾登要到伊甸園，蘭達要去雜耍，這時他們的耳裏傳來一陣調奏繁華林的樂音。

「啊，今天俱樂部裏像是有音樂的，」洛克當說。

「是的，」貝庭答道。「我們要不要聽十分鐘再走？」

「贊成。」

他們走過沙龍，走過球房，走過牌房，最後到了音樂台上的一間小屋。四個紳士，已經安坐在圈椅中，在那兒等待着，態度很安閑，同時在下面，在一排空位子之間，也有十多個人在閒談，有的站着，有的坐着。

音樂指揮人用肘敲着他的桌子；音樂開始了。

奧利威崇拜音樂如一個鴉片癮鬼之崇拜鴉片烟。音樂引他入夢。

那譜和的音波一從樂器上傳到他耳裏，他就覺得自己是受了一種精神的陶醉，那是不能描述地震動着他的肉體與靈魂。他的想像力奔放起來，在音響的陶醉中，縹緲於甜蜜的夢境與優美的狂想裏。合着眼睜，兩腿交搭，折着雙臂，靜聽着音弦，使他心裏浮起的幻像越過他的目前，走入他的心裏裏。

樂隊正在演奏海東的交響樂，當貝底的眼瞼靠住他的眼睛的時候，他又看見了林蔭路，他身邊擁擠的馬車，以及在馬車裏與他面面的伯爵夫人和她的女兒。他又聽見了她們的聲音，體會着她們的言語，感覺着馬車的動蕩，喘息着氣息，滿懷綠葉的香芬。

他的隣人對他說過三次話，衝斷了這個幻像，而三次他又重新開始，宛如一隻船，越過海洋之後，繼續行進時，一個人動也不動輪在床上的情形一樣。

於是潛入悠長的旅程裏，總是面前有那兩個婦人，有時是在鐵路上，有時是在陌生旅館的桌邊。在全部交響樂的演奏之間，她們就陪伴着他，好像她們在陽光中同他一起

坐在馬車裏時，她們把兩個面孔的形影印在他幻象之上了。

其次繼以沉默。於是響起移動座位和談笑的聲音，這把夢的朦朧驅散開，他看見，他身邊的四個朋友在鼾睡，從靜聽的姿勢鬆弛成安然睡眠的姿勢。

「喔，我們還作什麼呢？」他喚醒他們之後問道。

「我要在這裏多睡一會兒。」洛克當坦然地答道。

「我也如此，」蘭達說：

貝廷站起身來。

「喔，我要回家去了，」他說。「我有點疲倦了。」

正好相反，他感覺着很活躍，但是他願意回家去，因為他恐怕不然又要在牌桌上消磨了一夜。

於是，他回家了，經過不安的一夜之後——這樣的一夜就是使藝術家經歷了所謂虛感的大腦的活動的——第二天，他決定不出門，一直工作到傍晚。

那是爽朗的日子，正是適於創造的一日，意念像是爬上手來，可以隨心所欲地成形



在畫布上。

關着門，遠離開世界，在自己住居的靜幕中，隔開每一個人，在自己畫室裏的友誼的和平中，眼睛明亮，心靈澄澈，敏捷，他親嘗着只有藝術家才有的幸福，歡欣地製造藝術作品的幸福。在這樣工作的時間，除去那塊畫布上在他畫筆的愛撫下正要誕生的形象之外，他眼前再沒有別的東西存在；在這種生產的澎湃之中，他經歷到一種奇異鮮美生命躍動的感覺，使他陶醉。到了晚間，他感到一種健康的疲勞，預感到明天清晨早餐的洽意，他沉入睡眠中。

餐桌上滿是花朵，菜單爲了杜·居洛瓦夫人曾經加以精選，因爲她是一個精美的品味家；雖然受了斷然的拒絕，畫家仍然勉強他的客人們飲香檳酒。

「小東西會喝醉了的，」伯爵夫人反對着說。

「天哪！這必定還是第一次，」任性的公爵夫人答道。

客人們返回畫室時，每一個人都感覺到酒精飄飄然的興奮，像是腳上生了翅膀要飛翔起來的樣子。

公爵夫人與伯爵夫人，因為要去參加法蘭西母親委員會的集會，想在赴會之前，先把安奈特送回家裏去；但是貝庭要領她去散步，然後到梅爾協伯林蔭路；於是兩位夫人離開他們了。

「我們來走最遠的那一條路，」安奈特說。

「你願意同我到聖梭公園去散步嗎？」貝庭問道。「那塊地方很好；我們可以看看嬰兒和保姆。」

「好吧，我很喜歡去。」

他們沿着威拉斯奈慈街道散步，走進那鑲金的大門，這個門是作為精緻小巧的公園的入口與表徵，它在巴黎的心臟裏展現出它一片碧綠與人工的美麗，四周環列公卿的邸宅。

橫越草地，邊道伸着它巨大的藝術弧線，沿着邊道，有成羣的人坐在鐵椅上，望着過路的人；同時在陰影的小徑上，像水流一般，有成羣的小孩子，他們在保姆任性的眼光下，或是在母親不安的守望中，在砂地裏爬，滿處亂跑，或是跳繩。巨大的樹木，結

成四屋頂，有如樹葉的紀念碑，巨大的七葉樹，在濃密的青綠上，點綴着紅白的花球，華門的楓樹，樹幹加以人工的彎曲的，優美的篠懸木，在一片波動的草場上，都增加着迷人的遠景。

天氣是溫暖的，雉鳩正在樹枝間啼鳴，在樹頂上飛來飛去，同時鴉雀浴在陽光結成的彩虹中，一層水霧遍灑在光滑的草地上，石基上的白色的雕像，在這一片新鮮的青綠間，像是幸福的。一個小孩子的大理石像，腳上牽着一根極其細小的刺，好像當他追逐狄阿娜，向着那為森林環圍着的小湖邊跑去時，戳在自己身上的；

另外的雕像，多情而又冰冷，在樹叢的邊緣上，或是彼此擁抱，或是雙手把住膝蓋在那里夢想。一條小瀑布噴着泡沫任碎石間流動着；一狹窄平頭頂像一支巨柱的樹，盤着常春藤；一個墓石上邊刻着碑銘。樹立在草地上的石棺，不能暗示阿克洛波立斯（註），正如這種致的小公園不能使人想起曠野的森林一樣。這正是一塊優美而加了人工的地方，城市的居民可以來看生在暖房裏的花朵，並如讚賞舞台上的人生景象般，讚美這在

（註）——Acropolis 古希臘市府的雅典衛城。）

巴黎的心臟中自繚美的快意的表現。

奧利威·貝庭，好多年來幾乎每天都到這塊心愛的地方，來看美麗的巴黎人行動在相映的背景上。「這是一個化粧的人才能來的公園，」他會這樣說；「衣服破爛的人在這裡看着是怕人的。」他時常會在那里慢步好幾個鐘點，他認識一切的植物，認識一切常來的客人。

這時他沿着小路在安奈特身邊慢步，他的眼睛被花園裏各式各樣活動的羣集吸引着。

「啊，這個可愛的小人兒！」安奈特叫道。她正在注視着一個金黃色鬚髮的小童子，而他充滿驚異與歡快地也用她藍色的眼睛在望着她。

於是她把所有的孩子們都看了一遍，目瞠這些繫着彩色絲帶的活玩具她所感到的歡喜，使她健談起來。

她慢慢地散步，對貝庭喋喋不休，把她關於那些孩子，保姆，以及母親們，她所得的觀察，都講給他聽。大孩子們因為她歡喜的呼叫都離開她，同時有些面色蒼白的小孩

子們却爲她的同情所動。

貝庭靜聽着，比起對於孩子們，對於她是更發生興趣，他總是想着他的作品，囁囁地說：「這真是令人神往的！」他想他必定可以用這公園的一角，一羣保姆，母親，和孩子，製作出一幅精美的圖畫。爲什麼他以前從沒有想過這件事呢？

「你喜歡那些小孩子嗎？」他問道。

「我崇拜他們！」

從她望着孩子們的樣子來看，他覺得她正在熱望把他們抱在懷裏，假依他們，吻着他們——一個未來的母親之自然而溫暖的熱望；隱藏在這個小婦人的心中的這種秘密的本能，使他感到驚異了。

她正要開口談話，他詢問她，她的趣味怎樣。她拿出令人快意的單純承認，她希望社會的成功與光榮，她希望領有許多駿馬——她對於馬的認識是和馬販子一樣清楚——在朗西葉專心地飼養過；但是關於未婚夫的事，她的腦裏像是簡直沒有想過，正如一個人對於住居一樣，因爲絕有無數的房產隨時可以租到的。

他們走近湖畔，兩隻白鳥和六隻鴨子正安詳地漂遊着，像玻璃製的鳥兒一樣地明淨斯文，他們正漂過一個年青的婦人面前，她坐在椅子裏，膝上放着一本展開的書，眼睛向天空凝望着，她的靈魂顯然已飛翔在夢境裏。

她像蠟製的人形那樣穩靜。簡樸，素淨，衣像是一個還沒有想到討人歡心的謙遜的女兒，她已經走入夢的園地裏，爲那裏滅了她的心的一個詞句或一個字吸引住。無疑地，她正在依從着她的希望的搏動，繼續那書本上剛剛開始的冒險。

貝庭停住脚步，驚異了。「那樣地夢想着是多麼美麗呀！」他說。

他們已經走過了她的身前；這時他們轉過身來，又從她身前走過，她並沒有看到他，她是那麼一心一意地沒關在她思想的遙遠的飛翔中。

「告訴我，小東西，」畫家對安奈特說，「你若替我作畫一兩次，會使你很厭煩嗎？」

「當然不！正好相反。」

「好好看看那個年青的婦人，她正縹緲在幻想的世界裏。」

「坐在椅上的那個婦人嗎？」

「是的。喔，你也要坐在椅子上，你也要膝頭展開一本書，你要想法正如她現在的情形一樣。你曾經有過白日作夢的舉嗎？」

「當然有的。」

「夢着什麼？」

他想叫她表白出她靈空的飛翔，但是她不肯回答，她避開問話，轉眼望着鴨子，他們正在漂逐一個婦人拋給他們的麵包，她像是感到爲難的樣子，因爲他觸動了她認爲很微妙的一點。

於是，爲了轉換話題，她談起她在朗西葉的生活來，談到她的祖母，她每天要有很長的時間爲她大聲唸書，如今她必然感到孤獨而憂傷了。

畫家聽着她說話，覺得像小鳥般地歡喜，他從來沒有過地歡喜。她所說的一切，一個青年女兒日常生活裏最瑣碎的事情，都使他發生興趣。

「我們坐下來吧，」他說。

他們靠近水邊坐下身來，兩隻白鳥向着他們漂游，希望得些新鮮的食物。

貝庭覺得在他心裏許多回憶又復生了——那些沉在忘却中已經消失的記憶，突然轉回來，叫人不曉得什麼根由。這些回憶非常迅速地湧現出來，各種的都有，同時又是那麼多，以致使他以為正有一隻手撥動着他記憶的泥濘深處。

他轉思爲什麼理由他以前的生活這樣浮現到表面上來，過去偶而他也曾經感覺到過，可是從沒有像今天這樣的顯著。這些突然的回憶總是有了一個原因的——一個自然而簡單的因，一種氣味，或許時常是一陣香氣。有過多少次，一個女人的衣服，發散着某一種氣味，使他眼前浮現出一大堆已被遺忘的事件。在老香水瓶的底裏，他時常尋到他過去生存的斷片，同時一切街道上，田野間，房舍裏，傢具上，浮遊的氣息——空氣的或是無香的，無論是夏日傍晚暖熱的氣息，或是寒冬夜間冰冷的氣息，都在他的心裏使遙遠的回憶復活起來，宛如那久已消逝的記憶之保存着一種氣味，和木乃伊保存着香料是一樣的。

是濕潤的青草或栗樹的花朵如此復活了過往嗎？不。那麼，是什麼呢？



他所以有這樣的感受性是因為他的眼睛嗎？他看見什麼了呢？什麼都沒有。在他遇見的人之間，也許他看見了一個與他過去認識的人相像的，雖然當時他沒有辨認出來，而那就在他的心裏把過去一切的琴弦都響起來了。

或者是不是因為什麼聲響呢？時常他很偶然地聽到鋼琴聲，人的歌聲，或甚至在街道上彈奏老調子的手風琴聲，使他立即感到年青了二十多歲，滿懷那久已埋葬了的溫柔的回憶。

但是這種的動心，總是繼續不斷，不可捉摸，幾乎是惱人的！在他身邊有了什麼如此地把他已消逝的情緒復活起來了呢？

「漸漸冷起來了；我們該回家去了，」他說。

他們起身，重新散步。

他望着坐在凳子上的窮人，對於他們，椅子實是太浪費的一種消耗。

安奈特也看了他們，一想到他們的生活和他們的住居，就感到不安，同時很驚異，他們的形影既如此貧窮，而他們還會到這個美麗的公園裏來逍遙。

這時奧威比什麼時候都更夢想着過去的年代。像是有了一隻蒼蠅在他的耳裏嗡嗡着。用低低的聲音把過往的時日全部歌唱出來。

青年女兒，望着他如夢的神情，問道：

「什麼事情？你像是憂傷的樣子。」

他的心臟深深地搏動着了。這話是誰說出來的？她，還是她的母親？不是她母親用她現存的聲音，而是久已過去的聲音，已經改變了那麼多，他也只能剛剛辨別得出來。

「沒有什麼，」他微笑着答道。「你使我很高興；你是很優美的，同時你使我想起了你的母親來。」

為什麼他不能更早一點發覺這種聲音的奇異的回聲呢？——這種聲音一度那麼親熱，而現在又從新人的雙唇裏吐露出來！

「繼續談下去，」他說。

「談什麼呢？」

「告訴我你的教師們教過你什麼。他們喜歡你嗎？」

她又開始愉快地談起話來了。他靜聽着，越來越覺不安；他守候着，要在這個幾乎與他的心情陌生的青年女兒的詞句之間，辨別出她母親像是從青春時代以來曾經深鎖在她喉嚨裏的字句、聲音與笑容。某些聲調使他驚異地顫抖了。當然她們的聲調是不同的，相似處他也不能立即辨別得出來，而且在某些方面，那是非常不同的，使他根本不能雷同；但是這些不同，却又突然複現出那位母親的言談，使那複現愈加覺得顯著。他曾經用友誼和好奇的眼光望過她們面部上的相似，但是現在這種一模一樣的聲音的神祕，又非常地把她們合在一起，以致他一轉開頭，便再看不見這個青年女兒，甚至自問這樣同她談着話的，不就是廿年前的伯爵夫人嗎！

於是當他織成了這種幻覺，他又轉身對着她，而當他們的眼睛會在一起，他又有點看出在他和她母親友誼的初期他們的眼睛相會時，那位母親的眼光中那種羞赧的猶疑。他們已經在公園裏轉過了三次，總是走過那同樣的人，同樣的媒姆與孩子們之前。

安奈特正在觀察公園周圍的建築，詢問房主人的名字。他希望知道他們的一切，好奇心好奇地探問，像是要把一切詳情充進她女性的心靈裏，她的眼睛與她的耳朵是一樣地

在靜聽着。

但是當他們走到那隔開外林蔭路的那道大門的天幕時，貝庭發覺已經將近四點鐘了。

「啊，」他說，「我們一定要回家了。」  
他們緩慢地向着梅爾協伯林蔭路走去。

他溫柔地對自己歌唱着，渴望着跑步，甚至歡喜得要跳過板凳去，他覺得自己是那麼靈活。巴黎對於他像是燦爛輝煌，比過去都更美麗。「春天確實給全世界籠罩上一層光彩，」這是他的想頭。

他正是在一種精神興奮的年紀，這時一個人更愉快地理解了一切，幻像是更加明確更加豐富，一個人從所見所感都能感到更銳敏的歡喜，宛如一隻全能的手照明了大地的一切光彩，使一切活的生物欣欣向榮，並在我們的心裏攪起感覺的活動。

他的眼光一面望着成千成萬有趣的事物，一面想道：「我曾經說過總會有一個時候我無需再尋求繪畫的題材！」

他非常感到一種自由自在而眼光明確的意識，使他覺得他一切藝術作品都像平凡的了，而且他構思出一種更真實更獨創的表現人生的新方式；於是他驀地感到要回家去工作的慾望，因此他轉回脚步，把自己關在他的畫室裏了。

但是一到了他獨自一個人站在新開始的圖畫之前的時候，那會燃燒在他血液中的熱力便開始冰化了。他感到疲倦，坐在他的臥榻上，又使自己走入了夢想。

他所生活過來的這種飄然的幸福，幾乎一切需要都可隨手而得的一個滿足的人的漠不關心，漸漸地離開了他的心境，好像還有什麼東西是缺欠似的。他發覺他的房間是空虛的，他的畫室是荒涼的。於是，望望他的身邊，他幻想着她正看見一個女性的陰影從他的面前走過去，她的顯現是甜蜜的。

他站起身來，再不能靜坐，踱來踱去，雖然他的生活裏滿是親密的接交，而他又想到他仍然是獨自一個人，永遠一個人。在幾小時的工作之後，當他環視身邊時，茫然得像一個重新轉回生活裏來的人一般，他看見他覺得只有牆壁是他的手與聲音所能觸到的。家裏沒有一個女人，而且除去像小偷一般小心翼翼地，便不能會見他心愛的人，他不

得不在公共場所想盡方法來消磨時間。在一定的日子，他常常出入俱樂部，競技場，跑馬廳，劇院，以及一切這一類的地方，這樣他才免得非回家不可，而在家裏，只要能與她在身邊，便必定可以生活在完全的幸福中。

從前，在溫情發作的時刻，他因為不能領有她將她留在身邊，受着殘忍的痛苦；其次，當他的熱情冷化以後，他安然地承受了他們的別離與他自身的自由；現在，他後悔了過去的時刻，好像他的愛情又重新起來了。這種溫情的轉來，非常突然地侵襲了他的心臟，幾乎說不出什麼理由，也許因為天氣的晴朗，也許因為在片刻之前他又認識了一個婦人的返老還童的聲音！多麼微瑣的事情，就能打動一個男人的心胸——他漸漸老起來，在他，回憶變成了懊悔！

像從前的日子一樣，想要見她一面的希求又回轉來，像一陣高熱般，穿進了他的身體與心靈；於是他像一個青年戀人的樣式思索起來了，在他的心胸裏將她崇高化，同時在他對於她的懇求中覺得自己也崇高起來；這時，他決定，雖然早晨他還見過她，要去約她晚間請他吃茶。

時間對於他是悠長的，當他向梅耐憐伯林蔭路走出時，他爲一陣恐怖所襲，怕得她不到，如此，他又得像過去許多勞的日子一樣，要孤獨地再過一個夜晚了。

他問：「伯爵夫人在家嗎？」僕人答道：「是的，先生，」這話使他滿心高興。

他神采煥發地說道：「我又來到這里了！」這時他出現在小客廳的門框邊，裏邊兩個婦人正在粉紅色的燈光下工作。

「什麼，是你嗎？來得正好！」伯爵夫人叫道。

「喔，是的。我覺得非常孤獨，因此我就來了。」

「你說得多麼漂亮！」

「你們在等着什麼人嗎？」

「不——也許——我簡直不曉得。」

他坐下身來，輕蔑地望着她們母女兩個用長針織着的灰色粗毛線。

「那是什麼？」他問道。

「被單。」

「爲窮人織的嗎？」

「當然。」

「怪難看的。」

「也怪溫暖呢。」

「也許吧，但那確實很難看，尤其是在這間路易十五式的房間裏，一切都使人悅目的地方。如果不是爲了你們的窮人，至少也要爲了你們的朋友，你們也真應該作些更雅緻的施捨。」

「老天哪，這些男人們！」伯爵夫人聳聳肩膀說道。「喔，此時此刻大家都在做着這類被單的。」

「這一點我曉得；我才知道得比你們更清楚呢！晚上無論走到哪一家，便不能不見這種怕人的灰色東西，穿過最優美的衣衫與最雅緻的傢具。惡劣趣味今年春天像是非常流行的。」

爲了要辨明他的話是否有道理，伯爵夫人把她的織物展在她身旁絨絨面的椅子上；



於是她冷淡地承認了：

「是的，你說得有理——這東西是難看的。」

於是她又回復了她的工作。一縷光線罩在兩個低垂的頭上；粉紅色的燈光照着她們的頭髮與皮膚，一直照到她們的衣衫與她們不停的手指。她們像一般手指工作的女人們一樣，一心一意地什麼都不想，眼睛總是追隨着她們的手指。

在這個房間的四角裏，另有四盞用古式的鑲金木柱支撐的中國瓷器的燈，在牆壁的掛物上放射出一道柔和的光。

貝庭低低地坐在一把矮椅上，這椅子小得他幾乎坐不進去的，但當他同伯爵夫人談話時，他總喜歡坐在這張椅子裏，因為這樣是幾乎把他安置在她的腳底下了。

「今天下午你領南奈在園裏走了很久呢，」伯爵夫人說。

「是的。我們談天像老朋友一樣。我非常喜歡你的女兒。她和你極像。她說某些字句時，使人會相信，你會把你的聲音留在她的嘴裏。」

「我的丈夫已經時常這麼講過。」

他在燈光下看守着這兩個婦人工作，那時常使他痛苦的思想，就在今天還使他痛苦過的那種思想——想到他的家，無論天氣怎樣，無論烟突和火爐裏會怎樣燃起了火，總是冷靜而寂寞的！——這時像第一次理解到他的孤獨一般，使他傷心。

啊，他是怎樣深深地渴望着變成這個婦人的丈夫啊！他一度曾經想把她帶走，叫她離開那個男人，把她全然佔有。今天他對於那個男人，那個永遠安置在她身旁的丈夫，是使他感到妬嫉了。眼望着她，他覺得心裏有許多舊事又復生了，他極想談談這些。當然，他還是非常地愛她，今天甚至比過去某些時候還更愛她；因為想把這種青春的情感的轉來，對她述說，而且必定會使她歡喜，所以他希望她應當趕快把她的女兒送到床上去。

他強烈地希望他能和她獨自相處，坐在她的身邊，把頭放在她的膝上，牽過她的手，讓她丟開手裏的窮人的被子，絨針，以及那滾到沙發腳下的毛線球，這時他因為受了這種欲望的包圍，像是陷於完全的沉靜中，同時心裏想，叫少女們同着大人一起度過傍晚，真是天大的錯誤。

這時從隔壁房間響起了脚步聲音，僕人出現在門口報告道：

「杜·姆薩德先生。」

奧利威·貝庭感到一陣憤怒，而且當他同着這個美術監督握手時，他心裏極想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扔到街心裏去。

姆薩德是滿肚子的消息；內閣就要垮台了，關於杜·洛克當侯爵已經起了謠言。他望着那個少女說：「停一會兒我會告訴你的。」

伯爵夫人抬頭看看鐘，正要十點鐘的時候了。

「該去睡覺了，孩子，」她對她的女兒說。

安奈特並不答話，折起她的織物，捲起線球，吻過她母親的臉，擺手伸給兩紳士，安詳地離開房間，當她走去時，她像是連空氣都沒有攪動的樣子滑行着。

「喔，你的謠言是什麼吧？」她一走出門去她的母親就追問了。

謠言好像是說的杜·洛克當侯爵，和他的妻雙方同意分居，他的妻付他一萬年金，而他認為不夠，於是便拿出特別有效手段叫她增加一倍。始終受着丈夫派人暗中監視的

侯爵夫人，終於變成了現行犯，於是被迫增加年金，施賄警官部進行和解。

伯爵夫人現出好奇的眼光在靜聽着，她懶散的手整理着她膝上被打斷的織物。

雖然安奈特已經退出，而姆薩德的在場却愈加叫貝庭激怒，既至聽到這種開言調語，便發起火來，他像早就曉得這個謠言而自己絕不願意再說似地，因此憤怒地叫着，說這個故事是令人討厭的杜撰，是可恥的謊話，他們這一階層的人，既不應當聽也不應當說。他站在那里倚着壁爐，像是對於這件事非常地關切，他態度憤激地談論着，好像他有意要把這一閒談牽扯到私人問題上來。

他說，洛克當是他的朋友；雖然他這個人在某些方面容或可以說是輕狂，但決不能指責他或甚疑感他會作出任何毫無價值的行動的。姆薩德，既驚訝而又煩擾，便為自己辯護，想法說明並替自己尋求藉口。

「請你聽我說，」他終於說道，「我剛剛才在杜·摩特曼公爵夫人的客廳裏聽到這個故事的。」

「誰講給你聽的？一個婦人，毫無疑問的，」貝庭說。

「不，根本就不是；是法朗達爾侯爵。」

愈加發火的畫家辯解道：「這並不使我驚異——像他這種人！」

暫時有片刻的沉默。伯爵夫人又拾起她的工作。這時奧利威發出更安詳的聲調說道：「因為我有事實的根據，曉得這個故事是虛造的。」

事實上，關於這件事他什麼都不曉得，當時他還是第一次聽到這個故事的。

紐薩德覺得情況簡直有點危險，聰明的辦法還是趕快離開，可是他剛剛要說今天晚上他必得到柯貝勒家裏去時，杜·居洛瓦伯爵從城裏宴會回來了。

貝庭坐下身來，完全絕望，想不出躲開這位丈夫的辦法了。

「今天晚上到處盛傳的一件大醜事，你們聽見說了沒有？」伯爵很愉快地問道。

因為沒有人答話，於是他繼續說道：「好像是洛克當叫他的妻子在當場受了一場驚，於是她必得為她的不謹慎付與一筆珍貴的代價。」

於是貝庭，露出憂鬱的樣子，把一隻手摺在居洛瓦的肩膀上，聲音與姿容都很憂傷地，又把剛才他很粗暴地對紐薩德講過的話，用和藹可親的態度重述了一遍。

伯爵認為他的話相當有道理，於是對於自己如此不當心地說出了一件可疑而有礙旁人名譽的事，很覺不安，便求人原諒他的疏忽和他的天真。謠言是造過那麼多虛偽而惡意的事情啊！

突然大家一致贊成了如下的意見：世界是極其容易誹謗，懷疑，和中傷的！四個人像都有所覺悟了，於是在其次的五分鐘之間，一切傳說的醜聞都變成了謠言；女人根本就沒有如人們指定給她們的情人；男人就從沒有犯過別人指摘他們的那種罪惡；簡而言之，一切事情的表面，通常都比真實的情況更壞。

自從杜·居洛瓦到來之後，貝庭對於緝獲德便不再感到氣憤，這時高高興興地對待他了，誘引他說出他最得意的話題，打開了他的話匣子。伯爵這個人，像是到處身邊都帶着和平親切的空氣，露出了滿意的樣子。

兩個僕人不聲不響地走進客廳裏來，托着一個小茶桌，上邊有一盞酒精燈，在它藍色的火焰上，放着一把漂亮閃光的茶壺，噴着滾水的蒸氣。

伯爵夫人站起身來，擺出我們法國人從俄國人學來的那種小心翼翼的樣子，調製着

熱茶，於是遞給姆薩德一杯，再給貝庭一杯，然後遞着點心盤子，上面有豬雜碎餡的三明治，一些英國和奧國式的小餅乾。

伯爵走近一張輕便的小桌，那上邊也是擺列着蜜糖，飲料，和各式各樣的杯子。他替自己調和了一種飲料，於是不聲不響溜進隔壁房間裏去。

貝庭又發見自己面對着姆薩德，而又突然感到一種慾望，要把這個討厭傢伙丟到外面去，可是姆薩德，這時十分奮發，不住口地談論，講故事，談笑話，並對自己開着玩笑。畫家不願望着鐘，指針已近午夜了。伯爵夫人注意到他的眼光，明白他在希望同她自己談話，於是拿出一個聰明的社交婦女的能幹，用形容不出來的聲調，改變了客廳裏全部的空氣，她什麼話也不講，就叫人明白誰應該留住誰應該走開，僅由她態度上的表示，用她眼睛裏和面孔上那種厭倦的表情，便在身邊散發出一陣冷氣，宛如她剛剛打開了窗戶一般。

姆薩德感覺到這陣寒流鞏固了他的興高采烈，於是什麼理由也不想，便突然感到要起身走開的念頭。

貝庭爲了慎重起見，也隨他告辭。兩個男人結伴穿過兩間客廳，伯爵夫人隨在他們身後，一路都在和畫家談話。她在外間屋的門口留住他，說一些不關重要的話，同時姆薩德，由一個僕人幫忙，穿上了他的外衣。在杜·房洛瓦夫人同着貝庭談話之間，那位美術監督在外門口等待了幾秒鐘，另一個僕人給他開着門，他看明與其對着僕人站着，不如自己早點走路爲妙。

門在他的身後輕輕地關閉了，於是伯爵夫人以完全安適的聲調對畫家說道：「你爲什麼這麼早就要走呢？還沒有到十二點鐘。你再多留一會兒吧。」他們又一同走進小客廳裏坐下身來。

「老天爺！那個畜牲叫我牙根咬得緊緊的！」貝庭說。

「喔，什麼道理呢？」

「他把你我隔開了一些時候。」

「噢，還不很久。」

「也許吧，但是他使我發火。」



「你是妬嫉嗎？」

「既覺得一個人討厭就談不上妬嫉。」

這時他又坐到他常坐的圍椅裏，靠近她的身邊了，他一面對她述說他今天經歷過來的溫情，一面摸索着她的衣褶。

伯爵夫人靜聽着，驚異而又舒服，把她的手輕輕放在他的白髮上，溫柔地愛撫着，以爲對他的感謝。

「我願意永遠生活在你的身邊！」他嘆息着說。

他想到她已走進房裏休息的丈夫，無疑地他正睡在隔壁的一個房間裏，這時他繼續說道：

「只有結婚可以使兩個人真實結合起來的，這事是不容疑惑地真實。」

「我可憐的朋友！」她悄悄他說，滿懷對他和對她自己的憐憫。

他的臉已經憑倚在伯爵夫人的膝上，他現出略含哀傷的柔情仰望着她，已經沒有剛才他們被她的女兒、她的丈夫、和姆薩德隔開的時候那麼熱烈了。

「天哪！你的頭髮變得那麼白了！」伯爵夫人微笑着說，手指輕輕地撫過貝庭的頭。  
「你最後的黑髮都已經消失了。」

「啊！我曉得的。一切都過得那麼快！」  
她注意到，否則她便會叫他傷心起來。

「不過你曉得，你的頭髮很早就變成灰色了，」她說。「自我認識你以來你的頭髮就是斑白的。」

「是的，這是真話。」

爲了完全驅散開她惹起的這一片懊悔的微雲，她使倚靠在他的身上，雙手托住他的頭，緩慢而溫柔地吻着他的前額，時間久得像是永遠沒有完結似的。其次，他們凝視着彼此的眼睛，在其中探尋他們相互喜愛的反射。

「我極想同你過一個整天，」貝庭接着說。他因爲一種難於形容的親密相交的需求，感到濃烈的痛苦。僅在片刻之前，他曾經相信，只要當面的人們一走開，那從早晨一直在支配着他的慾望，便可以實現了；可是，現在他獨自伴着他的情婦了，現在他的額

上已感到她雙手的撫撫，而且，俯倚着他的臉，穿過她衣衫的摺疊，傳來她身上的暖氣，他又感到那重新興起的同樣的刺激，對於不可知的永遠急馳的愛情那同樣的憧憬。現在他想像着，若離開這所屋宇，也許到了他們可以絕對孤獨的森林裏，他內心的這種幽深的渴望，或許會安靜下來得到滿足。

「你簡直變成一個大孩子了！」伯爵夫人說。「我們不是每天都在見面嗎？」

他乞求她，像從前作過好多次一般地，想出一個計劃，以便她可以同他早餐。

伯爵夫人對於他的任性，感到驚訝了，現在因為她的女兒已經回來，那是很難使他滿足了。她對他保證，她將設法實現，但在下星期六美術館的招待會以前是不行的。

「可是在這之間我什麼時候再見你呢？」他問道。

「明天晚上在柯貝勒家裏。如果你有功夫，星期四下午三點鐘到這里來，而且我相信星期五我們可以同伯爵夫人一起吃飯。」

「是的，很好。」

他站起身來。

「再見！」

「再見，我的朋友。」

他仍然站在那里，還不能決心走路，因為他說過的話，幾乎等於什麼都沒有說，而且他的心靈裏滿是沒有表現的思想，他的內心裏還澎湃着那沒有說出來的漠然的慾望。

「再見！」他重複着，牽着她的雙手。

「再見，我的朋友！」

「我愛你！」

她對他露出一種微笑，每逢一個婦人對一個男人表現出這種微笑時，便是在一剎那間，表示出她已把她的全部都送給他了。

心臟悸動着，他又說了第三次「再見！」於是離開了。

#### 四 雙重的妬嫉

那一天簡直可以說巴黎全部馬車都開往工業大廈去了。早晨九點鐘，馬車就開動了，經過所有大街，小巷，和橋樑，擁向美術館去，巴黎全部的藝術界在吸引着巴黎全部的時髦人物，藉着重建的名義，展覽三四千幅繪畫。

大隊的客人從門口裏擁進去，對於雕刻展覽毫不注意，急忙跑向樓上的畫展室去。就當他們登着台階時，他們都揚着眼睛望樓梯牆壁上的畫布，這種地方懸掛着特別一類的裝飾畫，許多畫家送來而委員會不敢拒絕的一類作品都在這塊地方。

在方形的沙龍裏，澎湃着喧囂的羣衆。許多畫家在這一天之內是惹人眼目的，他們的活動，他們響亮的聲音，他們權威的姿勢，很容易叫人辨認得出來。他們牽着他們朋友的轎子，拿出品評家裝模作樣的架子，和喧嘩的聲音，指出許多畫給他們看。各種典型的藝術家都可以看得見——長頭髮，高個子，戴着灰色或黑色的軟帽，帽的樣式很難描述，大而圓像屋頂一般，向下翻的帽邊，把整個的胸部都籠罩住。另有些身材短小，

活潑，有的瘦瘠，有的結實，戴着軟綢領帶，穿着圓短衣或是這一類畫家所特有的奇特服裝。

有成羣結隊的時髦人物——林蔭路上怪模怪樣或藝術家之類的人物；有成羣結隊的學院派的人物，姿態端莊，佩戴着紅色的薔薇花樣，有的很大有的極小，那就要看個人對於裝璜的觀念如何了；有成羣結隊的布爾喬亞的畫家——一家子人都來參加，像勝利合唱隊一般環圍着他們的父親。

在方形沙龍的四面大牆上懸掛着的油畫，因為它們燦爛的情調，閃光的鏡框，新塗抹出來的新鮮顏料的生硬，加上從屋頂上射入的無情的光綫，弄得走進來的人頭昏眼花。

共和國大總統的肖像面對着門口，同時在另一面牆壁上有一個金邊服裝的將軍肖像，帽子上插着駝鳥羽毛，穿着紅布短袴，這肖像正和楊柳下裸體仙女的一幅畫緊排在一道，附近還有幾被大浪吞沒的遭難的船舶的一幅畫。初期教會的主教在趕走一個野蠻人的國王，滿是因瘟疫而倒掉的犧牲者的東方街道，地獄中但了的陰影，這些畫發出非常

的吸引力捉住人們的眼目。

大廳子裏另有一些繪畫是騎士派的一流作品；森林裏的射手；牧場上的牛羣；街角上兩個十八世紀的貴族正在決鬥；一個瘋婦人正坐在牆上；一個牧師正在對一個瀕死的人施最後的儀禮；收割者，溪流，落日，月光的景色——簡而言之，那是畫家們正在繪畫的、曾經畫過的、直到世界末日還要繪畫的、一切的範本。

奧利威正在一羣著名的同輩畫家、學院會員、評判員之間，同他們交換着意見。他必裏被一種相當的不安壓迫着，對於他自己展覽的作品感到不滿足，雖然他受到各方面熱烈的祝賀，而他非常懷疑那種成功。

突然間他跳向前來。杜·摩特曼公爵夫人出現在大門口了。

「伯爵夫人沒有到嗎？」她問貝鹿。

「我沒有看見她。」

「還有杜·姆薩德先生呢？」

「我也沒有看見他。」

「他答應我十點鐘到此地，在最高的一層樓上，領我參觀畫室。」

「你願意叫我來代替他的位置嗎，公爵夫人？」

「不，不，你的朋友們需要我。我們馬上就會再見面的，因為我希望你同我們一起吃午飯。」

姆薩德急忙走向他們來。他在彫刻廳裏被人纏住了幾分鐘，他已經喘不過氣來在替自己道歉。

「這面來，公 夫人，這面來，」他說。「我們從右手看起。」

他們剛剛混在人羣之間，杜·居洛瓦伯爵夫人倚在她女兒的臂上便走進來，向四外探尋着奧利威·貝麗。

他看見她們，急忙來和她們會面。他對這兩個婦人寒暄着說道：

「你今天看着是多麼嬌美。真的，南奈特已經長得很漂亮了。她每一個禮拜之內都有變化。」

他用注意的眼光在望着安奈特，同時說道：「她面孔的線條更柔和了，然而却更有



表情了；她的皮膚是更清秀了。她已經有點不像一個小姑娘，更近似一個巴黎人了。」  
驕地他心裏想起當八的大事。

「我們從右手看起，」他說，「我們馬上就可以趕到公爵夫人。」

伯爵夫人，關於畫展的一切情形都很熟悉，就好像她自己是一個展覽者那樣發生趣味，於是問道：「人們對於這次展覽怎樣說法？」

「都說很好，」貝庭答道。「有一幅蓬納的很超羣的畫，卡洛拉斯·杜朗兩幅優秀的作品，皮威·杜·夏凡奈的一幅，令人譁羨，洛爾的一幅很新奇，日威的很精緻，還有貝勞，卡金，杜藹許多旁的作品——簡而言之，有一大堆好東西。」

「還有你的呢？」伯爵夫人說。

「啊，他們恭維我，但是我並不滿意。」

「你永遠沒有滿意過。」

「是的，有些時候是這樣的。但我今天真地有此感覺。」

「爲什麼呢？」

「我不曉得」

「我們去看看再說。」

貝庭的畫，是寫兩個鄉村的小姑娘在小河裏洗澡，他們來到這幅畫前時，看見一大羣人在讚美它。伯爵夫人很高興悄悄說道：「這真是鮮美的東西——一幅珍寶！你從沒有畫過比這更好的作品。」

貝庭緊緊靠着她，愛慕她，感謝她的每一言一句，因為那言語鎮定他的苦痛，治癒他痛楚的心。他的心靈裏引起許多論證使他相信她的說話是對的，她以一個巴黎的知識階級的觀察，必定判斷得很正確。這時他是那麼祈求來安定自己的心，以致他忘記了，至少十二年以來，他都在責備她，只會鑑賞瑣碎的解體，空洞的優美，以及瞬息即逝的感官與無味的平凡，而永遠不會賞識藝術，純粹的藝術，脫却通俗觀念、傾向、與偏見的藝術。

「我們到前面去吧，」他說，拉她們離開他的畫。他從一個畫室到另一個畫室，走了很久，指給她們看值得注目的繪畫，解說它們的題材，和她們一起，他非常快樂。

「什麼時候了？」伯爵夫人突然問道。

「十二點半。」

「那麼，我們趕快去吃午飯吧。公爵夫人一定已經在菸多煙等着我們了，她關照我如果在畫室裏遇不到她，便把你帶到那里去。」

這個酒館，位於樹木環圍的一小塊空地上，像是一個擾攘的蜂巢。從大門和敞開的窗口間，傳出混雜的嗡嗡聲，呼叫聲，以及杯盤的鏗聲。桌子排得很擠，滿是吃飯的人，左右兩大排，中間很狹窄的通路，忙得頭昏的酒保，托着裝滿魚、肉、或水菓的盤子，跑來跑去。

在圓屋的下方，有一大羣沸騰着的男人和女人。那里的每一個人都在笑着，叫着，吃着，喝着，不僅受了酒的刺激，同時也氾濫着巴黎某種日子和陽光一同浮起的那種歡喜的波浪。

一個侍者領着伯爵夫人，安奈特，和貝庭走到樓上一個小房間裏去，公爵夫人正在那里等候他們。他們一走進門來，畫家便看見在公爵夫人身邊，杜·法朗達爾侯爵微笑而謹慎地伸出手來接取伯爵夫人和她女兒的洋傘和手提包。他一看見這個，便非常地不

高興，使他驀地想要說一些粗魯和發脾氣的話。

公爵夫人對他們解說她怎樣遇見她的姪子，姆薩德怎樣離開的——他和美術部長一同走去了，這時貝庭一想到這個樣子漂亮的養侯爵，將來會和安奈特結婚，現在為與她見面才到這里來，而且已經把她看作定命為同室同家的人，他便不能自己地煩厭起來，宛如有入侵犯了他自己的權利、那神聖而神祕的權利一般。

他們一坐好位置，那坐在少女身旁的侯爵，便露出一個權勢者的懇懇的樣子，專心同她談起話來。

他有一種特別的表情，由畫家看來，那是大胆而過份。他用一種柔和而自滿的態度微笑着，現出一種親熱公式的獻媚態度。從他的態度和言談上來看，他像是已經有所決定了，好像是他已經可以宣佈他中了獎。

公爵夫人和伯爵夫人像是贊助這種裝模作樣的態度，互相交換着會意的眼色。

一吃過飯，這一隊人便返回展覽室去。畫室裏非常擁擠，一個人像是沒有辦法走進去了。一種暖熱的人類的氣息，一種舊衣衫的陳腐的味道，把空氣造成既濃重又令人作

呢。沒有人再看繪畫，只望着面孔和化粧，望着顯貴的人物，當人們擠到油漆匠梯子前面時，便會在人羣中，傳來一陣響動，油漆匠叫道：「躲開點，先生們！躲開點！太太們！」

十分鐘過後，伯爵夫人和奧利威不知不覺便同旁的人們分開了。他希望馬上找到他們，但是倚在他懷裏的伯爵夫：說道：「就像這樣不很好嗎？讓他們去吧，我們事前已經講好，如果我們彼此走散開，我們四點鐘在打拳的地方還可以見面。」

「這話有道理，」他答道。

但是他一心一意地在想，侯爵正與安奈特結伴，而且用他漂亮的齒牙不斷博得她的歡心。

「那麼，你還在愛我嗎？」伯爵夫人悄悄地說。

「是的，當然的。」他心不馮地答道，想超過人羣的頭上瞥見侯爵灰色的帽子。

伯爵夫，看見他心不在焉，便想引他轉入她思想的徑路上來，於是繼續說：

「你若曉得我今天多麼崇拜你的畫呀！那的確是你的精心傑作。」

他突然間微笑了，把今天早晨使他煩擾不安的青年人完全忘却了。

「你真地這麼想嗎？」他問道。

「是的，我看它比什麼都更好。」

用這種巧妙的哄騙，她又重新給他戴上王冠，因為她心裏明白，在某些時候，對於一個藝術家，再沒有比溫柔固執的阿諛更能發生強烈的效果。受了她甜蜜的言語的俘獲、歡喜、與鼓助，他又暢謔起來，在滔滔的羣衆間只是看見她聽見她的言談了。

爲了表示他的感謝，於是在他的耳邊囁嚅道：「我想擁抱你想得要發瘋！」

一陣熱流傳遍了她的全身，搗打她閃光的眼睛望着他的眼睛，又重複地問道：「那麼你還在愛我嗎？」

他答話的聲調是她很希望聽見的，而且是她過去從來沒有聽見過的。

「是的，我愛你，我親愛的安妮。」

「晚上常常來看我，」她說道。「現在，我的女兒同我在一起，我不能常常出門

了。」

自從她在他身上意外地看到這種柔情的覺醒，她的心臟便動蕩着非常的幸福。奧利的頭髮既已雪白，老年已經悄悄迫近，所以她已经不怕他會被旁的婦人所祟惑了，但是她極其恐懼，或許他僅僅爲了孤獨的恐怖而來一次結婚的。這種恐懼，已有許久，不斷地增長，叫她費盡心機想出各種方法，盡可能把他留在自己身邊，以防他獨自空洞的房間裏那種寒冷的沈默中，消度悠長的夜晚。因爲不能時時刻刻吸引他將他捉牢，使慫恿他去享受各種消遣，送他去看戲，強迫他參加社團，明曉得他混在旁的婦女羣中，也比叫他留在陰鬱的房間裏，更覺得高興。

答覆着他的祕密的思索，她重新說道：「啊，如果我能够把你留在我的身邊，我會怎樣地縱容你呀！答應我常常來，因爲我眼前簡直不能出門了。」

「我答應你。」

正在這一瞬間，一個人對着她的耳邊悄悄叫道：「媽媽！」

伯爵夫人吃了一驚轉過身來。安奈特，公爵夫人，侯爵，剛剛走到他們的身邊。

「已經四點鐘了，」，公爵夫人說。「我已經非常疲倦，現在我要走了。」

「我也要走；我已經看夠了。」伯爵夫人說。

他們走到隔開畫室的內部的樓梯口，那里掛着各種水彩畫，可以俯視玻璃窗環圍着的大花園，同時那里也展覽着許多雕刻。

從樓梯口的洋台上，人們可以窺見這個大駿房的兩端，在綠色短樹列成的人行道上，擺着滿滿的彫刻，樹木底下路上的羣集有如一流動蕩的黑色的波浪。從成羣結隊的黑色帽子和肩膀上，大理石像從許多地方都顯露出來，像是在眩眼的白色間發着亮光。

當貝庭在門口同着幾位太太分別的時候，杜·居洛瓦夫人悄悄他說：

「那麼——今天晚上你來嗎？」

「是的，一定的。」

貝庭又走進展覽會裏去，同着許多藝術家談論當天的印象。

許多畫家和雕刻家成羣地圍着打拳房前面，像站着談話，每年都討論的同樣的觀念又在極力爭執，關於幾乎全然相同的作品發揮着同樣的辯論。對於這些爭辯照例活躍參加的奧利威，因為辯才機敏，口齒伶俐，而且素有智巧的理論家的聲譽，並以此自傲，



所以他就探身出來，極力想參加辯論，但是他所說的這些話並不如他剛剛聽見的話那麼使他有趣，於是他渴望著走開，不再聽，不再體會，因為他已經預先曉得關於這一切古老的藝術問題人們所要講的話，而那是也無論哪一點都很清楚的。

不過，他是喜歡這一類的事情的，過去他幾乎是高於一切地喜歡着這些；但是今天他被一些輕微而固執的心事分着心神，那些煩擾原是渺小得我們不願讓自己來煩心的，然而，雖然我們無論怎麼作怎麼說，却如理在肉裏看不見的刺一般穿透着我們的思想。

因為侯爵對安奈特的那種討厭的態度使他所感到的煩擾，這時他差不多都已經忘記了。究竟這事對於他有什麼關係呢？他有任何權利嗎？為什麼他想要阻止這種可珍貴的婚姻呢？——那是預先安排無論從哪一點來看都是很合身份的。但是沒有理性可以剷除掉他的不安與不滿了，當他看見法朗達爾如一個成功的求婚者那般談笑，用他的眼光來愛撫少女的美麗面孔時，那種不滿與不安早已就將他捉牢了。

當天晚上，他走進伯爵夫人的客廳裏時，看見只有她和她的女兒，還有在燈光下織着她們替窮人做的東西，這時他簡直禁不住自己要對侯爵說出一些褻瀆的話來，而使安

奈特的眼睛看穿了這個人在精美外觀的假面具裏他真實的粗卑。

在過去的一些時候，每當他晚飯後來走動時，他時常叫自己陷於睡眠般的沉默，擺出一個毫不拘泥老友般的態度。但是現在他像是突然要使自己激動起來，要顯耀一個男人的靈活，極力討人高興，對於自己要說的話都表示有趣，尤其當着某些人面前，要探尋出最有生氣最精選的辭句，來表示他的觀念，並且想法使人注意。

他不再叫談話發生停滯，而盡力使其有光彩有趣味，於是當他看見伯爵夫人和她的女兒都在歡快地大笑，當他覺得他已動起她們的情緒，或是當她們停止工作以便靜聽他的談話時，他便感一陣歡欣，一種成功的保證，正是他的努力所得的報償。

最近每當他曉得沒有人的時候，他便走來，可以說他過去從來沒有經歷過如此歡欣的夜晚。

杜·居洛瓦夫人，因為他常常來往，便把那不斷的恐懼鎮定下來，重新努力吸引他，想法把他留在身旁。她拒絕城裏的約請，她不去跳舞會，也不去劇院，而到三點鐘的時候，走出門去，歡歡喜喜地在電報箱裏，投進一紙小小的藍色的電報，上邊寫道：「

「我們立即要見你。」最初，爲了使他早點得到他所希望的密談，一到十點鐘就吩咐她的女兒去睡覺。後來，有一次他對於這種事表示驚訝，同時笑着懇求道，對待安奈特再不應該像對待一個玩皮的小姑娘了，於是她便允許她的女兒多留一刻鐘，其次是半點鐘，最後是整整一個鐘頭。每逢青年女兒離開後，貝庭從不停留很久；宛如使他留在那里的一半的誘引力，已同她一起離去了。這時，他便坐在他喜歡的矮凳子上，伴在伯爵夫人的身邊，以愛撫的動作，把他的臉貼在她的膝上。她會遞給他一隻手，他便握在自己的手裏，於是他精神上的熱情會突然地衰落下去；他不再談話，像是要安息在溫柔的沉默中。

伯爵夫人，憑她銳敏的女性的本能，一點一點地看明白，安奈特幾乎是和她自己一樣地吸引着他。這事並不叫她生氣；她很喜歡在她們之間他可以尋到他所缺乏的家庭的幸福；她捉牢他留在她們之間，自己就像是一個溫柔的母親，同時使他幾乎相信自己就是那個青年女兒的父親；在這個家室已經捉牢他的一切之上，這時又加上一條新的柔情束帶。

她個人的虛榮心，總是很活躍的，但是她在幾方面都已感到老年的許多襲擊，於是她採取了新誘惑方法。爲了使她的身材能夠像安奈特一樣地細長，她總是什麼飲料都不肯喝，而她身姿的細巧確實使她露出一個青年女兒的樣相。若面對着她的坐影，人們幾乎分辨不出她和安奈特；但是她的面孔却顯出她已是過時的人。豐滿的肉上已現出了皺紋，並染上微黃的色澤，和青年女兒皮膚上的那種新鮮，相映之下更覺得惹眼。於是伯爵夫人開始用一個女戲子的手法來修整她的面孔，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都能使人看着少微有點化粧，在夜間，她的皮膚可以現出一般善於整容的婦女那種嬌美柔和的色澤。

因爲發覺她的美質的衰褪，而又因爲專心化粧以謀補救，便把她的習慣少少改變了一些。她盡力避免在白日裏同她的女兒比較，而在燈光下她知情願較量較量，因爲燈光非常於她有利。每當她疲倦，蒼白，或是有了比平素更老的感覺時，她老是說頭痛，可以藉口不去宴會或劇院；但是當她曉得這一天她的面容很好，她便又露出勝利的樣子，拿用小母親的嚴肅却在扮演着大姊姊的身份。爲了她要和她女兒穿同樣的衣服，她叫安奈特扮裝起一個成年婦女的打扮，而這對於安奈特是過老了一些的；然而越來越顯出歡

欣氣質的安奈特，很活潑地穿上這種衣裳，顯得更加迷人。她母親的那種獻媚的藝術，她都學在心裏；她曉得什麼時候應當擁抱她，怎樣溫柔地抱住她的腰，怎樣用動作、愛撫、和特別的姿勢，來映現她們兩個人的漂亮，同時表現出她們是怎樣的相像。

奧利威·貝庭，因為看見她們在一起的時候太多，又因為不確地在比較她們，有時連他自己的心裏都把她們分辨不清了。有時，當安奈特說話的時候，而他恰恰望着別處，他便不得不問道：「你們倆哪一個在說話？」每當只有他們三個人，在路易十五世帷帳的客廳裏時，他時常玩這種分別不清的把戲以自娛。他會閉上眼睛，求她們一個接着一個問他同一個問題，然後再次序顛倒過來問，藉此他分辨她們的聲音。她們模倣着彼此的聲調非常巧妙地說着同樣的辭句，發着同樣的音節，使他常常不能曉得是哪一個在說話。實際上，她們的話聲是非常地相同，就連僕人們都會答錯的，會對女兒答「是的，太太，」而對母親却答道，「是的，小姐。」

因為她們彼此時常模倣聲調和行動，因此她們的步法和姿勢非常地相似，就連杜·居洛瓦先生自己若見她們中的一個穿過客廳陰暗的一端時，時常迷惑一陣，於是問道：

「安奈特，是你呀還是你的媽媽？」

緣於這種自然的與造作的相似，就在畫家的心裏，關於這個老的與年青的，智慧而又無知的，一個接着一個用同樣血肉造成的兩個肉體，產生了一種奇異的雙重存在的印象；事實上，是一個婦人在延續中，只不過是返老還童，把從前的她再度重現出來。他就這樣生活在她們的近邊，在她們之間受着不安與煩擾，覺得他對於那位母親的老熱情又已覺醒，同時對於那位女兒却也有一種無限的愛慕。

原书空白页

## 一 美差

我的朋友：我的母親剛剛在朝西棄逝世。今天半夜間我們就要離開這裡。你不要來，因為我們沒有告訴任何人。但是請你憐憫我同時想着我。

你的安妮。

我可憐的朋友：如果我不是慣於把你希望看作命令，雖然有你寫給我的信，我也一定要來的。自從昨天夜裏，我便懷着傷慟的哀愁想着你。我想着你將斷身的那沈默的旅程，在那把你們運往你們的死者的薄暗的馬車裏，你和你的女兒與你的丈夫面對面地坐着。我可以看見你們在那油燈下，你哽咽着，安奈特在嚶泣。我看見你們到達車站，策馬飛行到邸宅裏，你走入一羣僕人之間，你跑上樓梯，衝進輪倒臥的那間屋子，你第一眼望見她，並在她瘦癯靜慕的面孔上接過吻。而且我想着你的心，你那可憐的心——那一部份屬於我的而已經破碎了的可憐的心，它是那麼痛苦，使你窒息，而且就在這一瞬間也還使我痛苦。



滿懷深沈的憐憫，我吻你充滿淚水的眼睛。

奧利威 七月二十一日中午十二時。

我的朋友，如果在我所遭遇的傷感之上，有任何事情對我有益的話，那麼你的來信便會給我很多好處。昨天我埋葬了她，自從她那可憐的無生命的肉體運出了這所房屋之後，對於我便像是全世界只有我一個人了。我們幾年並不曉得也無感覺地在愛着我們的母親，因為這樣的愛是和生存一樣地自然，在最後別離的一瞬間之前，我們都沒有發覺這種愛情是怎樣地根深蒂固。沒有旁的愛情可以與此相比，因為其餘的一切來自偶然，而這却與誕生一同開始的；其他的一切是後來由生命的偶然帶給我們的，而這却自從我們誕生的第一天起，便生存在我們的血液裏。因此，我們喪失的不僅僅是一個母親，連那已消失了一半的、我們幼年時代的本身也在內，因為我們青年女兒時代的生命，是屬於我們自己同樣也是屬於她的。據我們所知，那是只有她一個人曉得的；她曉得無數的事情，無論怎樣遙遠，無意義的或可珍貴的，現時以及過去什麼是我們心情最甜蜜的情

緒。只有對她我還可以說：「你還記得嗎，母親，那一天——？你還記得嗎，母親，祖母給我的那個磁娃娃？」我們彼此可以悄悄地說一大串幼兒瑣碎回憶的甜蜜的事情，而現在，在這世界上除去我一個人以外再沒有旁的人曉得了。所以死了的就是我自身的一部份——那更老的，更良好的一部份。我已經失掉了那顆心，留在那顆心裏我的小女孩時代仍然生存着。現在再沒有人曉得她了；沒有人再記得小安妮，她的短衣衫，她的笑聲，與她的小樣子。

於是那一天將會來的——也許並不很遠——輪到我要走的時候，把我親愛的安奈特獨自一個人留在這世界裏，正如媽媽今天留下我一樣；這一切是多麼憂傷，多麼艱難，多麼殘忍哪！可是人們從來沒有想過這種事；我們沒有看見，死亡時時刻刻牽走我們身邊的人，而不久也將牽走我們。如果我們看着這種事，如果我們想着這種事，如果我們對於那走在我們之前的一切的人不是不加思索而盲目的話，我們便不能再生活下去，因為目睹這種永無終結的屠殺將逼迫我們發狂。

我已經那麼灰心，那麼絕望，簡直沒有氣力再作任何事，白天夜裏我都在想着我可

憐的媽媽，她被釘在匣子裏，埋在土地下，在那荒野中受着風吹雨打，我想着她親愛的老面孔——過去我常常那麼快樂地對它接吻，而現在只成了一塊可怕的泥土！這是多麼令人恐怖啊！

我失掉爸爸的時候，剛剛結過婚，當時我並沒有像今天這樣感覺到那一切。是的，憐憫我，想着我，寫信給我吧，就在此時我非常地需要你。

安妮 七月二十四日於朗西葉。

我可憐的朋友：你的憂傷給我以可怕的痛苦，我的生活對於我不再是鮮艷的了。我已經無所依存，爲世所棄，沒有束縛也沒有隱蔽的地方。一切使我疲倦，使我厭煩，使我發火。我不斷地想着你和安奈特；我覺得你們兩個都在遠處，當我那麼需要你們接近我時，你們却在遠遠的地方。

真是說不出來你們離開我像是多麼遙遠，而我又怎樣地掛念着你們。就在我更年青的時日，正如你在此時此刻一樣，你也從來沒有成爲我的全部。有些時候我曾經預見

這次的打擊，那必定有如在印度酷暑中的中暑。我所感覺的是非常奇怪的事，我很希望把這些告訴你。你只要想像吧，自從你離去以後，我却已經不能走路了！從前，就連最近的幾個月之間，我都很高興地獨自出門，獨自在街上散步，看看各式各樣的人各式各樣的事獨自消遣，而僅只這樣一面散步一面觀望都使我感到愉快。我僅僅爲了散步，呼吸，夢想，便毫無目的地在路上走來走去。眼前，這種事我做不下去。只要我一走到街上，一種凄冷的感覺便籠罩住我，正如一個盲人失掉了他的狗那種恐怖一樣。我變成那麼不安，正如在森林中迷途的旅客的情景，於是我被迫轉回家去。巴黎像是空洞，可怕，令人警覺。我問着自己：「我正向什麼地方去呢？」我答覆着自己：「沒有什麼地方，因爲我還正在走路。」我簡直不能沒有目的地散步了。僅僅想着一面向前走去這回事，就使我難以形容地厭煩而疲勞。其次我到俱樂部裏去勾引我的憂鬱病。

你曉得這是爲了什麼嗎？就只是因爲你沒有在這里的緣故。這一點我很肯定的。當我曉得你在巴黎的時候，我的散步便不是沒有用處的，因爲可能轉過第一個街角便可以遇見你。我可以隨便走到什麼地方，因爲你或許就在什麼地方。如果我看不見你，至少

我可以找到安奈特，而她正是你的化身。你和她匿街道上給我滿懷的希望——希望望見你們，無論你從遠處走近我的身邊來，或是你的化身在隨看你。於是這城市對於我是魅惑的，那些姿容像你的婦女用街道上一切的生命來激動着我的心臟，捉住我的視聽，使我如飢渴般要見你一面。

當你正流着那麼辛酸的眼淚時，我來向你這樣地談論一隻鴿子的寂寞，你會認爲我很自私吧。我可憐的朋友。請你原諒我！我已經養成非你不可的習慣，而你一不在，我就要喊道：「救我呀！救我呀！」

我吻你的腳，藉此可以使你憐憫我。

奧利威 七月二十五日在巴黎。

我的朋友：謝謝你的來信。我非常需要曉得你在愛我！我剛剛過了幾天可怕的日子。真的，我確實以爲憂傷就要將我殺害了。

在我的胸裏，像是有一大塊苦痛，長得越來越大，窒息我，絞殺我。神經的震作，

每天都有四五次，請來看護我的醫生，替我注射嗎啡，幾乎使我發狂，幾天暑熱的日子增加了我的病症，使我陷入過度興奮的狀況裏，幾乎變成神經錯亂，從星期五的大暴風雨以後，我稍稍鎮定下來。我非告訴你不可，自從安葬日之後，我便不能哭泣，但是暴風雨的來臨曾使我心儀意亂，而在暴風雨之間，我突然覺得淚從我的眼裏流出來，緩慢地，些少地，燙人地。這些最初的眼淚，是怎樣地傷了我呀！它們像生着爪牙般在抓着我，而且我的喉嚨是那麽哽塞，我幾乎都不能呼吸。其次淚流得更快，更多，更涼快了。其次像來自一個泉源般從我的眼裏奔放出來，而且流得那麽快，我的手帕都已濡濕，我必得再換另一條。那一大塊的憂傷像是軟化了，從我的眼裏流出來。

從那一瞬間起，我便從早哭到夜裏，而這才使我得救。如果一個人不能哭泣，他便真會發狂或死掉的。同時我也很孤獨。我的丈夫正在鄉間作些短途旅行，我極力主張他應當把安奈特帶在身邊，叫她散散心安慰安慰她。他們坐在馬車裏或是騎馬從朗西葉走上三四十里路，於是她回來時，雖然還在憂傷中，面上現出青春的薔薇色，眼裏閃着生命之光，是村野的空氣與她郊外的閒散使她有了生氣。在她那補年紀時是多麼美麗！我

想我們在這里沒興多住兩三個星期；然後，雖然那時正是八月，我們還要回到巴黎去，那理由你是曉得的。

我把我心裏所剩餘的一切都送給你。

安妮 七月三十日在朗西葉。

我再不能忍受下去了，我親愛的朋友；你必需回來了，因為我一定要遭遇到一些事的。我問着自己，我有沒有害病。我平素喜歡作的事我都非常厭煩，就是作起來也心不在焉。不講別的，巴黎已經那麼熱，每夜有八九個鐘頭都像洗土耳其浴。我從這種熱水浴般的睡眠，不勝疲倦地爬起來，在一幅潔淨的畫布之前走上一兩點鐘，想要畫出些東西來。但是心、眼，與手全然是空虛的！我已經不是一個畫家了！這種徒勞無功的努力令我發火。我把我許多模特兒都召了來；我將她們按排好，畫她們一切的姿勢，像貌，與表情，畫到厭煩的時候，我叫她們穿起衣服走路。坦白地講，我已不能看見任何新的事物，這使我痛苦，宛如我已經瞎了眼睛一般。這是什麼呢？是眼力的疲乏還是腦力

的疲乏呢，是藝術力的涸竭還是眼神經的涸竭呢？誰曉得？在我可以訪問的那未經探檢的角落裏，我像不能再發見出什麼來了。除去一般世界所曉得的東西以外，我已經不能再看見什麼了；我所作的，是一切可憐的畫家所曾經作過的；我現在只有一個題目了，只有一個鄙俗教師的觀察。有過一個時候，而且並非是許久以前，新的題材像是無數，同時有很多的方法來描繪它們，甚至使我難於有所選擇。但是現在，天哪！突然那半際半現的題材的世界已經滅絕人跡了，我的追求是不能生產也無所收穫。那些從我眼前走過的人們對於我已經沒有什麼意義了。在每一個人類之中，我已經看不到我過去曾經喜歡鑑別或描繪的性格與風度，但是，我相信，我仍然能夠替你的女兒畫出一幅美麗的肖像。是因爲她與你非常相似而將你們兩個在我的心裏混合在一起嗎？是的，也許吧。

於是，每逢勉強自己描畫過和我平素的模特兒毫不相像的男人或女人時，我便決心到外邊去吃早餐，因爲我再沒有勇氣獨自坐在自己的餐廳裏。梅爾協伯林蔭路，像是被一座死城囚禁的一條森林的小徑。所有的家屋都散着空洞的氣味。在街道上灑水的人飛散着如白雨般的水花，灑在熱木的鋪道上，升起濕爛的蒸氣和零碎的拉圾；從麥梭公園



到壘。奧古斯丁那一段漫長的坡路上，兩頭都可以看見五六個黑影，不重要的行人，買賣人，或是一些家屬，在他們的脚下或是在火燒般的邊道上，篠懸木的蔭影形成一塊奇妙的所在，遠望着像是透明的，灑在那里的水像是正在瀉竭。枝葉的沈靜，以及柏油路上人們灰色的側影，表示着火熱的城市的疲乏，那城市像一個工人倒在太陽下的凳子上般微睡着流着汗。是的，這個乞丐，它在流汗，從它的溝渠裏發散着怕人的氣味，雖然廚房與污水溝的孔道把街道的污穢沖洗了去。於是我想到了那些夏日的清晨，在你的花園裏，滿園小小的野花，那空氣中的香味，有如蜜的感覺。其次很懊喪地，我走進禿頂、肥胖、面容憔悴的人們正在吃飯的酒館，他們的背心半敞着，閃光的前額濕潤潤的。從食物上可以看出酷熱天的氣氛——冰下的甜瓜慢慢變軟了，那柔軟的麵包，鬆軟的瘦肉，燙過的蔬菜，有點臭味的牛酪，在房屋內熟透了的水菜。我胸中發嘔走出門去，我準備到俱樂部去吃飯，而在吃飯之前先回家去休息一會兒。

在俱樂部裏我總是遇到阿兌爾曼，馬爾當，洛克當，蘭達，還有許多旁的人，這些人們是和季風琴一樣地使我厭煩疲倦。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老調子，我已經聽過十五

年了，可是他們每天晚上在俱樂部裏一起癡熱鬧，這種地方顯然是人們走去尋開心的。這時應當有人替我改變了我的年紀，因為我的眼睛，我的耳朵，我的心靈，對這種事已經經歷得太多了。不過，他們也還會開情，他們以此自傲，並以此互相祝賀。

從八點到夜半之間，我每一分鐘都在打呵欠，於是我家去上床睡覺，當我脫衣服的時候，我想同樣的事第二天又要開始的。

是的，我親愛的朋友，我已經到了這種年紀，已經忍受不住一個獨身者的生活了，因為天底下沒有一件事情在我看來是新鮮的。一個未結婚的男人應當是年青，好奇，熱烈。當這一切都沒有的時候，仍然保持自由是危險的。天哪！許久以前，在我更愛你以前，我是怎樣愛我的自由！而今天那成了我怎樣的累贅！對於像我這樣的一個老獨身者，自由是一種空虛的東西，無論到哪裏都是空虛的；那正是走向死亡的路徑，「眼就可見」以望見彼端；不斷地要發生看如下的疑問：「我將作什麼呢？我要去看什麼人，我才不致於孤獨呢？」於是我從一個朋友走向另一個朋友，和這一個握過手又去找第二個，乞求着少許的友誼。我搜集着碎屑，但是它們不能結成一片。你，我雖有你是我的朋友，但

你並不是屬於我的。也許我所以忍受這樣的悲慘正是因為你，爲了渴望着你在眼前，渴望同一的屋頂蓋在我們的頭上，同一的牆壁環圍着我們的生命，同一的興趣結合住我們的心情，爲了我們能有共同的希望，憂傷，歡樂，悲哀，以及物質的享受，才使我滿懷那麼多的憧憬。我永遠在渴望着呼息你所呼息的同一的空氣，與你共同分受一切，不屬於我們兩個的任何事物我都不願領有，我要感覺那結成我自己生命的一切是像屬於我的一樣屬於你的——我飲過的杯子，我坐過的椅子，我吃過的麵包，以及我所取暖的火。

再見吧！快點回來。當你在遙遠的地方時，我是受着太多的苦痛。

奧利威 八月四日在巴黎。

我的朋友，我已經病了，而且那麼疲勞，你將根本不會認識我了。我必須在回去之前稍稍休息一些時候，因爲我不願意你看見我現在的樣子。我的丈夫後天動身到巴黎，將會告訴你我們的消息。他希望請你到一個地方去吃飯，所以叫我約你七點鐘在你家里等他。

至於我，只要我一覺得好些，只要這使我害怕的如活屍的面孔一變了樣子，我就要回去停在你的身邊。在整個的世界裏，我只有安奈特和你，我希望把我所能給予的一切給你們兩個，而不致於偏了一面。

安妮 八月八日在朗西葉。

當奧利威收到這封報告還要延期回來的信件時，他心裏起了一種激烈的慾望要叫一輛馬車到火車站，然後乘火車到朗西葉；及至想到杜·居洛瓦先生第二天一定要回來，他又耐住性子，甚至以那樣的耐性如期望那位太太一般在希望那位丈夫的到來了。

他從沒有像那二十四小時之間那麼喜歡過居洛瓦。當他看見他時，他伸着雙手跑向前去，叫道：

「啊，親愛的朋友！見到你我多麼快活啊！」

對方也像是很歡喜的樣子，回到巴黎來比什麼都更高興，因為他在諾曼地住過的三個星期，生活簡直沒有什麼興奮。

兩個人在一張兩人坐的小沙發上，坐下身來，沙發在畫室的角落裏，上邊有東洋材料織的蓬蓋，其次他們又相互同情地握握手。

「伯爵夫人呢？」貝庭問道，「她好嗎？」

「不很好。她受了很大的刺激，而且恢復得太慢。我不能不說，我對於她有點不安心。」

「但是她爲什麼不回來呢？」

「我一點都不曉得。我簡直沒有辦法勸他回到這裏來。」

「整天她作些什麼呢？」

「天哪！她哭着，想着她的母親。這點對她很不好。我很希望她決心換換空氣，離開那塊遺事的地方，你明白嗎？」

「還有安奈特呢？」

「啊，她正如一朵盛開的花。」

奧利威歡喜地微笑了。

「她很傷心嗎？」他又問道。

「是的，非常非常傷心，但是你曉得，十八歲年紀的憂傷是不會持久的。」

沈默了一陣之後居洛瓦接着說：

「我們到哪裏去吃飯呢，我親愛的朋友？我們不要開開心，聽聽一些聲音，看看一些動作。」

「喔，在這種季節，我看大使咖啡館是頂好的地方。」

他們搭着胳膊鬍身了，走向頂·賽里賽街去。居洛瓦非常興奮，覺得全部巴黎人都在擾攘不停，每逢他離開過一次，他便覺得這城市又返老還童並充滿驚奇的事，他對畫家問了無數的問題，問人們作了什麼事，說了什麼話；奧利威冷淡地答覆了幾句，在答話之間露出他的孤獨的一切厭煩，然後他談起朗西葉來，想從這個人探知他離開不久的人們的消息。

夏日傍晚的陰沉的天空，罩在那城市之上，在那條街上在樹蔭下面，露天樂隊的歡快節奏正在開始。兩個人坐在大使咖啡館的洋台上，俯視着小舞台圍欄內仍然空虛的椅

凳，在電氣燈和薄暗的日光之間，那些歌者們展現出他們的奇裝異服和薔薇色的皮膚。油煎氣味、醬油和熱食物的氣味，飄浮在從栗樹間吹來的微風裏，這時一個婦人走過去，在尋找她定好的座位，她身後有一個穿黑衣服的男人隨着，在她走過的路上散發着她衣服上和身體上的香氣。

奧緞勃勃的居洛瓦悄悄說道：

「啊，我情願在此地，不願在鄉下！」

「可是我，」貝庭答道，「寧願在那裡不願在此地。」

「沒有道理！」

「真是的！我覺得今年夏天的巴黎腐臭不堪。」

「好吧，我親愛的朋友，但總還是巴黎呀！」

這位議會的代表像是正在欣享他的這一天，這與高采烈的稀有的一天，在這種日子裏嚴肅的人們會做些傻事情。他望着隣近座位上的兩個賣俏婦女，有三個年青人，擺出一本正經的樣子陪着她們，他偷偷地向奧利威問這盡人皆知的女孩子們，其實她們的名

字是每天都可以聽到的。其次他發出深深懊悔的聲門囁嚅着：

「你還保持獨身是幸運的。你可以看見許多事情，做許多事情。」

但是畫家並不同意他的話，而且像一個人被某一種念頭纏住了的樣子，把他的孤獨與悲哀都很信任地說給居洛瓦聽。當他說了一切，講完他憂鬱的道理之後，因為極想散開他的心情，便天真地表白出，他是怎樣渴望着愛情，與把一個婦女關在自己家裏的那種親密，可是伯爵却承認這事只有結婚。爲了要唱起他家庭幸福的讚歌，他發揮了他在議會中的辯才，他用最高級的讚辭頌揚了伯爵夫人，奧利威很認真地靜聽着，時常點頭表示贊同。

聽人家講她是幸福的，但是居洛瓦所讚頌爲一種義務的那種親密的幸福使他感到妬嫉，因此畫家終於表示了誠懇的確信，悄悄說道：

「是的，的確你是幸運的！」

這位議會代表心裏很舒服，承認了這一點；其次他接着說：

「我非常想看見她回來；真的，就在此刻我想着她都有點不安。喔，既然你已經厭



煩了巴黎，你可以到朗西葉去，把她接回來。她會聽你的話的，因為你是她最好的朋友；反之，一個丈夫——你曉得——」

奧利威歡欣地答道：「這再好沒有了。但是你想，她看見我這樣倉促地跑去會不會不高興呢？」

「不，根本不會的。無論如何，你去吧，我親愛的朋友。」

「那麼，我願意去。明天我乘一點鐘的火車去。我要發一個電報給她嗎？」

「不，這事我會辦。我先打一個電報去，好叫你在火車站上可以找到一輛馬車。」

吃過飯後，他們又到林蔭路上去散步，但是在半小時之內，伯爵突然離開了晝家，藉口他簡直完全忘記了一樁緊急的事情。

## 二 春與秋

伯爵夫人與她的女兒，穿着黑喪服，在朋西葉的大客廳裏，正面對面坐着吃早餐。許多先祖的肖像，畫得很粗，都並排地掛在牆上，一個身穿胸甲，另一個穿着緊身的衣服，前者是法國禁衛軍的一個白髮軍官，後者是王政復古時代的一個陸軍上校，有一大堆居洛瓦一家的故人，都裝在舊鏡框裏，鏡框的金邊已經脫落了。兩個僕人，緩慢地邁着腳步，在侍候這兩個默不作聲的婦人，有幾隻蒼蠅，結成一小片黑斑，圍着飯桌中央上方的玻璃吊燈，囀囀地飛旋着。

「打開窗戶，」伯爵夫人說，「這裏有點陰涼。」

三個長長的窗戶，從地板直測天花板，如凸窗一般大小，全都敞開了。一陣溫柔的氣息，帶着熱草的味道，與鄉間遙遠的音響，突然吹進這些窗口，和邸宅圍牆內房間裏略帶濕潤的空氣混合在一起。

「啊，這很好！」安奈特說，深深地呼了一口氣。

兩個婦人的眼睛正轉向外面凝望着，在蔚藍的天空下，在白晝矇矓的光輝中，那一片隨處栽着樹木的青綠的草地，以及黃色曠野的遠景，在眼力所及的地方，閃爍着成熟的金燦一片黃金色的閃光。

「我們吃過早餐到遼遠的地方去散步，」伯爵夫人說。「我們要沿着河岸走到貝爾威勒，因為在曠地上走會太熱了。」

「是的，媽媽，我們牽着尤利歐他捉些個鷓鴣來。」

「你曉得你的爸爸不准作這種事情的。」

「反正爸爸已經到了巴黎！——看尤利歐暗中佈置是非常有趣的。你看他正在那里逗那些小牛！牠是多麼滑稽呀！」

把她的椅子往後一推，跳起身來，跑向窗口，她對外面叫道：「捉到牠們，尤利歐！捉到牠們！」

在青草地上，有三條壯牛，因為天氣太熱，斜身倒在青草地上，牠們的肚子壓着地面擠得圓圓的。一匹獵犬，身子細長，皮毛是紅白滲半，牠正一半真，一半假，像是發

瘋的楞子，跳着叫着，對那幾頭牛衝來衝去，三頭大獸並不想動身，可是牠正想法激牠們起來。這種舉動顯然是這條狗的得意的遊戲；每當牠一看見牛臥在地上，牠便這樣尋開心。牛並不懂怕可是很覺得討厭，張着牠濕潤的大眼睛望着牠，掉轉頭來警戒着。

安奈特在窗口邊叫道：

「捉到牠們，尤利歐，捉到牠們！」

非常興奮的小狗，胆子越來越大，叫得越來越響，甚至敢逼近牠們的身後，撲過去，像是要咬牠們的樣子。牠們開始有點不安了，牠們爲趕走蒼蠅所起的神經的扭振，也就越來越多，而每一次的時間也就越來越久了。

這條狗，因爲猛地一衝，而不能適時止住，跑到離一頭牛非常迫近的地方，爲了不讓牛捉到牠，便必得從牛身上跳過去。這一跳，使那笨重的動物吃了一驚，首先揚起牠的頭來，終於緩慢地站在四脚之上，大聲地噴着鼻子。另外的兩頭牛看見牠站起來，也立刻都起身了，於是尤利歐開始在牠們的四周勝利地跳躍着，同時安奈特也在讚美牠。

「真好，尤利歐，真好！」

「過來，」伯爵夫人說，「過來吃早餐，我的孩子。」

但是那個青年女兒，一手遮住眼睛，報告道：

「送電報的人來了！」

在麥田間幾乎看不見的小路上，出現了一個藍衣人，牠滑過麥頂，邁着沉重的脚步，向着邸宅這面走來。

「天哪！」伯爵夫人囁嚅着：「我希望他別帶來壞消息！」

她仍然為恐怖所震動，那情形正如每當一個親愛的人由電報傳來他的死亡，其後很久這種恐怖都停留在人們的心裏。這時她想，如果要她打開那小小的藍色信封的膠水封口，她的手指都不能不在顫抖，同時她的靈魂也不能不受着刺激，相信在她那麼費事才能打開的封套裏，必將傳來憂傷的事，要叫她的眼淚重新流起。

反之，安奈特，却滿懷女孩子的好奇心，很高興來迎接那未可知的神祕。她的心，還剛剛受過生命中第一次的哀傷，從送信人身邊黑色厭氣的袋子裏，却只能預感到某種歡喜的事情，其實那些送信人，在城市大街上，在鄉村小徑上，是各式各樣的情緒都看

慣了的。

伯爵夫人停住吃食，把她的思想都慣注在那個帶着幾句傳言向此地走來的人身上，他或許會像一把刀刺穿了喉嚨般傷害了她。因為曾經有過這種經驗，所以這時焦心得喘不過氣來，她極力猜想這封快電究竟是怎麼回事。報告什麼的呢？誰發來的呢？突然她心裏想到奧利威。他害病了嗎？或許已死掉了嗎？

她在等待着的這十分鐘像是漫長的；其次，當她打開信封看見她丈夫的名字時，他讀道：「貝庭乘一時車來朗西葉，派車至站。愛。」

「媽媽，什麼事？」安奈特說。

「奧利威·貝庭先生要來看我們。」

「多麼開心的事啊！什麼時候？」

「很快就到了。」

「在四點鐘嗎？」

「是的。」

「他是多麼親切呀！」

但伯爵夫人的面色蒼白起來了，因為近來她有一件新的煩心的事，畫家的到來像是她已經預感到的一種威脅。

「你坐馬車去接他，」她對她的女兒說。

「你不也一同去嗎？」

「不，我要在這里等你們。」

「爲什麼呢？那會叫他不開心的。」

「我覺得不大舒服。」

「剛剛你還說可以走到貝爾威勒去呢。」

「是的，但是我一吃早餐就覺得不大好。」

「過一會兒你就會好起來的。」

「不，我要到我的房間裏去。你一回來你去招呼我吧。」

「是的，媽媽。」

伯爵夫人關照人們到時候應當把馬車準備好，並收拾出一個房間，然後她回到自己的房間，關上了門。

她那麼怕和他見面，甚至有逃走的念頭。她很想再過一兩個星期見他。一個星期之內，若是安心靜養，便可以完全把面孔改變過來的，因為一般女人，就當年青而身體健康的時候，若稍微受點影響，隔一兩天不見，都會叫人不認識的。她一想到在曠野的鄉間、在八月的暑熱之下，身邊伴着鮮豔如花的安奈特，於光天化日之下出現在奧利威的面前，就使她非常的不安了，因此她決心不立即到車站上去，而在那半明半暗的客廳裏等候着他。

她走進自己的房間裏，沉沉入夢了。溫暖的空氣，時時吹動着幔帳；滿空間響着蟋蟀的歌。她從來沒有像這樣的悲哀過。那曾經粉碎了她的心胸、站在她老母無生氣的屍體前將她壓倒的傷，現在已經沒有了。她曾經相信絕對不可救藥的那種傷，在幾天之內便已經緩和下來，現在只不過是哀愁的回憶了，但是現在她覺得自己被一個悲哀的巨浪打過去，一點一點的向下陷，而且永遠再不能夠浮起來。



她感到一種幾乎抵抗不住的慾望要放聲哭泣，可是又不願意。她覺得眼睛一濕，便趕快將淚擦掉，站起身來，在房間裏踱來踱去，望着屋外的花園，凝視着高大的樹木，看守着那映現在蔚藍天空背景上緩慢飛行的鳥鴉。於是她走到鏡前，瞥了一眼，看看她的容貌，把她眼角上的一滴淚痕用粉撲擦掉，同時看看鐘，心裏尋思着他正在路上什麼地方。

像一切為靈魂的悲痛所迷的婦女般——不管那悲痛是真實的還是不合理性的——她對他是發着瘋狂的愛慕。他不就是她的一切嗎——高於生命的一切嗎？一個女人知道自已上了年紀而又只有這麼一個愛人，她不一定要覺得她是她的一切嗎？

驀地她聽見遙遠處鞭子一響。她跑向窗口，看見兩匹馬拉着的馬車正轉過草地。在安奈特的身邊，在馬車的後座上，奧利威一看見伯爵夫人，便對她揮着手帕，她也從窗口揮着手帕歡迎他。其次，她心曠神怡跳動着跑下樓梯，不過這時她已經快活了，曉得他已來得這麼近，心裏歡喜地顫抖着，切望和他談話，同他見面。

他們是在客廳門前的外戶裏會面的。

他滿懷不可抵抗的衝動對她伸出了雙手，同時發出一種真實熱烈的聲音叫道：「啊，我可憐的伯爵夫人，我來抱抱你！」

她閉上她的眼睛，倚在他的身上，揚着臉對他，當他的雙唇吻在她的臉上時，她在她耳邊悄悄說道：

「我愛你！」

於是奧利威，仍然手握着她的手，望着她，說道：「我特來看看那憂傷的面孔。」她覺得要倒下去了。

「是的，有點蒼白，」他說，「但是沒有什麼關係。」

爲了對他這樣的話表示感謝，她斷斷續續地說：

「啊，親愛的朋友，親愛的朋友！」她再說不出旁的話來了。

但是他轉過頭來，想找安奈特，可是她已經不見了。

「看見你的女兒身穿喪服不是奇怪的事嗎？」他沒來由地說。

「爲什麼？」伯爵夫人問道。

「什麼？你問爲什麼？」他非常快活地叫道。「喔，那就是我畫過的你自己的肖像——那就是我的肖像。那正是你自己，當多年以前我走進公府夫人的家裏遇見你的時候！你還記得嗎，在我的注視下，你經過的那門口，如有一隻巡洋艦在炮彈下走過一樣？天哪；我剛才在火車站裏看見小東西立在站台上，一身喪服，陽光照耀着那裏住她的面孔的頭髮，那時，血液立即湧上我的頭來。我想我應當放聲大哭。我跟你講，太太，這足夠叫人發瘋的，尤其像我這樣知道你的人，研究你爲任何人所未曾研究過，而且在繪畫中將你復現出來。我想你派她獨自到車站上來接我是爲了使我驚異的。我的上帝！我的確是吃了一驚！我跟你講，那真夠叫一個人發瘋的。」

他叫道：「安奈特！南奈！」

青年女兒從外面應聲了，她正在外面拿糖給馬吃。

「是的，是的，我在這裏！」

「到這里來！」

她跑着來了。

「站在這裏，緊靠着你的母親。」

她照樣作了，於是他比較着這母女兩個，同時他像是怕人不相信的樣子，機械地重複着說：「是的，這是驚人的，驚人的！」因為她們並排站在一起時，已經不像她們離開巴黎之前那麼相像了，青年女兒穿上喪服，得到一種青春閃爍的新表情，同時那位母親，已把從前他們第一次見面時、使畫家恍惚失神的、那種皮膚與頭髮的光彩，全然失掉了。

其次，伯爵夫人與奧利威走進客廳裏。他像是非常高興的樣子。

「啊，到這裏來是多麼好的一個計劃呀！」他說。「但是你曉得，正是你丈夫的意思要我到這裏來。他囑咐我領你一同回去。可是我——你曉得我是什麼意思？你想不到吧？喔，我的意思，正好相反，要留在此地！在這種暑熱天氣中，巴黎是厭人的，同時鄉下真是清新。天哪！此地是多麼好啊！」

傍晚的露水使花園裏浸潤着清新氣，柔和的微風輕輕地吹動着樹木，大地發散着幾乎看不見的蒸氣，在地平線上投射出一層透明的薄紗。三頭牛，垂着頭，熱心地嚼草，

四隻孔雀，響動着翅膀，飛到別莊窗下一棵杉樹上牠們的住處。幾條狗，在遙遠處叫着跑過田間，在將近日暮的平靜的空氣中，一句兩句的人聲，傳過各個方形草地，同時還有那趕着牲畜的嗚聲。

書家，頭光光的，眼睛閃爍着，深深地吸口氣，當他與伯爵夫人的視線相會時，他說：

「這就是幸福！」

「永遠不會長久的，」她更靠近來答道。

「它來的時候我們就把它捉捉住吧，」他說。

「在這以前你從沒有喜歡過鄉間，」伯爵夫人微笑着答道。

「我今天喜歡它，是因為我在此地找到你。沒有你的地方，我已經不能出入了。一個人年將的時候，可以用書本，思想，夢境，遙遠地愛着，那也許是因為他覺得生命全在他的面前，或者也許是因為情感比純潔的愛更為神烈。反之，到了我這樣的年紀，愛變成了有如一個病人的習慣；它成了靈魂的束縛，而這時靈魂只有一支翅膀飛翔，而且

更少能騰入理想。心境不再曉得狂喜，只有自私的要求。於是我便很清楚，我再不能失掉時間來享受我的殘年了。」

「啊，老人哪！」她牽着他的手勸戒着。

「是的，是的，我是老了，」他返視着說。「一切都在如此表示，我的頭髮，我的變換的性格，那偷偷襲來的悲哀。天哪！這種悲哀是在這以前我從來沒有曉得的。如果當我三十歲的時候，有人告訴我，將來要有一個時期，我會無緣無故地悲哀起來，對於一切都覺得不安而不滿足，那時我將不會相信的。這證明現在我的心也變老了。」

伯爵夫人現出一種深沉的肯定的樣子答道：

「啊，至於我，我的心還是年青的。它從來沒有改變過。是的，也許它變得更新青了。一度它曾經到了二十歲；現在它却只有十六歲了！」

他們這樣呆了好久，站在敞開的窗口閒談着，呼吸着傍晚的氣息，在這溫柔的時刻裏，在這如白日的愛的微光中，他們彼此非常接近，從來沒有過的那麼接近。

一個僕人走進來，報告晚飯已經準備好。

「你請過我的女兒嗎？」伯爵夫人問道。

「小姐在餐廳裏了。」

三個人全都入了座。窗扉已經關閉，兩個大燈架上，各有六支蠟燭，照耀着安奈特的面孔，像是射出金粉般撲着她的頭髮。貝庭微笑着，不斷望着她。

「天哪，她穿上黑色衣服是多麼美麗呀！」他說。

他一面讚美着女兒，一面向伯爵夫人轉過身來，好像感謝那位母親給了他這樣的快樂。

他們轉回客廳時，月亮已昇到花園裏的樹梢上。它們陰沉的黑塊像是大島嶼般浮現着，周圍鄉間像是一片海隱隱在平原上漂浮着的薄霧中。

「媽媽，我們出去散散步吧，」安奈特說。

伯爵夫人同意了。

「我要帶着尤利歐。」

「很好，你若高興的話。」

他們動身了。女兒走在前面，同狗戲耍着。他們越過草地時，聽見幾頭牛的噓氣，牠們驚醒了，嗅着牠們的敵人，揚起頭來看望。遙遠處，在樹下，月亮正從枝葉間注射着一道華麗的光輝照耀着大地，穿過樹葉在行徑上投射出黃色光輝的斑痕。安奈特和尤利歐沿路跑着，在這明靜的夜色中，他們都像懷有同樣歡欣輕逸的心境，要滑稽地表現出他們的興趣。

在這小小的空曠間，月亮的光波像射入井中般注射進來，使那個青年女兒現出如一個精靈的樣子，畫家叫她走回來，驚異地注視着這黑衣的幻像，映現着明晰發光的面孔。其次，當她又跑向前去時，他牽住伯爵夫人的手，緊緊捏着它，而當他們踏入更幽深的陰影中時，他時常想與她接吻，宛如因為看見了安奈特，又把他的心情挑動起來。

最後他們到達了平原的邊緣，從那裏他們正可以分辨出遙遠處散在各莊上的樹叢。在籠罩着田野的乳白色的霧中，地平線像是四無邊際，那柔和的靜慕，那廣漠、溫暖、光色空間中的靜慕，是充滿不能形容的希望，難以解說的預期，令人覺得夏夜是那麼甜蜜。在天空上，遠遠地，幾抹細長的雲，看起來像是銀殼。苦靜立幾秒鐘，在夜的平靜



裏，便可以聽見一種混雜、繼續不斷的生命的主鳴，成千成萬微微的聲音，以及和靜默相似的講奏。

在鄰近的田野間，一隻鷓鴣呼叫了兩聲，尤利歐發起兩隻耳朵，偷偷地溜向那如管笛的鳥聲去，安奈特同樣輕輕地隨着他，閉住氣息臥倒在地上。

「啊，」伯爵夫人獨自與畫家站着說，「爲什麼像這樣的時間過得那麼快？我們把握不住什麼，保持不住什麼。我們甚至沒有時間享受那美滿。它早已經過去了。」

奧利威吻着她的手微笑着答道：

「啊，今天晚上我不能辯論這些！我完全是屬於現時的。」

「你不像我愛你一樣地愛我，」她悄悄地說。

「啊，不要——」

「不，」她打斷他的話，「正如你晚餐前說得很真實，在我身上，你是愛一個滿足你心所需要的女人，永不使你痛苦而在你生活中加上一點點幸福的女人。這個我曉得；我感覺到的。是的，我有這種意識，非常高興能對你有好處有用處。在我身上，你覺得

滿意的一切——我對你的注意，我的讚美，我討你歡心的願望，我的熱情，我以全生命呈獻給你的整個的禮物，你曾經愛過，現在仍然愛着。但你真愛的並不是我，你曉得嗎？啊，我感覺到這些，正如一個人感覺到一流冷氣一樣。你在我身上愛着許多地方——那正在迅速離我而去的我的美麗，人們說我頗有機智的、我的忠誠，一般社會對我的輿論，以及我在自己心裏對你的意見；但那並不是我——我，我自己之外，再沒有別的——這個你理解嗎？」

他表示着友誼的微笑了。

「不，我不十分理解你。你責備我的十分出乎我的意料。」

「啊，我的上帝！我希望我能使你明白我是怎樣地愛你！我總在想法要這樣作，但是已經尋不出路徑了。當我想到你——我總是在想着你的——便從我生命的深處，感覺到這種說不出來的情愫要變成你，不能自己地切望把自己更完全地給了你。我很願意絕對地犧牲我自己，因為，當一個人愛的時候，沒有事情是比給予更好的，給予一切，永遠地給予，所謂一切，是生命，思想，身體，以及一個人所有的一切，而且要感覺到自

己正在給予，準備任何冒險以求更本的給予。我那麼愛你，以致我愛為你受苦。當我發覺你已經不再對我溫柔，我甚至愛我的不安，我的焦慮，我的嫉恨，以及我感到的痛苦。我之愛你，是愛一個只有我能發見的你，不是為社會所知所讚美的你，是我自己的你，這個你，既不會改變也不會老，是我所不能不愛的，因為我眼睛所看到只有那一個你。但是這些事情是說不出來的。沒有言語能夠表現它們。——

他一再一再：柔地重複着：

「親愛的，親愛的，親愛的安妮！」

尤利歐轉回來，跑向他們，牠沒有聽到那隻鸚鵡，因為牠迫近時，那隻鳥却靜伏着。安奈特跟在牠的後面，跑得喘不過氣來。

「我再跑不動了，」她說。「我要靠在你的身上，畫家先生！」

她倚在奧利威的那一隻空胳膊上，於是在樹的陰影下，他在她們兩人之間，這樣慢步着轉回來。他們一聲不響。他架着她們向前走路，因為和她們的接觸，一種女性的芳香充滿他的胸襟。她們既然在他的身邊，他便無需要看她們；他甚至閉上他的眼睛，以

便更親密地感覺着她們的接近。她們領導他，引着他，而他一直向前，左邊一個右邊一個，爲她們裏感着，確實並不曉得誰在左邊，誰在右邊，哪個是母親，哪個是女兒。他自願地放縱着自己來享受那偶然而精美的感官上的歡喜。他甚至想在他的心裏把她們攪在一起，在思想裏並不能辨她們，並這種混合的嬌美來靜息他的慾望。在他身邊的不僅僅是一個婦人嗎——這非常相像的母女混合而成的一個。而且這個女兒，所以降生到世界上來，不只是爲了替她母親重新喚起他以前的愛情嗎？

當他張開眼睛走進別莊時，他覺得像是剛剛經過了他一生中最鮮美的瞬間；他像是經驗了一個男人所能感覺的，最奇異，最難解，而又最完全的情緒，因爲這兩個婦人的誘惑的吸引力，使陶醉在一種愛的感情裏。

「啊，多麼美的一個傍晚！」當他在她們之間一走到燈光下，他這樣說。

「我一點都不想睡覺，」安奈特說。「天氣好的時候我可以整夜地散步。」

伯爵夫人看看鐘。

「啊，已經十一點半了。你一定要睡覺去了，我的孩子。」

他們分手，各自走進自己的房裏。那個不願意睡覺的青年女兒，却是唯一的一個立即睡覺的人。

第二天早晨，通常的時刻，侍女打開帷幔和窗扉拿着茶進來的時候，望望她的主婦，還在瞌睡，她說道：

「太太的樣子已經好起來了。」

「你看是這樣嗎？」

「啊，是的，太太的面孔像是已經休息過來的樣子。」

雖然伯爵夫人還沒有覺過自己，但她曉得這話是真實的。她的心情是輕逸的；再沒有悸動的感覺，她覺得她又一次在生活着了。流在她血管裏的血液，不再像昨天似地流得那麼急劇，也沒有那麼火熱使她全身發出神經質的不安，而給她一種康健與幸福的自信的感覺。

侍女走出去之後，她對着鏡子望着自己。她稍微有點驚異，因為她覺得自己已經好得太多了，以致可以期望在一夜之間，她要看見自己年青了幾年。於是她發覺這樣希望

的幼稚，另外瞥了一眼之後，自己讓步了，承認比起昨天，她的皮膚只是更明皙些，她的眼睛只是沒有那麼疲倦，她的雙唇略微紅了些。因為她的靈魂覺得滿意，便再沒有悲哀的感覺，於是她微笑着想道：「是的，幾天之內我就可以完全恢復過來了。我已經消損得過甚不會這麼快就復原的。」

但是她坐在化粧台前，留了很久，台上有一面美麗的玻璃磚的鏡子，鏡前放着各式各樣象牙柄整容的器具。

她握着這些器具許久，從她的嘴唇滑過她的額間，那接觸比接吻更溫柔，彌補了缺陷，出平了眼臉，美化了睫毛。最後，當她下樓時，她確實覺得第一眼望見她必定不會叫人太失望的。

「貝庭先生在哪里？」她在門廊裏遇到一個僕人便對他問道。

「貝庭先生在果樹園裏，正同小姐打網球。」那個僕人答道。

她從遠處便聽見他們在計算勝負。一個接着一個，先是畫家的低語，其次是青年女兒輕快的聲音，叫道：「二零，二零，二零，勝利。」

果樹園裏有一塊空地壓成一個網球場，這個果樹園原是一個方形的大草坪，栽種着許多蘋果樹，四外是公園，菜蔬園，以及屬於別莊的農場。有一道斜坡，像是壕營的圍牆般，在三方面形成劃界，在這斜坡上，生長着各種花卉的花床，有的是野花，有的是人工栽種的無數的薔薇，石竹，天芥菜，晚櫻，木犀，還有許多別的花草。正如貝庭所說，那使空氣中發出蜜的味道。此外，有許多蜂，用草紮成蜂房，搭在蔬菜園的牆壁上，牠們嗡嗡的飛舞籠罩了花卉的田園。

在這個果樹園的正中央，幾棵蘋果樹，砍倒了，以便造出一個好的網球場，還有一面黑油網子，張在中間，將球場分成兩方。

一方是安奈特，光着頭，捲起黑色衣衫，她東跑西奔在捉球，雙眼閃着光，臉上泛着紅潮，踝骨裸露着，露到半膝間，因為她的對手打來頗有經驗，所以她疲倦得喘不過氣來。

他，穿着白色法蘭絨衣服，戴着白色網球便帽，冷靜地等攬球，準確地判斷球的方位，不慌不忙，連跑都不跑，把球打回去，他露出優美平衡的姿勢，展現出他在各種

運動中的細心注意與專門技術。

首先看見她母親的是安奈特。

「早晨好，媽媽！」她叫道，「等我們打完了這一場。」

這一秒鐘的分心使她失了一球。那急劇的低球衝向她來，幾乎是滾，轉着腳到地，於是這一場球終結了。

貝庭叫着「贏啦！」而那個青年女兒驚異地指責他利用她沒有留心的當兒得了一球。受過訓練的尤利歐，跑去尋球，好像那些球是從樹叢間落下來的一樣，他讓球先在草地上滾轉着，然後用下顎托起來，搖着尾巴，把球取回來。

畫家這時才招呼伯爵夫人，但是這種比賽使他很有興趣，發見自己如此靈活非常高興，一心一意想接着打球，因此對那如此細心爲他打扮來的面孔，只毫不在意地看了一眼，而且說道：

「你可以稍等一會兒嗎，親愛的伯爵夫人？我怕這樣要着涼，會犯神經痛的。」

「是的，是的，」伯爵夫人答道。



她坐在早晨爲了打球從地上清出來的一堆草上，她的心突然間感到悲哀，向天仰望著。

她的女兒，因爲不斷地輸球，越來越興奮，勝球或是失球都在喊叫，在場上性急地從這一端跑到另一端。在她的奔馳中，她的束髮時常鬆散下來，落在她的肩上。她不耐煩地將髮攏起，兩膝夾着球拍，紮住頭髮，在金黃色的髮間插上髮針。

這時貝庭站在原來地位上對伯爵夫人叫道：

「她這樣子不很漂亮嗎，不像日光一樣地清新嗎？」

是的，她是年青的，她可以跑，渾身發熱，滿臉通紅，飄散着頭髮，什麼事都敢作，一切無所畏懼，因爲無論她怎樣都會使她覺得更美麗的。

於是他們又熱心地打起球來，這時伯爵夫人越來越憂鬱了，她覺得奧利威情願玩這種球戲，這種像小貓隨着紙球後邊跳的遊戲，而不願在那溫暖的清晨，坐在她的身邊，享受她禮貼溫存的甜蜜。

當早餐的第一聲鈴響起來的時候，她像是覺得有人把她解脫了一樣，她心裏的一個

重塊被人拿走了。然而當她倚在他的臂上走回走時，他對她說道：

「我像孩子一樣玩了這一陣。能夠覺得自己年青起來是很要緊的事。啊，是的，這事再重要不過了。當我們再提不起精神跑路時，我們的一切便都算完了。」

伯爵夫人，從前天起才取消她每天去墓地的訪問，這一天，他們早餐後，伯爵夫人提議他們一同到墓地去。於是三個人全體出發了。

他們必得穿過幾座樹林，樹林裏流着一條小河，名叫「兩蛙」，這無疑是因為棲息在那里的蛙而得名；其次，在他們到達教堂之前，他們必得越過平原的一端，教堂是在一大堆房舍的正中，那些房舍住的是些雜貨商，麵包商，屠夫，酒商，以及供給鄉村居民必需品的其他小商人。

他們在深思的沉默中走着路，關於死者的回憶重壓在他們的精神上。到了墳邊，兩個婦人跪下去，禱告了很久。伯爵夫人，一動也不動，深深地彎着腰，手帕抵住眼睛，因為她怕哭泣時眼淚流到她的雙頰上。她禱告着，不過在今天以前，她的禱告是一種對她母親的呼喚，一種絕望的號叫，叫得震動了墳墓的大理石，使人覺得她自己的悲劇，

必定叫死者都可以她到了，而在今天，她只是斷斷續續熱心地唸着禱告文的聖潔的字句。她今天沒有充份的氣力和堅定的神經，對那埋葬在墳墓裏的人，求那殘忍的沒有答案的感應。另外的煩擾在穿過着她女性的心臟，激盪着她，傷害着她，分散着她的心；因此她對上天的熱心的禱告，全然是漠然的懇求。她哀求上帝，哀求那將我們一切可憐的動物投到世界上來的堅決的上帝，來憐憫她以及那已被上帝召回去的人。

她述說不出她祈求於上帝的是什麼，因為她的恐懼還是那麼漠然那麼複雜；但是她覺得必需神聖的助力，必需有一種超人的支持以抵住那迫近的危險與不可避免的哀愁。安奈特，閉着眼睛，也在唸那套公式文章，却不知不覺地陷於空想中，因為她不能意在她母親之前站起身來的。

奧利威·貝麗看着她們，心裏想他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幅比這更引人心神的圖畫，所以他有點悔悟——他應當毫無問題地把這場放作出一個素描來。

他們在回來的路上，談論着人生，輕輕地觸動，悲觀哲學的殘酷而有詩意的觀念，有些男女，當生活使他們稍微受了點傷痛，而他們又互相同情彼此的哀傷以致雙心合在

一起時，這種哲學便常常成爲他們的話題。

安奈特，還不夠體會這樣的理想，時常離開他們摘取路旁的野花。

但是奧利威，希望要她攏在身邊，看她不斷地跑去使神魂不定，所以兩眼總是釘住她。他有點不厭煩，爲什麼她對於花草的顏色會比對於他所說的話語更有興趣。他不能如征服她母親一樣地誘引她，支配她，這使他感到一種說不出來的不滿意；他很想伸出手來捉到她，抱住她，禁止她跑開。他覺得她過於靈敏，過於年青，過於自由——如一個鳥兒或一隻小狗一般地自由，不肯回來，不肯聽話，她有她獨自的任性，她的自由的甜蜜本能還沒有被任何聲音任何鞭打征服過。

爲了吸引她，他談起更愉快的事情，時時對她問話，喚起她女性的好奇心，以便使她靜聽；但是這一天，安奈特的頭腦裏必定是吹進了任性的天風，正如吹過了那波動的穀粒一樣，而把她的注意都飛散在空間，因爲連最平常的答話她都不肯，而且當他們走近來時，她的說話也是心不在焉，同時馬上又跑去摘花了。最後，他簡直發起火來，滿懷幼稚的不耐煩，因此當她跑過來求她母親替她拿着第一個花束，好使她再去結成另一

個，這時他捉到她的肘，把住她的胳膊，使她再也逃不開。她掙扎着，笑着，用一身的力量想逃開他。其次，爲男性的本能所動，他想出更柔和的手段，並非是要征服她的注意，而是想以誘引起她的虛榮心來換取她的注意。

「告訴我，」他說，「你最喜歡什麼花，我叫人替你做一個胸花。」

「什麼，一束胸花？」

「做與花同樣顏色的寶石花；拿紅玉做罌粟花，青玉做矢車菊，配上小小的綠寶石的葉子。」

安奈特的面孔歡喜得發光了，這個禮物使一個女性的面孔神采煥發了。

「矢車菊，」她說，「那花是那麽美麗。」

「那麽就是矢車菊吧。我們一轉回巴黎就叫人去定做。」

她不再離開他，那個她像是「經看見的寶石，將她吸引住。」

「定做那種東西要耽隔多久嗎？」她問道。

他笑了，覺得他已經將她捉到。

「我不曉得；那要看困難的情形。我們可以叫寶石商馬上動手。」

一種氣悶的思想突然掃過了她的心。

「但是我正在穿孝，所以我不能戴它！」

他已經把胳膊插在青年女兒的手膀裏，緊緊地抱住。

「喔，你可以留着這個胸花，等到你脫孝的時候，」他說；「至少你總可以看着它的。」

正如昨天晚上一樣，他走在她們中間，神魂縹緲地夾在她們兩個肩膀之間，爲了要看她們的眼睛，爲了要那有同樣細小黑點的藍色眼睛對着他的眼睛看，他順序地對她們講話，轉動着頭先對這一個，然後又對那一個。現在因爲明亮的陽光正照耀在他們之上，他不能把伯爵夫人和安奈特完全混爲一體，但是他越來越因爲這個女兒聯想到那位母親的過去。他強烈地希望擁抱她們兩個人，他從前曾經欣賞過的，面孔與頸頸上那種紅紅白白的鮮嫩，這時又在一個人的身上看到。而且他看見那是如一種奇蹟般復現出來；另一個，他一向總是那麼愛着她，從她身上，他覺得一種有長期歷史的強力的吸引。他

甚至發覺他對於她的慾望與愛慕，雖然有時曾經消損過，而在這一瞬間，因為看見她的返老還童的青春便又蘇甦過來。

安奈特又走開去摘取花草。這一次，奧利威沒有把她召回來，好像是既然同她的臂膀接觸過，又已曉得他曾經使她快樂過，他的心就不靜下來；但是他追隨着她的一切行動，都覺得歡喜，就好像我們看着那捉住了我們的心神的人和事物一樣。當她又拿着一大束花跑回來的時候，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下意識地想吸進一些她的氣息，她跑來時那擾在空氣裏的、她的呼吸或是她皮膚的暖氣。他恍惚地看着她，正如一個人望着黎明或靜謐音樂的情形，當她彎下身去，或是抬起身來揚着手膀整理頭髮，他便感到心靈顫動的歡喜。於是她在他的心裏，越來越勾引起過往的回憶！她的笑聲，她的美麗的姿勢，她的動作，把他從前接吻的香芬又送回到他的雙唇上來。那遙遠的過去，在現時有如夢境一樣，其中確實的感覺他早已忘記，而她又把它們帶回來；她把他的心情的時代，日期，年齡，混合在一起，把他已經冷下去的情緒的灰燼重燃起來，她自己雖然沒有意識地，却把昨天與明天，回憶與希望，混合在一起。

他搜索着他的記憶自問着，伯爵夫人在開花的年紀，是否如一隻小鹿般豐滿的嬌美，是否有像那個跳着跑着的動物那樣大膽、任性、而誘人魂魄的優美。沒有。她有更豐盛的花朵，然而却沒有這樣的奔放。第一，她是一個城市中的孩子，及至長成一個婦人，從沒有在草野間生活過，從沒有浸潤過田野的空氣，她長成美麗的，是在牆壁的陰影中，而不是在天空的陽光下。

他們再返回別莊時，伯爵夫人便在凸窗間一張低低的小桌上，開始寫信。安奈特跑到樓上自己的房間裏，畫家又到外面慢慢地散步，嘴裏嚼着雪茄，雙手搭在背後，走在花園裏彎曲的行徑間。但是他決不走得太遠，總在可以看見邸宅的白色的正面與尖屋頂的地方。當他一被羣樹和灌木叢遮隱住時，他的心便像罩上一層陰影，正如浮雲遮住太陽一樣；而且每叢簇又現出罅隙時，他便停止幾秒鐘凝視那兩列高窗。其次他再重新散步。他覺得煩心，可是很滿意。滿意什麼呢？一切都滿意。

空氣像是潔淨的，生命是美好的。他又一度覺得自己像小孩子般地玩皮了，極想跑去捉捕那飛舞在草地上的黃色蝴蝶。他呼着歌舞劇裏的小調。有好幾次他返覆歌唱古諾



的有名的歌詞：「讓我瞻望你的容顏，」他發見在這歌詞裏，是涵有深刻的溫柔的表現，是他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感覺過的。

突然間他問着自己，他怎麼會如此迅速地就把平素的自我改變過來。昨天，在巴黎，對於一切都不滿意，對於一切都厭煩焦躁；而今天，對於一切都滿意，而又平靜——我們簡直可以說有一個慈悲的上帝改變了他的靈魂。「那一個溫存的上帝，」他想，「很可能改變了我的身體，又使他返老還童了一些。」突然間他看見尤利歐在矮樹叢間獵取着。他招呼了一聲，那隻狗跑過來把她捲着耳朵的前頭，伏在他的手下，這時他坐在草地上，更舒適地拍撫着牠，對牠親切地談着話，把牠放在他的膝間，他一面撫愛着這隻狗，一面心裏越來越溫柔了，他像對一個滿心瑣碎事情的女人般，對牠接了吻。

晚飯後，他們並不像昨天晚上那樣到外面去，就在客廳裏消磨時間。

慕地伯爵夫人說道：「我們一定要馬上離開此地。」

「啊，不要這樣講！」奧利威說道。「我不在這里的時候，你不肯離開朗西葉；現在我來了，你却只想着要走。」

「但是，我親愛的朋友，」她說，「我們三個不能無限期地留在這裏。」

「我們也無意打算無限期地留住啊，只要多留幾天吧，有多少次我不是在你們家裏住過好幾個星期嗎？」

「是的，但那時的情形不同，那時我們的家裏隨便什麼人都可以來的。」

「啊，媽媽，」安奈特甜言蜜語地說，「我們再多留幾天，多留兩三天吧。他正在教我怎樣打網球。我輸了球很不開心，可是事後看見自己已有非常的進步，却很高興。」

就在今天早晨，伯爵夫人還在計劃把她朋友的這次神祕的訪問延長到星期天，可是現在也不曉得什麼理由，她却希望走了。當天，她本來希望是非常幸福的一天，却在她的靈魂裏留下一種難以形容的哀愁，一種無緣無故的憂慮，像預兆似地緊張而複雜。

當她又獨自在她的房間裏時，她甚至想探明這種憂鬱的新發作的意義。是不是她經歷了一種無影無形的情緒，而感觸是非常地細微，心裏並沒有把它記住，可是它的震動

却仍然攪動了心情的最敏感的心弦？也許是？什麼呢？她確實想起了一些小小的煩擾，她當天經歷了各種各樣的情感，每一秒鐘都各自不同。但那些事情是太不值得叫她如此懸心的。「我確實相信，」她想到。「我決不應該像這樣地痛苦着自己。」

她打開了窗戶，呼息着夜的氣息，倚在窗檻上，凝視着月亮。

一陣微微的響聲引她向下看了。奧利威正在邸宅前面蹣跚來踱去。「爲什麼他說他要回他的房間裏去呢？」她想；「爲什麼他不告訴我他還要到外面去呢？他很清楚那會使我非常歡喜的。他這時正在想着什麼呢？」

這種想頭——他並不希望她陪着他散步，他情願在這美麗的夜間獨自一個人走出去，獨自一個人，嘴裏嚼着雪茄（因爲她可以有見那火燄的紅點），他本可以叫她伴在身邊，她非常高興而他却獨自一個人；這種想頭——他並非總是需要她，他並非永遠在追求她——在她靈魂裏激起了一種新的辛酸的發酵。

她心裏想，免得他看見她或是自己忍不住地要招呼他，正要闔上窗戶，這時他却抬起頭來看見她了。

「喔，你在看星星嗎，伯爵夫人？」

「是的，」她答道。「好像你也是的。」

「啊，我只是在吸煙。」

她情不自禁地問道，「爲什麼你不告訴我你要出來？」

「我只想吸一支雪茄，就要進來的。」

「那麼，明天見，我的朋友。」

「明天見，伯爵夫人。」

她返回那個矮椅子的地方，坐在裏面哭泣了；叫來替她舖床的侍女，看見她紅着眼睛，很表同情地說道。

「啊，太太明天又要現出一幅傷心的面孔了。」

伯爵夫人整夜睡得不安甯。她有點發燒，而且作着惡夢。她一睜開眼睛，便將窗戶和帷帳打開，對鏡望着。她的面容皺巴巴的，她的眼臉鼓鼓的，她的皮膚黃黃的，她因此感到極端的傷心，她很想宣告她病了，就這樣躺在牀上，整天地不露面。

其次突然問她不能自己地渴望着離開此地，乘第一班車立即動身，躲開鄉間，因為在鄉間，藉着田野的亮光人們可以非常清楚地看見那難以消除的哀愁的印記以及生命的印記。在巴黎，人們生活在房間的半陰影中，即使在正午，那厚重的幔帳也只放進柔和的光。在那種地方，她又可以重現她的美麗，一個面色蒼白的人，是應當謹慎地留守在柔和的光裏面。其次，安奈特的面孔顯現在她的眼前——那麼清新那麼粉紅，頭髮略微蓬鬆，正像她打網球的時候一樣。這時她理解了她的靈魂曾經忍受過來的她那不可知的煩擾。她不是妬嫉她女兒的美麗的！不，的確不是的，但是她感覺到，她第一次應當承認在明亮的陽光之下，她永不再和安奈特並排在一起。

她按了鈴，並在飲茶之前，吩咐好動身的準備，寫了一封電報，甚至在電報上定好當天的晚餐，算好鄉下的賬目，發了最後的指示，不到一小時的功夫佈置好一切，她心裏越來越無耐性，簡直煩躁不堪。

當她走到樓下，已經曉得她的決定的安奈特和奧利威，驚訝地問着她。其次，看見她對於這次突然的決定簡直說不出一個正當理由來，他們就抱怨了一陣，一直到巴黎車

站上分手的時候，他們都是滿臉的不高興。

伯爵夫人對晝家伸出她的手來說道：「明天你願意來和我們一同吃飯嗎？」

「當然我願意來的，」他比較陰沉地答道。「不過，你剛才的作法實在不高明。我們三個人，在鄉下都是那麼幸福的。」

### 五 危險的警告

伯爵夫人獨自和她的女兒一坐上回家的馬車，她突然覺得安然而平靜了，宛如她剛剛脫離開一種嚴重的危機。她的呼吸更輕快了，看着沿路的房子微笑着，歡喜地辨認這個城市的外觀，所有真實的巴黎人眼裏心裏關於這城市的一切細微都知道得清清楚楚的。在林蔭路上，她路過的每一家店舖，都使她想起另外的店舖，還有那些時常出現在玻璃後的買賣人的面孔。她覺得脫險了。脫開什麼呢？覺得安全了。可是爲什麼呢？覺得有自信了。自信什麼呢？

當馬車停在過道的門廊下，她便像飛也似地下了車，跑進樓梯口的陰影裏；其次，走進客廳的陰影裏，再次到臥室的陰影裏。到了這里她站立了幾分鐘，對於自己到了巴黎瞭如指掌的日光中，安然適意，很覺得高興，巴黎幾乎是發不出什麼亮光的，一個人可以隨心所欲隱現在什麼地方，由這里想到鄉下燦爛的紅光，便在她的心的裏像是留下一種已逝的痛苦的印象。

她走下樓吃晚飯時，她的丈夫，剛剛到家，熱烈地擁抱她，微笑着說道：「啊哈！我很清楚我們的朋友貝庭會把你們帶回來的。我派他去看你們，這辦法真算有見地。」

安奈特拿出她說笑話時並不笑而裝模作樣的那種怪裏怪氣的聲調答道：

「哼，他可受夠了麻煩。媽媽老是拿不定主意。」

伯爵夫人沒有說什麼，只是覺得有點迷感。

對於來訪的客人一律謝絕，因此當天晚上沒有人來，杜·啓洛瓦夫人第二天整天到各種店舖裏去，選購或預定她所需要的東西。從她年青的時候，幾乎從她的嬰兒時期，她就喜歡站在大店舖的衣鏡前試衣服。從她回到家裏來的那一瞬間起，她便欣欣地想着巴黎生活的內室中一切細微情節。試身女店員，滿臉微笑，問長問短急忙走來迎接她時衣服的沙沙聲，是她最爲歡喜的；裁縫太太，或是女裝商人，由她看來是一個重要的人物，當她爲獲得他們的讚許對他們表示意見時，她待他們如待藝術家一樣。那些給她穿衣脫衣、使她在自己的映像前柔和地轉來轉去的、青年女兒的巧妙手法，她自己是覺得非常關心的。她們的手指滑過她的皮膚，她的頸項，或是她的頭髮時那一陣微微的感觸



，是這種時髦婦女生活中最甜蜜的小快樂。

不過，這一天，她沒戴面紗也沒戴帽子，心慌不安地走過那些明淨的鏡廊。她首先訪問的裁縫使她安下心來。她所選擇的三頂帽子對她非常地合適，簡直不使她有點駭的猶豫；所以當那個裁縫露出很有確信的樣子對她說：「啊，伯爵夫人，金髮是永遠不能離開黑衣服的！」這時她簡直高興的不得了，於是滿懷的自信又走到旁的店舖裏去。

她在家裏看見公爵夫人發來的一張明信片，說她接到通知今天晚上就會回來。其次她寄了幾封信；其次她在夢想的狂喜中停了一些時候，很驚異這小小的地方的轉換，會把那壓在心上的一大不幸，像是驅逐到很遙遠的過程中。她甚至不能相信，她從朗面葉回來的日期就在昨天，而自從她回到巴黎來，她的心境已經變化得那麼大，宛如這小小的轉換已經治療了她的創傷。

貝庭在晚餐時到達了，一看見她便叫道：

「今天晚上你真漂亮！」

這一聲使她的渾身遍傳溫暖幸福的波動。

他們離開餐桌時，酷嗜臺球的伯爵，提議和貝庭打一場，於是兩位婦人陪着他們走進球場，那里已經準備好咖啡了。

公爵夫人到達的時候，那兩位先生還在打球，然後他們才一起回到客廳裏。同時杜·柯貝勒夫人和她的丈夫也來了，他們的聲音裏充滿了淚。約有幾分鐘，緣於他們的悲慟的聲調，每一個人都像是要哭泣了，但是一點一點地，經過一番溫柔的言談之後，另一種思路插進來。人們的聲音裏現出更愉快的調子，每一個都開始能夠自然地談話了，宛如那曾經使他們傷心的悲慟的陰影突然地被驅散開了。

於是貝庭站起身來，牽着安奈特的手，領她到反射鏡的光輝中她母親的肖像下，說道：

「這不叫人驚奇嗎？」

公爵夫人驚異非常，像是發暈過去的樣子。她返複說了許多次：「天哪！這是可能的嗎？天哪！這是可能的嗎？像是一個死人又復活了的樣子。怎麼我進來的時候都沒有注意到呢！啊，我的小安妮，我又看見你了，當你剛剛變成一個婦人第一次穿孝的時候

——不，在你第二次穿孝的時候，因為你從前已經喪過父親。啊，那樣穿着黑衣服的安奈特——喔，那是她母親又轉回世上來了！這是怎樣的一種奇蹟呀！若沒有那幅畫像，我們將永不會看出來的。你的女兒現在極像你，可是她更像那幅畫像。」

姆薩德這時出現了，他一聽見杜·居洛瓦夫人回來，便希望第一個來對他表示「他哀傷的同情的致意」。

既至看見那個青年女兒罩在明光下對着鏡框站立着，和畫像簡直一模一樣，打斷了他首先要說的話。

「啊，這的確是我未曾見過的最驚奇的事，」他叫道。

柯貝勒夫婦，他們的意見總是隨着一般輿論走的，也順序地表示了他們的驚奇，不過熱力比較差一點。

伯爵夫人的心一點一點地收縮着，宛如這些驚奇的呼叫傷了這顆心一般。一聲不響，她望着她站在畫像旁邊的女兒，一陣突然神經質的感覺籠罩住她的全身。她很想叫出聲來：「啊，閉住嘴！我非常清楚她是像我的！」

一直到夜晚，她都停在這種憂鬱的心境中，昨天她所感覺到的自信，現在又消失了。

杜·梭朗達爾侯爵到來的時候，貝庭正在同她談天。畫家一看見他進門，向着女人走來，他便起身溜到她圓椅的後面，悄悄地說：「喔，這真不錯！現在這個大傻瓜來了。」於是，在房間裏踱了一圈，走到門口，離去了。

伯爵夫人和新來的人應酬過後，轉過身來尋找奧利威，想同他重新談起那使她非常有趣的談話。因為尋不到他，便問道：

「什麼，那位偉大的人走了？」

「我想是吧，親愛的，」她的丈夫答道：「我剛剛看見他不聲不響地走了。」

她吃了一驚，回想了幾分鐘之後，便問着侯爵談話了。

不過，她的親密的朋友們，都很小心地提前告別了，因為她像是經過一番痛苦之後，老早就把她的房門半開着了。

其後，當她躺在床上，在鄉下時她的一切憂傷又都回來了。這憂傷的形式更加明鮮

；她的感覺也更加銳敏。她發覺她已經老了！

當天晚上她第一次才理解到這一點，在這以前，在她自己的客廳裏，只有她一個人受人讚美，致敬，阿諛，愛好，而現在，另有一個人，她的女兒，代替了她的位置。當她感覺到每一個人的好感都是向着安奈特，她才突然有此理解。在那個王國裏，在一個美婦人的家室中，她不允許任何人將她壓下去，小心翼翼地避免一切不利的比較，和她可以對比的人，只有拿她們當作臣僕，她才想到請她們來，可是現在她看得十分明白，她的女兒就要變成君主了。當所有的眼光都轉向安奈特，貝庭握着她的手站在畫像前時，她的心情的矛盾是多麼奇怪呀！她自己覺得，她像是突然間消聲匿跡，一無所有，被人接替了皇位了。每一個人都在望着安奈特；沒有人轉過來看她一眼！每當她的畫像受人讚美時，她是聽慣了阿諛與恭維，她曉得一定要有那些頌詞，她雖然不很注意，却仍然使她非常高興，可是眼前這種出乎意料地對於她的忽視，全體的讚美都轉向她的女兒，是比任何情形下的競爭，都更使她傷心。

但是她這個人的性質，是在一切的危機中，經過第一次的打擊之後，總能重新掙扎

尋到安慰的辦法，她心裏思索着，一旦她的親愛的小女兒結過婚，她們便不會再住在同一個房間裏，而她自己便不會總要忍受那不斷的比較，這種說長說短，當着她的朋友奧利威面前，對於她已是非常痛苦的事了。

不過，在當天晚上，這次驚駭是太厲害了。她有點發燒，整夜不能安眠。早晨醒來，既疲乏而又極其無精打采，於是她的心裏又油然而起要渴望着受人安慰，要尋到一個能治療她精神上與肉體上一切疾病的人。

真的，她感到那麼軟弱而心神不定，甚至想到去請她的醫生了。也許她是真地害了病呢，因為在短短的幾個鐘頭之內，一個人不斷地折磨過來折磨過去，原不是自然的事。因此她給醫生發了一個電報，便等着他來。

他在十一點鐘左右來到的。他是一個尊嚴時髦的醫生，他的獎章與頭銜便是他的能力的保證，他的機敏至少可以與他的技術相等，而且最要緊的是，當他給女人看病時，安慰的言語是比藥品更有把握。

他走進門來，鞠了一躬，望着他的病人，微笑着說道：「安靜點，情形並不很嚴重

• 有像你那樣的眼睛，一個人絕不會有重病的。」

這種開場，立即使她要對他謝謝，於是她把她的痛苦、她的軟弱，她的神經，她的憂鬱，通通告訴他。其次，她並不特別重視她，提到那使她痛苦的病容。醫生直楞着耳朵聽過她的話之後，除去問她的食慾之外，什麼都沒有問，便好像對於這位女性的病症的祕密性質完全清楚了，他用聽筒聽過，檢查了一陣，用他的手指尖摸摸她的肩膀，舉起她的胳膊，毫無疑問地觸到她的思想，拿出醫生的銳利眼光揭穿了一切的祕密，理解了她的醫治的不是她的健康，而是她的美麗。於是他說道：

「是的，我們都有點貧血的，而且神經上有點不健全。在你經歷過這麼一場苦惱之後，這事並不奇怪。我給你開一個方子，吃了就會好起來，但最要緊的，你必得吃營養的食物，吃牛油茶，不要喝水，喝啤酒。我介紹你一種好牌子的，你不要睡得太遲，盡多地散步。多睡覺長得更胖些。我所能勸告你的便只有這些，我的漂亮的病人。」

她十分仔細地靜聽着他的話，努力揣摩他的話語的含意。他捉住了最後的一句話。

「是的，我太瘦了，」她說。「有一個時候，我是有點過於肥胖了，也許因為飲食

上的關係我把自己弄得太軟弱了。」

「千真萬確的。一個人向來就瘦的話，瘦是沒有妨害的；但是一個人若故意要瘦的話，便總會影響了別的地方。幸而那不久就可以醫治過來的。再見吧，太太。」

她已經覺得好起來了，已經更靈活，她希望午飯時就派人到酒廠裏取到醫生介紹的那啤酒，因為那樣可以更新鮮些。

她剛剛離開餐桌，貝庭就到了。

「又是我，」他說，「永遠是我。我來問你一件事情。今天下午你有什麼特別要作的事情嗎？」

「沒有什麼事，你爲什麼問呢？」

「還有安奈特呢？」

「也沒有什麼事。」

「那麼，下午四點鐘你們能夠到畫室裏來嗎？」

「可以的，但是爲了什麼目的呢？」



「我要描繪出我幻想中的面孔，當我問你安奈特是否可以替我作幾分鐘的模特兒時，這話我已經同你講過。今天只要她肯給我作一小時，對於我便有很大的用處。你願意嗎？」

伯爵夫人猶疑着，思索不出那個道理來。但是她答道：

「很好，我的朋友；四點鐘我們到你那裏來。」

「謝謝你！你真是太好啦！」

他走去準備他的畫布。研究他的題材，以便免得太勞了他的模特兒。

於是伯爵夫人獨自步行走出去，辦完了她在店鋪裏應辦的事。她先從大馬路走下去，然後慢慢地走上梅爾協伯林蔭路，她覺得她的腿像是牽着她走似的。當她走過聖·奧古斯丁教堂時，她情不自禁要走進教堂裏休息一會兒。她推開那皮裝的門，滿意地嘆了一口氣，呼吸着那高聳的禮拜堂裏的陰冷的氣息，拉過一把椅子坐下身來。

她的宗教情感和許多巴黎人的宗教情感是一樣程度的。她毫不疑或地相信上帝；她不能說沒有一個創造者的存在，而便會承認宇宙的存在。但是她 and 普通的每一個人一

樣，把神的屬性和她親眼目睹的一切創造物的性質，聯想在一起，她幾乎以她所聽得的上帝的創造，將永恆的上帝擬人化了，可是並沒有一種清楚的觀念，究竟這個祕密的創造者真正是什麼。

她堅確地相信上帝，合理地崇拜他，很瀟灑地畏懼他，因為她不能說她是理解上帝的意旨或上帝的意志，她對於一般僧侶的信心很有限，因為她只把僧侶看作一些厭煩了軍隊生活的農民的兒子們。她的父親，一個中等階級的巴黎人，從沒有教給她任何虔誠的特殊原則，而且在她結婚以前，她的生活很少想到宗教問題。其次，她的新生活的地位，要她在表面上更嚴格地遵守她對教堂的義務，而她對於這些輕易的責任都隨循規蹈矩地履行。

對於許多人她是一個慈善的太太，在保育院裏她很有名望，每個禮拜天下午一點鐘，從沒有缺席過作禮拜，她或是直接地自己施捨，或是經她教區的一個方丈之手，對各社團施捨。

她時常祈禱，把這看為一種責任，正如士兵在軍官門前的守衛一樣。有時她因為心

情悲哀，尤其當她疑心奧利威對她不忠實的時候，她便祈禱。每逢這樣的時候，她並不把這控訴的原由信託給上天，她以對待丈夫的那種純真的信念來對待上帝，而她却求他來救濟她。許久以前她父親的逝世，以及新近她母親的逝世，曾經引起她狂暴的宗教熱情，而且熱烈地乞求那君臨我們之上安慰着我們的上帝。

可是現在你們看哪！今天在她偶然走進去的這個教堂裏，她突然感到深切地需要祈禱，不是爲某一個人或某一件事，而是爲她自己，絕對地爲她自己，正如有一天在她母親的墳墓旁她已經祈禱過的情形一樣。她必需從某一方面求得救濟，因此她現在呼叫上帝，正和她今天早晨去請醫生一樣。

在教堂幽深的寂靜中，她聽了很久，只有偶而聽見脚步声。其次，突然間，像她心懷中的鐘聲響了似地，她從她的恍惚中驚醒了來，取出她的錢夾一看，吃了一驚，已經是四點鐘了。她急忙找她的女兒到畫室去，奧利威必定已經在等待着她們了。

她們在畫室裏尋到畫家，他正在畫布上研究他幻想人物的姿態。他希望把他同着安奈特散步時在櫻桃公園裏所看見的姿影，一模一樣地複現出來；一個青年女兒，夢想着

，膝上展開一本書。他猶疑不定，是否應當把她寫成樸素還是寫成美麗。如果她長得醜，她會更有個性，更能激起思想與情緒，而含有更多的哲學。如果長得漂亮，她會更能引人，散發更多的懣懣，而更令人歡喜。

因為要給他的小朋友作一個研究，才使他拿定主意，幻想的人物應當是漂亮的，如此才會有一天實現她的詩的幻象；同時，如果長得醜，她將命定沒有希望沒有終結地夢想下去了。

這兩個婦人一走進來，奧利威便擦着手說道：

「噫，南奈小姐，現在要像是我們在一起散步時的情形！」

伯爵夫人覺得不安了。她坐在一張圈椅裏，望着奧利威，他正在右手有光線的地方安放一把公園裏的鐵椅子。他打開了書箱，取出一本書來，然後猶豫不決地問道：

「你的女兒要讀什麼書？」

「天哪！隨你的便吧！給她一本微克脫·兩果的書。」

「給她一本『世紀的傳說』好吧？」

「可以的。」

「小東西，坐在這里，」他接着說，「拿着這本詩集。看——看三百三十六頁，在這頁上你會看到一篇題名『貧苦的人們』的詩歌。像飲最好的葡萄酒似地，一字一句慢慢地飲着它，讓它使你陶醉，使你感動。其次，合上你的書，抬起你的眼睛，思索着，夢想着，眼前我去準備我的畫筆。」

他走到一個牆角裏，把彩色調在顏色板上，但當他擠着鉛管那彎彎曲曲如一條細絲的顏料傾注出來的時候，他時時轉過頭來望着那「心一意在讀書的青年女兒」。

他的心臟像是被縮着，他的手指顫抖着，他簡直不曉得他在作着什麼事，不知不覺將彩色混在一起，在十二年之後，在這同一的地方，這個幽靈的突然的復活，使他受到過於強烈的感動。

安奈特這時已經讀完了那篇詩，正筆直地望着她的前面。奧利威走近她的身邊，在她的眼睛裏看見有兩顆明亮的水珠，正溢出眼外，流在她的雙頰上。這驚震傳遍他的全身，使他全然忘却了自己，於是轉過身來對伯爵夫人悄悄地說道：

「上帝呀！她是多麼美麗！」

但是杜·居洛瓦夫人面孔上的煙癢與恐怖，把他呆住了。她那雙大眼睛裏，充滿了驚愕，一面凝視着她的女兒，一面凝視着畫家。他迫近她的面前，突然感到不安了。

「什麼事呀？」他問道。

「我希望同你講一句話。」

她站起身來，匆匆忙忙地對安奈特說：「等一會兒，我的孩子；我有一句話要對貝庭先生說。」

她飛似地走進隔壁的小客廳裏，這間屋子是客人等候接見的地方。他隨在她的身邊，他的頭腦混亂得很，什麼都不明白。及至只有他們兩個人的時候，她便捉到他的雙手，結結巴巴地說：

「奧利威！奧利威！我求你不要讓她為你作像！」

「但是爲什麼呢？」她不解地囁嚅着。

「爲什麼？爲什麼？」她慌張地說。「上帝如此請求！只有你自己沒有感覺到嗎？」

爲什麼？啊，我自己本應當早就猜想到，但是直到此刻我才發見。眼前我什麼都不能跟你講。去找我的女兒來。告訴她我不舒服；叫一輛馬車，一點鐘之內你來看我。我將只接見你一個人。」

「但是，真的，你這是什麼意思呢？」

她像是快要神經發作了。

「躲開我！我不能在這里講。叫我的女兒來，同時找一輛馬車。」

他必得遵命，又轉回畫室裏去，毫不多心的安奈特，又在讀她的書了，她的心胸因爲這篇悲憤的詩歌，洋溢着悲哀。

「你的世親不大舒服，」奧利威說。「她到了隔壁房間，情形就很嚴重。去看看她，我還有旁的事情。」

他走出去，跑到他的房間去取一個水瓶，然後又轉回來。

他看見她們正在擁抱着哭泣，安奈特因爲受了「貧窮的人們」的感動，使她的情感充分地發揮出來，同時伯爵夫人，因爲把她的哀傷與那種甜蜜的憂愁混在一起，把她的

淚與她女兒的淚流在一起，使她得到一點安慰。

他等了一陣，不敢講一句話。他望着她們，心胸裏壓抑着一種不可解說的憂鬱。

「喔，」她終於說道，「你好些了嗎？」

「是的，一點點，」伯爵夫人答道。「沒有什麼。你叫來一輛馬車了嗎？」

「是的，立刻就來。」

「謝謝你，我的朋友——沒有什麼。我已經好久憂愁得太多了。」

「馬車來了，」一個僕人報告。

於是貝庭滿懷祕密的不安，把他那蒼白幾乎要暈過去的朋友，護送到門口，他的胸懷感覺到她心臟的悸動。

當他獨自一個人的時候，他問着自己，她是怎麼回事呢，爲什麼要作出這種場面。於是他開始尋求理由，雖然他不願意發覺這真理，却也觸到真理了。「喔」，他自言自語地說，「可能是她相信我正在對她的女兒戀愛嗎？不，那將是太離奇了！」他以巧妙而高貴的辯證，作成虛偽的確信，他感到憤怒，他認爲對於他這種神聖的、幾乎近似父



母般的愛情，她一分一秒都不應該疑心到有任何色情的成份。他漸漸地對於伯爵夫人感到不快了，他認為她沒有一點理由疑心到他有這樣的卑劣，會有這樣毫無根據的醜行；於是他決心，只要和她一見面，他便要非常坦白地表明他的見解。

心急着想要解說，他不久即離開書室向她家裏走去。一路上，他越來越興奮地，準備着理論與辭句，以便對這樣的一種懷疑，爲自己辯護，爲自己復仇。

他看見她坐在一把傾斜的椅子裏，她的面孔因爲痛苦起了變化。

「喔，」他冷冷地說，「對我解說吧，我親愛的朋友，剛剛發生的一場怪事是怎麼回事。」

「什麼，你還沒有理解嗎？」她聲音斷斷續續地說。

「沒有，我自白我沒有理解。」

「過來，奧利威，好好看看你自己的心。」

「我的心？」

「是的，你的心的深處。」

「我不理解。請你更清楚地說明吧。」

「好好看看你的心底，看是否你能夠找到什麼，那對於你對於我都是危險的。」

「我再說一句，我不理解你。我猜想，在你的想像中是有着什麼，但在我自己的良心裏我什麼都看不見。」

「我不是說你的良心，而是說你的心。」

「我不會猜謎。我求你說得更清楚些。」

於是，慢慢抬起她的雙手，牽住畫家的雙手，摳住它們，而且，一字一句都像撕破着她的心似地說道：

「小心點，我的朋友，否則你會和我的女兒發生戀愛了！」

他倉促地抽出手來，拿出純真的衝動要對這侮罵的指責來抗爭，指手畫腳越來越興奮地，爲他自己辯護了，他反而指責她對他懷疑的不正當。

她讓他說了好半天，而絕對地不動搖，確信她自己所說過的話。其次接着說道：

「但是我並不疑心你，我的朋友。你自己心裏經過的事你是沒有注意的，正如我面

到今天早晨以前都沒有注意一樣。你對待我的樣子，就好像我已經指責你和安奈特戀愛了，啊，不，不是的！我曉得你是多麼忠誠，值得每一個人的尊重，值得每一個人的信任。我只求你，誠心地祈求你，看看你的深處，你對我女兒的情愛，雖然你並不自知，是否已有一種特點，和單純的友誼稱微不同了。」

這時他生氣了，越來越興奮，再度爲他的真誠辯解，正和他獨自在路上理論過的一樣。

她等他說完他的辯解；於是，雖然她臉色已蒼白得怕人，却不憤激，而且信念絕不動搖地，悄悄地說：

「奧利威，我非常明白你剛剛對我所說的話，而且我也和你一樣的想法。但是我確信我並未欺騙我自己。靜靜地聽着，好好地想想，你體會一下，我的女兒太像我了，和你開始愛我的時候太像了，可是你不應當也開始和她戀愛的。」

「那麼，」他叫道，「原來你是根據一種簡單的假設和滑稽的理論，把烏有的事便加在我的頭上的，你的論證是，他愛我；我的女兒像我；因此他會愛她！」

但是他看見伯爵夫人的面孔變得越來越厲害了，於是聲調更柔和地接着說道：

「我親愛的安妮，確實確實因為我在她身上又一度發見了你，這個青年女兒才使我那麼高興。當我望着她的時候，我所愛的是你，只有你。」

「是的，正是因為這，我開始痛苦，而且使我那麼不安。你還沒有注意到你的感覺，但是漸漸地關於這件事，你便不能再欺騙你自己了。」

「安妮，我確實相信你在發瘋了。」

「你要證據嗎？」

「是的。」

「三年以來，無論我怎樣請求你，你都從來沒有對朗西葉來過。但是有人要你来接我的時候，你却急忙跑來了。」

「啊，當然的，你是責難我，因為我明曉得在你母親的死後你正不舒服的時候，我却沒有叫你獨自留在那里。」

「就算是這樣吧。我不再爭執。但是底下的情形呢：你那麼急驟地希望再見安奈特

，連一天都不肯過，便要我帶她到你的畫室裏來，你藉口要她為你作像。」

「可是你不會設想我希望見的是你嗎？」

「此時此刻你的爭辯是背叛你自己的，你是想以此說服你自己——然而你却不是欺騙我。你再聽我說：爲什麼前天晚上杜·法朗達爾侯爵進門的時候你會促地離開了？你總得爲什麼嗎？」

他猶豫着，非常驚訝，渾身不安，簡直被這種觀察繳械了。其次他慢慢地說：

「呢——我幾乎不曉得——我當時疲倦了——可是若坦白地說，那個傻瓜使我發  
嘔！」

「從什麼時候起的呢？」

「一向如此。」

「請你原諒我，我曾經聽見過你讚美他。你一度是喜歡他的。請你誠誠實實的吧，奧利威。」

他思索了幾分鐘。於是咬文嚼字地說道：

「是的，也許可能我對於你的那種偉大的愛情，使我那麼酷愛那屬於你的一切，以致我對於那個呆子改變了我的意見，我很可以偶而遇見他並不在意，可是我不喜歡差不多每天在你家裏看見他。」

「我女兒的家將不是我的家。但這已經很夠了，我曉得你的心是正直的。我曉得必會把我剛剛說過的話加以深刻地迴思。只要你會想到你還可以理解我給你指出來的大危險，那麼你便還來得及逃避開的。可是你要小心一點。現在讓我們談談旁的事情吧，你願意嗎？」

他並不爭執，但是他非常不安。雖然他確實需要反想，可是他已經不曉得怎樣想法了。他又經過一刻鐘不關重要的談話之後走開了。

#### 四 甜蜜的毒藥

邁着緩慢的脚步，奧利威轉回他自己的家裏，心神不安就好像他剛剛探知了某一家可恥的祕密似的。他想法穩住他的心，清楚地看看他自己的內部，讀一讀他內心的書頁，這本書，像是緊緊地黏在一起，時常只有陌生的手才能將它們分開翻閱。的確他並不相信自己是在與安奈特戀愛。伯爵夫人，因為她時刻都在警戒的妬嫉心，從遙遠處已經預見到這種危險，所以在它未存在以前，就發出了信號。但是這種危險會不會在明天，在幾天，在一個月之內發生呢？這種坦白的疑問他設法予以真誠的答覆。的確這個孩子擾動了他的溫柔的本能，但是一個男人的這種本能，種類是非常之多的，不應當把有危險性的和純潔的混為一體。例如，他喜愛動物，特別愛貓，每逢看見牠們絲絨般的皮毛，便不禁要起一種肉感的慾望。想摸摸牠們柔軟波動的背脊和吻牠們牠們的皮毛。

那個女兒對他所發的吸引力，是和這些模糊而又純真的慾望略微相似，這些慾望是可以把人類神經永遠不息的震動彌補了一部份。他的藝術家的眼睛，同樣也是他作為一

個男子的眼睛，是被她的清新，她美麗光彩生命的萌芽，那閃爍在她身上的青春精魂，所俘虜了去；他的心也許是被一種覺醒的感覺所驚動了，因為他的心是充滿他與伯爵夫人長期友誼的記憶，在安奈特與她母親的酷似中，發見許多老的情感，許多從戀愛開始之後便已沉睡的情緒，又已覺醒了來。是一種覺醒嗎？是的！就是這個！這種觀念給他照明了這個問題。他覺得他在多年沉睡之後又已醒轉過來。如果他並沒有注意便愛上了這個青年女兒，那是因為他在她身邊經歷到他全生命的返老還童，那只要在他心裏一燃起新鮮慾望的火焰，便可以創造出一個新人來。不，這個孩子只是吹動了從前的火焰。過去他所愛的總是那位母親，但毫無疑問他新近愛得更多一點的，是她自己化身的她的女兒。於是他把這種決定用詭辯鋪成一個公式使自己安心：「一個人只能愛一次！也許在遇見旁的人的時候必會受影響，因為每一個人不是叫人厭惡便是對人發生吸引力。這一切的影響，可以創造友誼，領有慾，急劇瞬逝的熱情，但是不能創造真實的愛。這種愛情之可以存在，是必需兩個生命真實地為彼此而誕生的，要在許多不同的方式中，要有許多相同的趣味，許多身體和心靈的酷似，而且要有各種各樣的連繫整個地形成一致



的盟約，才能將他們結合在一起。簡而言之，我們愛着的，並不是什麼X太太，或是什麼乙先生，那是一個女人，或是一個男人，一個沒有名字的生物，一種從自然中迸出來的東西，那是一個具有各種感官、身姿、心情、精神、以及各種屬性的、偉大的女性，她像磁鐵一樣吸引着我們的感官，我們的眼睛，我們的唇，我們的心，我們的思想，以及我們肉感上或精神上一切的嗜好。我們所愛的是一種典型。在一個人身上匯聚了一切人類的特質，而那一特質都可以單獨地吸引着我們。」

對於他，杜·居洛瓦伯爵夫人曾經就是這麼一種典型，他們的長期友誼，給他確確實實地證明了這一點，而且使他從沒有厭倦過這種友誼。眼前，安奈特在肉體上是和她母親當年那麼相像，所以這個人的心縱說並未完全被俘虜了去，而也不免感到驚異，這事是沒有什麼可奇怪的。他崇拜過一個婦人！而從她誕生了另一個婦人，並且幾乎就是她的再現。他情不自禁要把他從前對於前者的熱愛的殘餘，施贈予後者。其中是沒有損害沒有危險的。只有他的眼睛和他的記憶得受這種復活的形象的哄騙；但是他的感情從沒有迷感過，因為他對於這個青年女兒從來沒有感覺過慾念的衝動。

然而，伯爵夫人却責難他對於侯爵的姦嫉！這是真的嗎？於是他又嚴格地檢查他的良心，斷定他確實有點姦嫉。不過這究竟有什麼可驚異的呢？我們不是常常姦嫉那些對於任何婦人求愛的男人嗎？無論在街道上，在酒館裏，或是在劇院中，每逢一位紳士臂上架着一個可愛的女兒從我們面前走過去，我們不是都難免有點敵對的感覺嗎？每一個婦女的領有者便是一個敵手，一個勝利的男性，一個征服者，是被其他一切男性所姦嫉的。其次，縱不從這些生理學上的論理來思量，僅僅因為他對於他母親的愛，而他便對於安奈特發生了較為誇張的同情，這不是很自然的事嗎？同時，在他的心裏，對於那個未來的丈夫，略微感到點男性的姦嫉，不也是自然的嗎？他可以不要什麼力就將這種無價的情感征服過來。

但是在他的心底裏，他對於自己以及對於伯爵夫人仍然感到一種辛酸的不滿意。既然他已經曉得了她的疑心，那麼他們每日的接觸不會變成了滑稽的嗎？因此，在那個青年女兒的面前，他不是必得對他的言行，他的容貌，他的態度，處處要加以留心嗎？因為無論他作什麼事或說什麼話，那位母親都要覺得可疑的。他心情憂鬱地轉回家裏，翻

始吸香煙，他慌亂得要劃十支火柴才把香煙點着。他想工作，可是徒勞。他的手，他的眼睛，他的頭腦，像是不曉得繪畫的妙決了，宛如已經完全忘却或是根本從來沒有練習過這種藝術似的。他拿起一塊小小的畫布，要完成一個輪廓——一個盲人正坐在那里歌唱的街角——他簡直不能集中神望着它，他簡直沒有氣力畫下去，以致他終於坐在畫布的面前了，他手裏拿着顏色板，什麼都沒忘記，雖然繼續不斷地凝視着它，然而他的思想却不曉得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其次，突然間，他感到時間的緩慢，一分一秒的冗長，一種厭倦籠罩在他之上。既然在家裏他不能工作，而在他應去俱樂部以前，他要作些什麼事呢？一想到大街就使他厭倦，那邊道，叫販，車輛，店舖，都使他滿懷的厭惡；其次他想到當天出去訪客，無論訪問的是什麼人吧，立即在他的心裏引起對於他所認識的每一個人的忌恨。

那麼，他要作些什麼呢？他要在畫室裏踱來踱去，望着鐘錶，守候着那悠長的時鐘的轉移嗎？啊，從門口到滿是裝璜的內室，那行經他是知道得非常清楚的。在他靈感降臨的時刻，在他熱心創造的時刻，這樣踱來踱去真是一種甜蜜的振奮——像這樣在大屋

子裏踱來踱去，是懷有工作的光彩，生氣，與熱力；但是，現在，在他疲乏厭惡的時刻，在他不想有任何努力的這悲憤的時刻，這種事正像是一個囚犯在他的監牢裏一樣。縱算是一小時吧，只要他能倒在臥榻上睡下去呀！但是，不行，他不能睡覺；他只有叫自己興奮着，直到暴躁得發抖為止。這種壞脾氣的突然的襲擊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他想：「絲毫無緣無故地，我變成過度地神經，使自己陷於這樣的一種狀態。」

於是他想在他應當拿起一本書來。安奈特放在鐵椅子上的那本「世紀的傳說」還留在那里。他打開它，一點都不理解地讀了兩頁詩歌。就好像這些詩是用外國文寫成的一般，他簡直不能理解。然而，他仍然開始讀着，他確定他所讀的並未真地透入他的心靈裏去。「喔，」他自言自語地說，「我像是變成白癡了！」但是他突然間想出一個好辦法來，以便消遣晚飯前他必要度過的兩小時。他準備好熱水浴，伸展着身子躺在水裏，熱水使他輕鬆而安逸，一直到僕人拿來他的衣服，把他從微睡中喚醒過來。然後他走到俱樂部去，他又看到照例的許多朋友。他們歡叫着伸出雙手來迎接他，因為他們已有幾天未曾見到他了。

「我剛剛從鄉下回來，」他解釋着說。

所有的那些人們，除去風景畫家的姆薩德以外，全都對於鄉間表示深刻的輕蔑。洛克當和蘭達，確實常到鄉下去打獵，但他們在青草地和樹林裏，唯一的享樂便是看野雉、鵝鶉、鷓鴣，在他們的槍彈下像一團羽毛般跌落下來，或是看一些受了致命傷的小兔子，像小滑稽人般翻着筋斗，有四五次四脚朝天，每一跳便顯露出他們的白毛肚子和尾巴。除去秋冬之際爲了這種玩藝以外，他們便認爲鄉間是討厭的東西。洛克當時常會這樣講：「小女人和小豌豆比較起來，我還是喜歡小女人的！」

晚餐照例是活躍非常，談論得滿場風生，可是沒有一句特別的話。貝庭爲了震奮自己，說話說得很多。人們都覺得他很有興趣，但是他一喝完了咖啡，同着李佛地玩過六十點的檯球比賽之後，他馬上走出去，從聖母院散步到泰特布街；在小劇場前面走過三次之後，他自問他是否應當走進去；他差不多已經叫車要到跑馬廳，可是突然變了主意，轉向新競技場去；其次轉了半個圈子之後，既無動機、計劃、也無藉口，他又走上梅爾協伯林蔭路，而且脚步放得慢慢地，追近了杜·居洛瓦伯爵夫人的住居。「也許今天

晚上她再看見我會以為奇怪的，」他想。但是如果他說他是再來看看她的身體如何，根本不會有什麼可驚異的吧，於是又使自己安下心來。

在後邊的小客廳裏，只有安奈特同她兩個僕人，她們還在替窮人織被單。

她看見他進來，只簡單地說：「啊，是你嗎，我的朋友。」

「啊，我覺得不安心；我希望看看你。你好嗎？」

「謝謝你，很好。」

她停了片刻，於是意味深長地說：

「你也好嗎？」

他無緣無故地笑起來，同時答道：「啊，我很好，很好，很好。你的戒懼是完全没有根據的。」

她抬起她的眼睛，停住她的工作，眼睛釘住他，這種凝視是充滿懷疑與乞求。

「真是這樣的，」他說。

「那樣就更好，」她答道，勉強地微笑着。

他坐下身來，在這房間裏他還是第一次感到不能壓抑的不安，一種精神的麻痺，比他白天坐在畫布前時還更甚。

「你可以照樣作下去，我的孩子；那不會使他不高興的，」伯爵夫人對她的女孩兒說。

「她剛剛在作什麼？」

「她正在練習一個曲子。」

安奈特起身走向鋼琴。他的眼睛照例下意識地追隨着她，因為他想她是美麗的。於是他覺得那位母親的眼睛釘住他，他便突然轉過頭來，好像他在望着客廳的黑暗角落裏什麼東西的樣子。

伯爵夫人從小桌上拿起一個他從前送給她的小金盒，打開來，遞給他香煙。

「請吸一支烟吧，我的朋友，」她說；你曉得，沒有人的時候，我是喜歡你吸烟的。」

他吸烟了，同時音樂開始了。那是古典的音樂，優雅而輕逸，藝術家像是在春天傍

晚溫柔的月光下受了靈感而編成的曲子。

「作曲家是哪一個？」貝庭問道。

「叔曼，」伯爵夫人答道。「這曲子沒有什麼名可是很優美。」

想看一看安奈特的念頭，在他的心裏越來越強，但是他却不敢。他本要微微地動一動，轉一轉頸子，便可以從他的眼角看見那照耀在樂譜上的兩支蠟燭；但是他心裏十分明白，伯爵夫人正在注視着他，因此他一動都不動，眼睛一直望着前面，顯然是在欣賞從他香煙裏噴出來的縷縷灰煙。

「你要和我講的話就只這個嗎？」杜·居洛瓦夫人悄悄地對他說。

他微笑了。

「不要生我的氣。你曉得音樂正在對我催眠；吞沒了我整個的思想。我停一會兒就和你談的。」

「我非對你講不可，」伯爵夫人說，「在媽媽死前，我曾為你練習過一個曲子。我從來沒有叫你聽過，但是等我女兒一彈完，我立即就為你彈一彈；你可以聽聽那是多麼



真難。」

她是頗有真實的才幹，從音響裏流溢出來的情緒，她是具有微妙的理解。這的確是她支配畫家的敏感性的最有把握的能力。

安奈特一奏完了叔曼的田園交響樂，伯爵夫人便起身就了她的位置，從她的手指間，奏出奇異的音調，這一個調子，它一切的變化都像是怨訴，各種各樣的怨訴，變化雖然很多，都只有一個節奏把它切斷，然後便又開始，在極緊張中突然中止，像是一種單調的、無休止的、迫害的呼喊，插入進來。

但奧利威在望着安奈特，她正和他面對面地坐着，他什麼也聽不見，什麼也不理解。

他望着她，心裏一無思想，一心一意地望着她，像是望着他剛剛被奪了去的良好的一領有物，他舒適地飲着她的美，正如人們渴時飲着水一樣。

「喔，」伯爵夫人說，「這曲子不是很美麗嗎？」

「好極啦！高尚之至！」他驚動了一下，於是說。「誰作的？」

「你不曉得嗎？」

「不曉得。」

「什麼，你真不曉得嗎？」

「真不曉得。」

「叔貝爾特作的。」

「我根本不覺得奇怪，」他露出深刻的確信的樣子說。「好極啦！你很為奧再彈一次吧。」

她又彈起來，爾他也轉過頭來細審着安奈特，但同時也在聽音樂，如此他可以同時享受兩種快樂。

杜·房洛瓦夫人彈完又坐到她的椅子裏時，他便不能隨心所欲再凝視着那個青年女兒的美麗的外形，她正在燈的那邊與她母親面對面地坐着織東西。

雖然他並不看她，但他仍然欣賞她的姿影的甜蜜，正如一個人感覺着身邊的爐中的火焰一樣；他極想把眼睛對她一掃，然後立即轉向伯爵夫人，而這種想頭使他痛苦，那

情形正如老師剛一轉過背去，小學生便要從大街爬上窗口似的。

他很早就告別了，因為他的笑臉是和他的心神一樣麻痺住了，而他的腔口無言會招人的誤解。

既至獨自走到街上，他心裏便起了任意漂泊的念頭，每當他聽見音樂，那聲音便留在他的腦裏很久，像是音樂本身的夢境還在繼續，使他陷於狂想之中，但是却更覺得明晰。那美妙的音樂又回來了，間歇而飄渺地吹來單調的拍子，慢慢弱化，像回聲一般地遙遠；其次，沈默下來，好像是把它留在心裏，使它得到主題的意義，並尋到一種溫柔和諧的理想。他走到外林蔭路時，轉向左手去，望見蒙梭公園精靈似的閃光，於是走上那在電光般的月亮下曲折着的大路。一個警察緩慢地沿路逍遙；偶而有一輛日暮踴躍的馬車走過去；在淡藍色的電光下一個人正坐在凳子上讀報紙，旁邊就是那支着地球儀的銅柱。在寬闊的草地上，另外的光線撒在樹木間，向着叢叢和青草上，注射着強烈冰冷的光輝，給這大城市的花園一種灰色的生命。

真庭，雙手搭在背後，在邊道上慢步，想看他與安奈特在這同一個公園裏散步的情

聲，當時在她的聲音裏發見出她母親的聲音。

他坐在一張凳子上，呼吸着草地上清新的冷氣，他覺得自己有滿懷的熱望，要把這青春的靈魂移到那描寫未完成的愛情故事的畫布上。許久以前他就曉得這樣的傍晚，這些幻想浮遊的傍晚，每逢這樣時候，他可以任性漂泊在幻想的冒險中，而且他會驚異地感覺那本不屬於他眼前年紀的許多感覺，又轉了回來。

但是像叔貝爾特樂曲中執拗的調子一般，他的心裏時刻都在想起安奈特，想她屈身在燈光秀的面像，以及伯爵夫人奇怪的疑心。他情不自禁一心一意地繼續思索着這個問題，測量着那尚未調生的人類情感萌芽的深底。這種固執的探尋使他煩擾不安；對於這個青年女兒的熱烈的興趣像是給他的靈魂展開了溫柔狂想的路徑。他不能從他的心裏將她驅逐出去；他自己的心裏總在呼喚着她的影像，正如從前每當伯爵夫人離開他時他心裏想着她的影像一樣；過去他時常會奇怪地感覺到她出現在畫室裏。

因為他被這種回憶支配得不耐煩了，突然間他站起身來，噓咕着：「安妮對我講的是蠢話，因此她會使我這時想到那個小東西！」

他回到家裏，坐臥不甯。他輪到床上之後，總覺得不能安睡，因為他的血管裏流着一股熱力，他的心臟裏有狂想慾念的發酵。他怕一夜會醒到天亮，由精神的不安會引起失眠症的神經的襲擊，因此他想要努力看看書。他有多少次曾經拿讀書當作催眠術啊！他起身走到書房裏，選擇一本催眠的作品；但是他的心虛，不能自主，情緒不定，於是他在書架上搜尋着適於啓發人性的心境的幾個作家的名字。巴爾扎克，是爲他所愛好的，但這時却不能幫他的忙；他看不起雨果，輕蔑那一向鼓動他的情緒的拉馬了，於是他便選中了青春詩人的繆賽。他拿出一本書帶到床上，準備翻到哪裡就看到哪裡。

他在床裏睡定之後，便像一個燒着喉嚨的醉鬼般，飲着那些流暢的詩文，那詩人是一個靈感的生命，像小鳥般歌唱了生存的黎明，因為他只能呼吸在清晨，及至白晝乾燥的氣氛裏便沈默了；這一個詩人是比一切的人類更陶醉在人生中，他的詩歌，用坦白勝利的愛情的激瀾表現出他的陶醉，而那正是爲各種慾念迷滅了的，一切青年人的內心的回聲。

貝庭過去從來沒有這麼完整地理解過這些詩歌的實質的魅力，這些詩幾乎並不觸到

理性而在動人的感官。他的眼睛望着那些飄動的詩節，他的靈魂輝煌着各種希望，覺得自己只有二十歲的年紀了，他幾乎像在青春陶醉的狀態中讀完了這卷詩。時鐘響了三下，他很驚異自己還沒有瞌睡。他起身關上窗戶，把書拿到房櫃中間的一張桌子上；但是一接觸到夜的冷氣，便有一種潛伏的痛苦，像是響雷、像是回憶般，穿過他的四肢；於是他不耐煩地把書人丟在一邊，嘴裏嘆息着：「大傻瓜！」然後他回到床裏，熄滅了燈。

第二天他沒有去看伯爵夫人，而且他甚至作了一個英勇的決定，兩天內不再到那里去。但無論他作什麼事，無論他想繪畫或是散步，無論他懷着憂鬱的心情在各家裏走動，而他的心到處都是想起那個婦人。

因為禁止自己去看她們，便以思索她們來安慰自己，他把精神與心情兩方面都放在關於她們兩個人的回憶之上。在一種心神恍惚之間，那兩個面孔時常相並而來，形影明顯雖各有不同；其次，一個接着一個地走過去，混合在一起，形成一個面孔，略現模糊，這一個面孔既不是那個母親的，也不全然是那個女兒的，只是一個婦人的面孔，許久以前他曾經瘋狂地愛過，現在仍然愛着，而且將永遠愛着的。

其次他又後悔自己沉浸於這些情緒的影響之中，因為他曉得那影響是強力而危險的。爲了逃離開它們，驅散開它們，爲了把他的靈魂從這種奪人心魄的甜蜜的夢境裏解救出來，他努力思索旁的一切事情，思索着其他可供想像的物體。但這種努力是徒然的！無論他的心神轉向哪一方面去，又總是把他引回到這一點上來——他總要遇見一個年青的美麗的面孔，像是仰在那里等候他來。那像是一種朦朧而逃避不開的圍攻，無論他用怎樣躲閃的方法希望逃離開它，却總是置在他之上立即把他牽回來。

在朗西葉他們散步的夜晚曾經那麼使他困感過的，這兩個個人形的酷似，只要他一呼喚它們，便立即浮現在他的記憶裏，他努力思索這種動蕩在他內心中的情緒。他自言自語地說：「想想看，我對安奈特是懷有我不應有的更溫柔的情感嗎？」其次，暗中摸索着他的心，他覺得他是燃燒着對於一個年青的婦人的愛情，這個婦人有安奈特的姿影，但並不就是她。爲了使自己安心，便又這樣怯懦的想：「不，我不愛那個小東西；我是酷似的面貌的犧牲者。」

無論如何，朗西葉的那兩天的情最纏是滯留在他的靈魂裏，有如溫暖、幸福、陶醉

的春天；那兩天中最微細的情節，都很逼真地一一轉回來，甚至比當時還更甜蜜。一面搜索着這些回憶，他又驀地想起他們離開葬地走在路上的情景，那個年青的女兒隨處摘着花草，因此他又想起他曾允許她，他們一回到巴黎，便給她一個青玉的矢車菊。

他的一切決心都飛到九霄雲外去，心裏再任何的掙扎，戴上帽子走出去，欣欣地想着他要給她禮物的這種愉快。

他到達的時候，看門人對他說：

「太太出去了，但是小姐在家裏。」

他又感到一陣歡喜。

「告訴她，我有話對她講。」

安奈特差不多馬上就出現了。

「您好啊，親愛的老師，」她莊重地說。

她大笑起來，同她握着手，於是坐在她的身邊，說道：

「猜猜看我爲什麼來。」



她想了一兩秒鐘。

「我不曉得。」

「我來接你和你的母親，到珠寶商那里，選擇一個我在朗西塞答應你們的青玉的矢車菊。」

那個青年女兒現出滿臉的光彩了。

「啊，可是媽媽出去了，」她說。「她馬上就要回來的。你願意等她一會兒吧？」

「是的，如果她不會太久的話。」

「啊，我就是這樣的嗎！和我一起就嫌太久嗎！你拿我當孩子待的。」

「不，沒有像你想的那麼厲害，」他答道。

在他的內心裏他感到一種渴望，要耐她的歡喜，要獻獻殷勤，像他最得意的青春時的樣子，這一種本能的慾望，是可以刺激起一切優美的才能，會使孔雀展開尾巴，會使詩人寫作詩歌。談諧的辭句湧到他的嘴唇上，而且使他的談話聰明絕頂。青年女兒，被他引得活潑起來，把她內心裏的一切惡作劇的幽默都表演出來。

當他們正在談論一個問題的時候，他突然叫道：「但是你從前時常對我講過這個，而且我也已經答覆過你——」

她打斷他的話，大笑起來。

「啊，你對我的稱呼改變了！你拿我當作媽媽了！」

他臉一紅沉默下來。於是噤咕着：

「你的母親無數次對我提過這種意見了。」

他的辯才消沉了。他再不曉得說什麼話好，而且他感到懼怕，不可理解地懼怕這個小女兒。

「媽媽來啦，」她說。

她聽見外客廳的門打開了，同時奧利威像是作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而被人捉到的樣子，解釋着他怎樣突然間想到他的諾言，於是來接她們到珠寶商那里去。

「我叫來一輛兩個位置的馬車，」他說。「我可以坐在頂位上。」

他們動身了，走了一會兒便進了萊塔拉街。

因為他一生都在婦女的愛好中活過來，他的心總是被她們所佔有，他時刻都要體會她們的趣味，他和她們一樣地清楚婦女服裝的樣式，熟知她們私生活的細微情形，以致她們的某種感覺他時常都會共有，每逢走進一家陳列婦女化粧品的大店舖裏，那幾乎係引起婦女的熱情一般地，使他感到一種愉快的情緒。婦女用以點綴自身的嬌小的東西，他和她們差不多感到同樣的興趣；那些物品使他眉飛色舞；鐲子使他的手躍躍欲動；最無價值的衣服花邊都會引起他的注目。在珠寶店裏，那玻璃窗會引起他一種宗教情緒的感覺，那個櫃台，上面蓋着黑布，銀匠的粗手指轉動着寶石顯耀它們的光彩，也會在他的心裏引起一種敬畏之念。

伯爵夫人和她的女兒在這樣的一個黑布櫃台之前坐下身來，很自然地每個人都把一隻手放在櫃上，這時他提出他所需要的東西，於是店員給他展開各式各樣的小花朵。

店員在他的面前展開許多青玉，從其中必要選出四個來。這事就攔很久的功夫。兩個婦人用手指尖在黑布上轉動着青玉，小心地把它們舉起來，在光亮的地方查看它們，拿出內行人的細心，研究着它們。她們把選定了的放到一邊之後，便要選三個綠柱石做

配稱的葉，如此好使那細小的寶石在中央像露水珠一般顫抖着。

這種贈予，使奧利威歡欣如醉，他對伯爵夫人說：

「你肯不肯賞光選擇兩付耳環？」

「我嗎？」

「是的，一付給你，一付給安奈特。讓我拿這些小禮物，作我到朗西葉的兩天的紀念。」

她拒絕。他堅持。討論了好半天，起了一場大辯論，雖然費了許多口舌，却終於是他勝利了。

耳環拿出來，有些最珍貴的，是裝在特別的匣子裏；另外有些分列着裝在一個大方匣子裏，稱托着絲絨底子列成一排展現出各種奇異的花形。畫家坐在兩個婦人之間，露出同樣熱烈的好奇心，一個一個地從匣子的細格裏拿起金耳環。他把他們放在右面的櫃台上，分成兩堆，一堆是一看就決定不要的，另一堆是準備選擇的。

在這種檢選工作中，時間甜蜜而不知不覺地過去了，比社會上的一切娛樂都更奪人

心魂，比各種的遊戲都更覺有趣，在一個女人的胸懷裏激動起一種美妙而近於肉感的享樂。

於是他們比較着，越來越高興，經過一番猶豫之後，三個審判官選定了一個小金蛇，它在細頸與彎曲的尾巴之間抱着一顆美麗的紅寶石。

奧利威，滿面光彩，這時站起身來。

「我把車子留給你們，」他說；「我要去辦點事，我非走不可。」

但是安奈特求她母親走回家去，因為天氣很好。伯爵夫人答應了，謝過貝庭，她回着她的女兒沿街走去。

她們默默地走了一些路，想着她們接受的禮物心裏歡喜。於是她們談起她們剛才看見過摸觸過的各種珠寶。在她們的心靈裏，一種燦爛的光彩，一種歡躍，仍然滯留着。她們匆忙地走着，夏日傍晚滿街上都是逗遛許久的人羣。當她們走過去時，人們轉過臉來望安奈特，並悄悄地说些讚美的話。自從她穿孝以來，自從穿孝更增長了她女兒美麗的光彩以來，伯爵夫人同着她的女兒在巴黎的大街上走路，這還是第一次；在大街上，

每逢美麗的婦人走過去，在男人羣中所引起的注目與悄悄的私語，一點一點地又把她的心吸引過去，情形正像前天晚上，在她的客廳裏，客人們拿她的畫像和那個小東西比較時使她感到同樣的痛苦。她不能自己地望着安奈特吸引來的人們的眼光；她覺得那些眼目來自遠處，停也不停地越過她自己的面孔，便釘在她身旁的美麗的面孔上。她猜想，她在這些眼睛裏看見了人們對這個含苞的青春，對這個清新的優美，表示了急劇而沉默的愛慕，於是她想：「我從前是和她一樣地美麗，如果說不比她更美的話。」突然間，她的心靈裏閃過了奧利威，這時便像在朗西葉的情形似地，她渴望着逃跑開。

在這種明亮的光線中，在川流不息的人羣裏，所有的人們並不注視她，她不願意再多留下去了。當她和她的女兒挑戰爭勝的時候，像是過去得很遠了，雖然事實上還是新近的事。今天過路的人羣誰還會想到比較她們？也許，在片刻之前，在珠寶商的店舖裏，只有一個人會想到這種事。他嗎？啊，她是多麼痛苦啊！這種總要是現在他的心靈裏來的比較，他怎能禁得住呢？他一定每逢看見她們在一起便不能不想到這件事！

「我不舒服，」她說。「我們叫一輛馬車吧，我的孩子。」

安奈特不安起來。

「什麼事呀，媽媽？」她問道。

「沒有什麼。你曉得，自從你外祖母死後，我時常會突然軟弱無力的。」

## 五 消損 月亮

固定的觀念，是如無藥可醫的疾病，具有噬噬的力。一度侵入了靈魂，便將靈魂吞沒，不允許它再有想着任何事情的自由。伯爵夫人，無論她作什麼事，無論她在什麼地方，獨自一個人或是在朋友羣中，總是不能不想着她和她的女兒走回家時心裏所想的。差不多每天都看她們在一起的奧利威，怎能不比較着她們兩個呢？

他定然不能自己地時刻忘不了她們的相似，尤其因為最近她們在聲調或姿勢上極力模倣，更覺得相似了。他每一走進門來，她就想到這種比較；她從他的眼裏看得明白，她的心裏她的精神上猜想着思索着這件事。於是她痛苦地希望藏起身來，消形匿跡，永不再在她的女兒身邊出現，

同時她在各方面都受着痛苦，在她自己的家裏都不再覺得安適。那一天晚上，在她的肖像下衆目注視安奈特時，她心裏所起的受人冷落的痛苦感覺，是變得越來越熾烈了，有時甚至使她失掉了耐性。她不斷地設備自己，因為她總是覺得熱烈地需要解放，說



不出來地希望把她的女兒送走，就好像她是一個麻煩趕不走的客人似的；她下意識地而又很妙地向看這個目的推進，她又瀟灑地希望不惜一切努力留住她所愛的男人。

因為他們新近的喪事，她無法太急切地替安奈特完成婚事，因此她怕——這恐懼既模糊而又有支配力——或許會發生旁的事情破壞了這個計劃；她幾乎不自覺地總是想法在她女兒的心裏喚起對侯爵的溫柔的情感。

她多年以來，爲了把握奧利威，所曾使用的一切有效的策略，這時換了一個新的形式，更乖巧而更秘密了，她用盡心思在這對青年男女之間燃起了愛情，同時不叫兩個男人會面。

畫家，因為要保持經常工作的時間，從不肯到外面去吃早餐，通常是晚間到朋友的家裏去，於是她就時常約請侯爵吃早餐。他常常騎馬過後，帶着歡欣氣氛，帶着一種清晨的氣息，來到她們家裏。安奈特很有興趣地聽他講話，對於當時的閒談資料鑿成了一種嗜好，因此他當做稀奇古怪的事般，一一對她述說着。在他們之間生長起一種青春的親密，因為他們對於馬有一種共同熱烈的愛好，所以自然地養成一種愉快的親交。他走

了之後，伯爵和伯爵夫人巧妙地讚美他，說出許多必要的話，叫那年青的女兒明白，只要她自己願意，她就可以和他結婚。

她很快地就理解了，自己心裏很坦白地分辨着，她認為拿這個漂亮小伙子當作丈夫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除去旁的一切享受之外，他還可以給她一種最可推崇的享樂——每天早晨騎着一匹駿馬同他一起驅馳。

有一天，非常自然地，在握手微笑之後，他們就已訂了婚，這婚姻公開出來時像是一件久已決定了的事情一般。於是，侯爵開始送來禮物，而伯爵夫人待安奈特像待自己的女兒一樣。這全部的事情是共同一致造成的，在白日靜息的時間，煽動着那點點親密的火焰；侯爵，因為另有許多旁的工作、親屬、和約會，所以晚間很少來。

那時刻是奧利威的時間。他每個星期定期地同着他的朋友們晚餐，而且夜間十點鐘以後常常並沒有約定便走來喝一杯。

他每一走進門來，伯爵夫人便用眼睛釘住他，一心一意地想要明白他內心裏的經過。他並露出什麼眼光，也不做什麼姿勢，所以她不能立即看得明白，她的膝裏却縈迴着

一種想頭使她痛苦：「當他看見我們並排在一起他不可能不愛着她的。」

他也常常帶來禮物。每次不過一個禮拜，他便手裏拿着兩個小包，一包給母親，一包給女兒；伯爵夫人，打開那時常包着珍貴物品的小包，便會再度感到內心的冷縮。

在從前，畫家時常有這種作法，有無數次她看見他露出同樣的微笑，作出同樣的姿勢，手裏拿着一個小包走來。這種習慣經過一個時期之後停止了，而現今又在開始。給什麼人的呢？這一點她絕無疑問。不是給她的！

他的樣子疲乏而瘠瘦。她斷定他在受苦。她拿他進門時的樣子，他的態度，和侯爵的姿態相比較，侯爵也開始被安奈特的優美吸引住。這情形並不完全相同的；杜·法朗達爾是受着吸引，而奧利威·貝底從心裏在愛着！至少在她痛苦的時候，她是這樣相信；其次，在比較平靜的時刻，她仍然希望她是欺騙了她自己。

只有他們兩個人在一起的時候，她不能自己地要詢問他，懇求他表白出一切，什麼都不要隱蔽！她與其如此在疑惑中受苦，甯願明白實情而哭泣，她要揭穿那像是另有一種愛情正在生長正在緊閉着的心。

那顆心，她覺得比她自己的生命都更為貴重，十二年來她曾經看守着它，用她的愛情溫暖它，鼓舞它，她自己肯定地相信它，希望最終將屬於她，願從而熱烈地把其餘的生命奉獻於她，然而那顆心却為一種巨大的定命力支配着不知不覺地逃開她了！是的，它突然關閉起來，包圍着一個祕密。她不能再用親熱的語言刺穿它，她不能再將她自己的愛情隱藏在憂慚，像隱藏在只為她一個人打開的避難室裏一樣。如果一個人把自己整個的生命，整個的存在，以及在世界上的一切的所有，都已經給了他，而他因為另一個面孔討了他的歡心，便在幾天之內變形成一個陌生的人，還要愛，還要無節制地浪費自己的一切，那又有什麼用處呢？

一個陌生的人！他——奧利威？他如往常一樣，用同樣的言語，同樣的聲調，和她談話，然而在她們之間却隔着某一種東西，某一種不可解說、不可捉摸、無法超過、幾乎說不上什麼的東西——這種說不上什麼的東西，當風向一轉便可使帆漂行去。

事實上，他在漂行着，每天他每看安奈特一眼，都漂得更遠一點。他自己並不想清楚地看看他自己的內心。他的確已經感覺到那愛情的發酵，那不可抵抗的誘引；但他並

不希望理解，他聽憑時愛生的事件，聽憑不可預見的生命偶然。

除去那些晚餐，除去與兩個婦人同度的傍晚——她們因為穿孝而與歡快的世界隔開——他再不關心旁的事。在她們的家里，只偶而遇見一些無關重要的面孔——通常是柯貝勒夫婦和姆羅德——他自以為在這個世界裏只有他伴着她們了；因為近來他很少看見伯爵夫人和侯爵，早晨午間是為他們保留的，他希望忘掉他們，期望婚事可以無限期地延長。

而且，在他面前，安奈特從沒有談過杜·法朗達爾先生。這是因為一種本能的謙遜嗎？或者也許是緣於女性內心的一種祕密的直覺嗎？故意叫人明白她並不在乎那些事情的樣子。

一個星期又一個星期地過去了，絲毫沒有改變這種生活的樣式，於是秋天到來了，因為某一種政治上的事件，議會提前重開。

議會重開的那一天，杜·居洛瓦伯爵在他自己的家里用過早餐之後，便要帶杜·摩特曼伯爵夫人、侯爵、與安奈特，回到議會去。只有伯爵夫人，獨自守着那繼續增長的

哀愁，儘管她要留在歐里。

他們已經離開了餐桌，在大客廳裏心情愉快地飲着咖啡，伯爵，很高興又恢復了議會的工作，正在興緻勃勃地談論共和國的現狀和它的許多困難；絕望陷在愛情中的侯爵，熱心地答應着，同時却在凝視安奈特；公爵夫人看見她的姪子對政府的危機所表現的那種情緒，也幾乎同樣覺得高興。客廳裏的空氣是溫暖的，其中有新生的火爐、地毯、帳幕、與四壁的熱氣，同時蒸發着枯萎花朵的香氣，在這緊緊關閉着的房間裏，彌漫着咖啡香、少釋、滿足、親密的氣息，這時門開了，奧利威·貝庭走進來。

他在門框邊停了停，他那麼驚訝，以致躊躇着不走進來。一種憤怒滲雜着各種的情緒使他窒息了，把那種事實顯現給他——他是癡狂地在戀愛着！他們曾經對他隱瞞着的一切，他曾經對自己隱瞞着的一切，這時他都看得很明白了，因為他看見侯爵已作爲一個訂婚的愛人牢守在這個家裏裏！

在一陣憤怒之間，他看見了他甯可不曉得的一切，伯爵夫人不敢告訴他的一切。他不願自問爲什麼這些結婚的準備過去隱瞞了他。他猜想着這個道理，同時他的眼睛，露

出不快的表情，和那羞紅了臉的伯爵夫人的眼睛，碰在一起。他們互相理解了。

他坐定之後，每一個人都沉默了幾秒鐘，他的不期而來使他們的興趣受了阻礙。於是公爵夫人開始對他談話，他簡截了當地答覆着，他的聲音突然改變了。

他環顧了那些人們，他們這時又在喋喋不休了，於是他自言自語地說：「他們對我開玩笑呢。我要叫他們受受罪。」他特別地氣伯爵夫人和安奈特，他突然地理解了他們的天真的虛偽。

「啊，啊！該走的時候了，」伯爵望着鐘叫道，於是轉過身來面對着畫家說：「我們正要開議會去，除了我的妻以外大家都去，只有她留在這裏。你願意和我們一道去嗎？你要去，我將非常高興。」

「不，謝謝你，」奧利威冷冷地答道。「我對於你們的議會不感興趣。」

安奈特嬉嬉笑笑地責難着說：「啊，一定來吧，親愛的老師！我確信你定然比那些議員更使我們高興。」

「不，一定不，沒有我自己也會很高興的。」

看見他不高興而且露着怪臉色，她固執地約請他，藉此以表示她對他的溫存。

「是的，來吧，畫家先生！我真的對你講，沒有你我簡直不曉得怎麼辦。」

他的其次的言語順口溜出來，使他都來不及抑止自己，同時聲調也完全不同了：

「呸！沒有我你照樣滿好的，正和每一個人一樣。」

對於他的聲調稍稍感到驚異，她叫道：「你們看！他又要對我和從前一樣地不客氣了！」

他的髮層扭成一種憂鬱的微笑，那表示出一個靈魂的痛苦，於是他略微一鞠躬說道：「過些時候我也許會改掉過去的習慣。」

「可是請問爲什麼呢？」

「因爲你要結婚，無論你的丈夫將來是什麼人，他都會認爲我從前對你的那種態度是不大合適的。」

「已經到了要顧慮這些事情的時候了嗎，」伯爵夫人急忙插嘴說。「但是我相信安奈特不會和那麼一個多疑的人結婚，如果連老朋友們的親熱他都要反對。」



「來，來！」伯爵叫道：「我們走吧。不就要遲到了。」

準備和他同行的人一同起身，隨他走出去，照例有一番握手和接吻，公爵夫人，伯爵夫人和她的女兒，每次會面和分別都要如此的。

他們——他和她獨自留下，站在門口帷帳的後面。

「請坐，我的朋友，」她溫柔地說。

但他幾乎粗暴地答道：「不，謝謝你！我也要走了。」

「啊，爲什麼呢？」她悄悄地哀求着說。

「因爲這好像並不是我的時間。我沒有預先聲明就跑來應當請你們原諒的。」

「奧利威，你這是怎麼回事？」

「沒有什麼，我只是極悔擾亂了一個預定的愉快的聚會。」

她捉住了他的手。

「你是什麼意思？」她問道。「他們正要動身，因爲他們都準備出席議會，我本來就想留在家里。正和你剛剛說的相反，今天當我一個人孤獨的時候，你真來得正好。」

他冷笑了。

「正好嗎？是的，來得正好！」

她捉住他的手腕，犀利地凝着他的眼睛，聲音極低地囁囁着：

「對我明白講你是愛她的！」

他抽出手，再抑止不住他的不耐煩。

「喔，你簡直被這種想頭弄得神經錯亂了！」

她又捉住他的胳膊，緊緊地牽住他的衣袖，哀求道：

「奧利威！明白地講，明白地講！我很願意曉得，這事我本來很確定的，可是我很

想曉得，我很想——啊，你不理解我的生活已經變成怎樣的了！」

他登覺他的肩膀。

「你要我怎樣呢？如果你神經不健全，這是我的過錯嗎？」

她牽住他，牽他到後面另一個客室裏，那裏沒有人可以聽見他們的講話。她拉住他的衣服，附在他的身上，喘不過氣來。當她牽他走到小半圓形的圓椅旁，她讓他坐下，

自己坐在他的身邊。

「奧利威，我的朋友，我唯一的朋友，我求你告訴我，你是愛她的。我曉得的，你的一切動作都令人有此感覺。我不能疑惑。這事害了我，但我希望從你的嘴裏曉得這件事。」

他還在搪塞，可是她跪倒在他的腳下。她的聲音顫抖着。

「啊，我的朋友，我唯一的朋友！你是真地在愛她嗎？」

「不，不，不！」他叫道，一面想把她扶起來。「我對你賭咒我並不愛。」

她揚起她的手，緊緊地擰住他的嘴，結結巴巴地說：「啊，不要扯謊！我受苦受得太厲害了！」

其次她的頭倒在這個男人的膝上，她癡泣了。

他只能看見她的頸背，一束金髮，其中滲雜着許多白絲，這時他是滿懷的憐憫，滿懷的哀傷。

雙手捉住那濃密的頭髮，他兇暴地支起她的頭來，把那雙正流着淚的迷濛的眼睛推

轉開。於是他一再吻着那含淚的眼睛，同時說道：

「安妮！安妮！我親愛的，親愛的安妮！」

她想法微笑，用哽咽着淚的孩子們的猶豫的聲調說道：

「啊，我的朋友，你只要告訴我你還有一點點的愛我。」

他又吻了她。

「是的，我愛你，我親愛的安妮。」

她站起身來，重新坐在他的身旁，握住他的雙手，望着他，溫柔地說：

「我們相知太久了。那是不應當如此終結的。」

他緊緊抱她靠近來，問道：

「爲什麼要終結呢？」

「因爲我已經老了，因爲安奈特太像你第一次看見我的時候。」

這一次是他要用手指來封住她悲喪的雙唇了，同時他說道：

「又是這種話！請你不要再提這件事，我對你瞎咒，你是錯誤了！」

「啊，只要你還愛我一點，」她返複着說。

「是的，我愛你，」他再說。

他們沉默了幾分鐘，他們的手把握着，深深地受着感動，非常哀傷。最後她打破了沈默，囁嚅着：

「啊，我的殘年將不會是歡快的！」

「我將設法叫你覺得它們甜蜜。」

陰雲天空的陰影將薄暮提早了兩小時，客廳昏暗了，一點一點地掩埋在秋天傍晚的灰色中。

鐘響了。

「我們在這里停了不少時候了，」她說。「你該走了，因為怕有人要進來，我們都不大安靜。」

他起身，緊緊地抱住她，像平素一樣吻着她半張開的雙唇。其次，他們臂搭着臂，有如一對新婚的夫婦，穿過了那兩間客廳。

「再見吧，我的朋友。」

「再見吧，我的朋友。」

於是大門的走廊遺留在他的身後了。

他走下台階，轉向聖母院，心不在焉地開始踱步，像被人打了一拳似他眩暈，他的雙腿軟軟的，他的心臟火熱，像有一件燃燒着的東西震蕩在他的胸中那麼悸動。約有兩三個鐘點，也許有四個鐘點，他在精神恍惚和四肢衰弱中，一直向前走，只剩下邁步的氣力。於是他走回家去思索。

原來他確實是愛着那個小女兒的。這時他理解了，自從他同她在萊樓公園散步以來，自從他在她的聲音裏辨認出她幾乎已經忘却的聲調以來，他每逢在她的身邊時他的感覺；其次一種尚未熄滅、尚未冰冷、他已不再堅持的愛情，又緩慢而固執地復甦了來，叫人非承認它不可。

他應當怎樣呢？他能夠怎樣呢？當她結婚之後，他將避免時常見她，也只有如此了。可是在這之間，他將繼續轉向那個家裏去，不叫人有何懷疑，而且要對每一個人

都將隱藏起他的秘密。

他在家里吃過晚飯，這是他很少如此作過的。其次他燒起了畫室裏的大火爐，因為那一夜像是極冷的樣子，他甚至叫人點起了掛燈，好像他厭惡那黑暗的牆角，於是把自己關在房裏。是怎樣一種憂傷得怕人、深刻而奇異的情緒將他捉住了呢？他的喉嚨、他的胸懷，他全部僵硬的筋肉，以及他的眩暈的靈魂，都有如此的感覺。房間的四壁壓迫他；他的整個的生命是包圍在其中——他作為一個藝術家的生命，他作為一個人的生命，每一幅掛在牆上的繪畫都使他想起一次成功，每一件傢俱都在記述某一次的紀念。但是成功與紀念是屬於過去的事情！他的生命呢？多麼簡短，多麼空虛，然而在他看來又像是充實的。他曾鑄製作繪畫，更多的繪畫，永遠是繪畫，可是只愛過一個女人。他回想起就在這間畫室裏，他們會面後那許多傍晚。他曾經整夜地散步，他的生命就在發燒的火焰上。幸福戀愛的歡喜，世上功成的歡喜，無比的光榮的陶醉，他永遠親着那內在勝利的可紀念的時刻。

他曾經愛過一個女人，那個女人也曾經愛過他。他接受了她的一次洗禮，而藉此使

一個男人得見愛情與情緒的神秘世界。她過去差不多是用暴風雨奪取了他的心臟，而現在他已不能再將它關閉。另一種愛情不顧一切經由這個罅隙闖來——是另一種，而甯可說還是同一的，不過是由一個新的面孔所挑起來的；確是另一種，但因為我們年紀更需娶某種崇拜的關係，却更強烈。他就是這般地愛着這個小女兒！他無需再爭掙扎，抵抗或是否認；他很絕望，明明曉得他愛她甚至得不到她點點的憐憫，她將總是漠視他的可怕的痛苦，然後另一個人將和她結婚！永遠不斷懷着這個想頭，簡直不能驅除開去，而一如此想，便起一種獸類似的慾望，要像鎖住的狗般吼叫，像狗一樣地他感到軟弱，枷鎖，和囚牢。他思索得越久，也越神經質，於是在大客廳裏他踱來踱去。像有什麼慶祝似地滿屋照耀得晶亮。最後。因為簡直再不能忍耐那重開的傷口的痛苦，他便想法回憶他初期的戀愛以為鎮定，用他最初偉大的熱，掩埋住這痛苦。從壁櫥裏，他取出一張他從前為他自己畫的伯爵夫人肖像的底稿。其次他把它放在畫板上，在它面前坐下身來，凝視着它。他努力回憶她，要見她重新活起來，正如他最初愛她的時候那樣。但從畫布上浮現出來的，永遠是安奈特。那個母親已經不見了，消失了，在她的位置上留下另一



付面孔，和她自己相像得奇怪。那就是那個小東西，頭髮更光彩，微笑更惡作劇，他覺得他的身體與靈魂都是屬這個年青的生命，他像是從來沒有屬於任何人，正如一隻沈船之屬於波濤。

於是他站起身來，爲了不再見這個幽靈，他把那幅畫轉對着牆。其次他覺得悲哀將他壓住，他走進臥室裏，打開書桌的抽屜，其中放着他愛人的全部的書信。信臥在那里，像臥在床上一般，一層一層地，薄薄的紙片積成一堆。他把雙手探進信堆裏；他望着那細長的板匣，其中疊積着層層的信封，信封上總是他的名字，只有他的名字。他回想着那種愛情，兩個生命的相互溫柔的依戀，全都記錄在這些信裏在那淡黃色紅封口的紙堆裏；他俯身在它們之上，呼吸着書信的憂鬱的老氣味。

他希望重讀一遍，手伸進抽屜底摸索着，曳出最初期的一把書信。他一打開它們，活躍的記憶便浮現在它們之上，動蕩着他的靈魂。他發見有許多封信曾經帶在他的身上有好幾個星期，而且從那對他述說甜蜜事物的纖巧筆跡中，也又發見早已被遺忘的情緒。突然間，在他的手指下他尋到一個精美刺繡的手帕。那是什麼呢。他沉思了幾分鐘，

於是他想起來了！有一天，在他的房間裏，她因爲小妬嫉哭泣了，於是他偷了她溼了淚水的手帕保存起來！

啊，多麼悲哀的事！多麼悲哀的事！那個可憐的婦人哪！

從抽屜底下，從他過往的深處，這一切的回憶像水蒸氣般昇騰起來，但那只是已逝的過往不可捉摸的蒸氣。不過他仍然很痛苦，伏在書信上哭泣了，像一個人哭泣已經不在的死者一樣。

但他初期愛情這一切回憶，在他心中喚起了一種新的青春的熱力，一注不可抵抗的溫柔的波浪，在他的心靈裏喚起了安奈特的光彩的面孔。他曾以自動服務之熱情的衝動，愛過那位母親；他又像一個奴隸般開始愛着這個小女兒，他如一個顫抖的老奴隸，身上已被釘住永不能打斷的枷鎖。他從心底裏感到了這一點，而且恐怖起來了。他極想理解爲了什麼緣故什麼理由她便如此地將他佔有。他對她認識得那麼少！她幾乎還不能算是一個婦人；她的心與靈魂仍然如青春的睡眠般在睡眠中。

反之，他眼前幾乎已到了他生命的盡頭。所以，這個孩子怎會能夠用一些微笑和淺

束金髮便將他俘虜了去呢？啊，那些微笑，少女金黃色的頭髮，使他渴望着跪倒將前額貼伏在地上！

一個人可曾曉得爲什麼一個女人的面孔會突然地在我們之上發生了毒藥般的力量？宛如一個人用他的眼睛狂飲了她，而她就變成了他的精神與肉體。我們爲她所陶醉，爲她而發狂；我們在那奪人魂魄的影像中生活着，而且自願爲她而死！

某一個面孔在一個男人心上的這種怕人的不可解說的力量，時常會使人多麼痛苦啊！

奧利威，貝庭又開始在他的房裏踱來踱去；夜已深了，他的火已經熄滅。穿過玻璃窗，冷氣從外面透過來。於是他輪進床裏，繼續思索，一直痛苦到天光。

他不曉得爲什麼以及作什麼事，很早就起身了，他的神經不舒服，像一個旋轉着的風信標一般地不安定。

爲了使他的精神有所寄託，爲了使他的肉體有所動作，他記起來就在每個星期的這一天，他的俱樂部裏的一些會員，照例要在摩爾人的浴場聚會，按摩之後他們一同早餐

。因此他急忙穿起衣服，走出去了，希望那暖屏的淋浴能使他安定。

他一到大街便感到一陣寒氣，那是早霜最初刺骨的寒冷，一夜之間便毀滅了夏日最後的痕跡。

所有走在林蔭路上的人們，全感覺到紛紛大片黃葉的飄灑，發着枯澀的聲響沙沙地落下來。馬路和邊道上早已鋪滿了黃葉，有幾小時都類似初冬森林中的小徑。全部枯死的簇葉發着沙沙聲在脚下踏碎，時時在一陣旋風之下輕輕地飄蕩起來。

這是一個季節轉換的日子，劃分出一個季節的終結，另一個季節的開始，那使我們滿懷的歡喜或帶來某一種的悲哀——悲哀夏日的死亡或是歡喜初春的興起。

越過摩爾人的浴場的門檻，在他於寒風中散步之後，一想到那暖氣不久就要透入他的身體，奧利威的悲哀的心便感到一陣滿足。

他急忙脫掉衣服，用侍役遞給他的圍巾纏住身體，消失在那對他敞開的門的後方。

當他橫過那點着兩盞東方方式的燈籠的摩爾式的走廊，一陣逼人的暖氣，像是從遠處火爐裏發來，使他呼口大氣。於是一個毛茸茸頭顱的黑人，露着光亮的肉體和肌肉的四

肢，腰間只繫着一個束帶，在他前面跑着，揭開對面的門簾；於是貝庭走進那間大暖氣房裏，房子是圓形，高大而沈靜，神祕得像一個廟堂，白晝的光線，穿過上方的圓屋頂，穿過三葉形的彩色玻璃，射進這間巨大的圓屋裏，屋內的地板和牆壁是磁製的，裝璜着摩爾人的圖案畫。

各種歲數的男人，差不多地都是裸體，嚴肅而沉默，緩慢地行動着；另有些人，正坐在大理石的凳子上，交搭着雙臂；還有些人仍然在小聲地談話。

那火熱的氣息使人們一走進門來便要喘一口大氣。在那間空空息的講究的圓屋子裏，有一種古怪神祕的樣相，人肉在蒸發，黑種人和黃種人的僕役拿動黃銅顏色的雙腿走來走去。

畫家看見的第一個面孔就是杜·蘭達伯爵。他像一個羅馬人的角力者轉來轉去，以他巨大的胸部和交搭在胸上的粗胳膊為驕傲。他因為是這種熱水澡的老顧客，所以他有如舞台上被人讚賞的戲子似的感覺，同時他作為一個專家在批評着巴黎全部健壯的男人的肌肉。

「早晨好，貝庭。」他說。

他們握握手，其次蘭達接着說：「這種天氣出汗最好！」

「是的，好極啦。」

「你見過洛克當嗎？他就在底下。他剛剛一起床，我就到了他的家裏。啊，你看看那個骨體？」

一個小紳士正在走過，腿是彎曲的，胳膊和肋骨都是瘡痍，一看見他，這兩個人類精力的老模範，便輕蔑地微笑了。

洛克當已經看見了畫家，便向他們走近來。他們坐在一張大理石的桌上，宛如他們坐在客廳裏一般閒談起來。僕役走來走去，給他們送着飲料，人們可以聽見按摩師的手拍在肉上，以及突然間一陣陣的淋浴，不斷的水的潺潺聲，從這間大廳的四角裏傳來，也把廳裏充滿像落雨似的聲音。

時時有新來的人向這三個朋友打招呼，或是走過來握握手。其間就有大個子達利松大公爵，小個子藹皮拉蒂皇子，傅拉施男爵還有許多旁的人。

突然間洛克當叫道：「你好啊，法朗達爾？」

侯爵走進來，他的手指指點點的，像是一個隨便什麼都不煩心的人，露出飄灑輕快的樣子。

「他是一個角力士，那個傢伙！」蘭達悄悄他說。

洛克當轉身對貝庭接着說道：「聽說他要和你的朋友的女兒結婚是真的嗎？」

「我想是的，」畫家說。

但在那種地方，在那一個男人面前，被提出這樣的一個問題來，奧利威的心臟是絕望而難堪地悸動着。他曾經預感到的那一切的恐怖，在這一秒之間，那麼說利地顯現在他的眼前，以致他不得不極力壓制着一種獸類似的慾望——對法朗達爾撲過去。

他站起身來。

「我疲倦了，」他說。「現在我要去按摩。」

一個亞拉伯人正走過來。

「阿赫梅德，你現在有空嗎？」

「是的，具體細節。」

於是他爲了避免和法朗達爾握手，急忙走去了，當他正要轉過澡堂，法朗達爾已經走近來了。

他在那間安靜的大休憩室裏只留了一刻鐘，這房間裏有許多花床，形成一塊空地，中間有一個非洲植物的小花床，與一個小噴水泉。他像是有人追逐，威脅他的感覺，好像侯爵就要來找他，而他也必得伸出手來，待他像一個朋友，可是他心裏却很想把他殺掉。

他不久又走在那遮滿枯葉的林蔭路上。這時已經沒有落葉了，最後的枯葉都已被一陣旋風吹盡。

突然間街屋的屋頂上掃過了一陣喧鬧的騷音，一陣方興起的暴風雨發出如野獸似的聲音，同時一陣急劇的旋風像是從聖母院的方向吹過了林蔭路。

所有的落葉，像是等待在那里一般，風一吹近便飄起來了。落葉飛舞着。旋轉着上騰到街屋的屋頂上。風追逐着它們像追逐着一羣綿羊，一羣瘋狂脫逃的綿羊，飛逃到巴



黎的大門口，逃到郊外的自由的天空裏。當這一大堆的枯葉與灰塵消失在梅爾協伯區的高地之後，馬路與邊道都光光的了，乾淨得令人奇怪。

貝庭正在想：「我將怎麼辦呢？我作什麼好呢？我到哪里去呢？」可是他什麼主意都沒有，又轉回家去。

他的眼睛看見一個販報亭。他買了七八份報紙，希望能夠尋到些文章可以讀一兩個鐘點。

「我要在這裡吃早餐，」他一面說，一面走進門上樓到了他的畫室。

但是他一坐下身來，便覺得他不能留在那里，因為他的全身都湧湧着一種憤怒的野獸般的興奮。

幾份報紙，他看了一遍，連一分鐘都不能吸引他的心神，他讀的那些消息只在眼前呢，並不到他的腦子裏去。在他馬馬虎虎看過的一篇記事之間，居洛瓦的名字使他驚了一下。那是記述議會的，伯諦開會時說了幾句話。

被這段記事刺激起來的他的注意力，這時又被那高音歌者蒙特洛塞的名字吸引了去

，這個歌者準備在十二月底來一次歌舞劇的單獨表演。報紙上說，這次表演將成爲盛大的音樂節目，因爲高音歌者蒙特洛塞，離開巴黎已有六年，而在在全歐洲和美國獲得了空前的成功；同時那有名的瑞士歌者黑爾松也參加配奏，而五年來巴黎都沒有聽見黑爾松的聲音了。

突然奧利威起了一個念頭，這主意像是從他內心深處迸發出來的——他要領安奈特去參觀這次的表演。其次他想起伯爵夫人的穿孝也許會成爲這個計劃的阻礙，但雖有此困難，他總設法使其實現。他只想出一個辦法。他必得定一個舞台後側的小包箱，坐在裏面幾乎可以使人看不見，如果伯爵夫人還不肯去，他便請她的父親和公爵夫人陪着安奈特。在這種情形之下，他情願把包箱讓給公爵夫人。但那時他却必得約請侯爵。

他猶豫着，思索了好半天。

結婚一定已經決定了；毫無疑問日期都已經排妥；他明白在盡可能的短期間，她要把她的女兒嫁給法朗宰爾。這事他沒有辦法。他既不能阻止，也不能變更或延遲這件怕人的事情。既然他非忍受不可，便想法駕御他的情感，隱藏起他的痛苦，露出歡喜的

樣子，自己不再像過去那樣任性發怒，不是更好一些嗎？

是的，他要約紳侯爵，如此可以鎮定伯爵夫人的疑惑，而在一個新家庭裏，保持一種來來往往的友誼。

他一用過早餐，便走到歌舞劇場，定一個隱在幕後方的包箱。恰好正有一個。於是，他急忙到居洛瓦家里去。

伯爵夫人馬上走出來了，顯然對於他們前天談話的事還有點關切。

「今天你肯再來是多麼親切呀！」她說。

「我給你帶來一點東西，」他猶猶豫豫地說。

「什麼東西！」

「歌舞劇場一個舞台上的小包箱，看黑爾松和蒙特洛塞的表演。」

「啊，我的朋友，多麼可憐的事！我的喪服怎麼辦呢？」

「你的喪服幾乎穿了將近四個月了。」

「我確實對你講，我不能去。」

「安奈特呢？你要曉得她將永不會再有這樣的一個好機會了。」

「她將同着誰去呢？」

「同着她的父親和公爵夫人——我正要去請她。我還想留一個位子給侯爵。」

她凝視着他的眼睛，嘴唇上起了一種要和他接吻的狂暴的慾望。她差不多不相信她的耳朵，返複地說：「留給侯爵？」

「喔，是的。」

她立即答應了他的佈置。

他用一種不關心的聲調繼續說道：「你已經定了他們結婚的日期了嗎？」

「啊，是的，差不多已經定了，我們有好多理由要加緊這件事，因為這事的決定是我母親逝世以前。你還記得嗎？」

「是的，完全記得。什麼時候實行呢？」

「約在正月初。請你原諒我沒有早點告訴你。」

安奈特走進來。他覺得他的心臟跳得厲害，他對她一切的柔情縈地變成了辛辣的，

在他的心裏激起了一種奇異熱烈的敵意，愛情變成了妬嫉。

「我給您帶來了點東西，」他說。

「原來你決定對我稱呼您了？」她答道。

他用一種慈父般的聲調接着說。

「聽我說，我的孩子；不久就要發生的事我已經完全曉得了。我跟你講，到那時一切都沒法避免了。我早晚總要稱呼您的。」

她露出煩躁的樣子聳聳肩膀，同時伯爵夫人遠遠地窺伺着，保持沉默，她的思想已被旁的事佔據了。

「呢，你給我帶來了什麼？」安奈特問道。

他把約請他們看戲的事告訴她。她高興起來，像一個小女兒般伸出胳膊抱住他的頸子，她吻着他的雙頰。

他覺得他要倒落下去，當他感覺到那輕輕的愛撫，那發着甜蜜氣息的小嘴，他理解到他將永不能治療他的熱情了。

伯爵夫人煩擾着，對她的女兒說道：「你曉得，你的父親正在等候你。」

「是的，媽媽，我要走了。」

她跑開了，仍然用她的手指尖撫着吻。

她一走開奧利威便問道：「他們要去旅行嗎？」

「是的，約有三個月。」

「那樣更好，」他不當心地溜出口來。

「但在這期間你不要冷淡了我。」

「不會的，我的朋友。」

前天晚上當他看見她哭泣時他所表示的那衝動，以及剛剛他要約請伯爵去觀劇，這兩件事給了伯爵夫人新的希望。

但這心境持續不久的。還不到一個星期，她又由他面部的表情窺伺出他的痛苦的每一階段了。她什麼都不肯疏忽過去，她猜想他心中所有的那一切痛苦她自己都在忍受着；而且安奈特時刻在眼前，總使她想到她努力而絕望的時日的每一瞬間。

像所有的人一樣，她也一度想到那消逝的歲月以及它們所帶來的變化。像每一個人一樣，她每個冬天，每個春天，每個夏天，都對自己說，「自從去年我已經變得很大了。L但她總是美麗的，雖然那美麗有所變化，關於這一點她從來沒有不安過。不過，眼面前，她已經不能平靜地容忍季節緩慢的進行，而突然地發見並理解時間可怕的飛逝。她時常突然發見時間的滑翔，發見那不可目睹的飛逝，我們一想到這個就使人發怒，那匆促的時間無限的消逝，是嚙噬着人的肉體與生命。

每逢經過痛苦的夜晚之後，她便要長久地打磕睡，以便得到平靜，她躺在溫暖的床上，這時她的侍女揭開帳幕，燒起了晨水。她疲倦，磕睡，既不睡也不醒地躺在那里，思想麻痺，而在她的心裏復活着那種本能的天佑的希望，這種希望直到人的最後一天都給他的心以光明與生命。

最近她每天早晨一從床上起身，便感到一種強烈的欲望，要禱告上帝，要從上帝得到一點點的安祥與慰藉。

她時常要跪在一個大橡木的十字架之前，這十字架是奧利威送來的禮物，是他曾

經發見的一種珍品；她閉住嘴唇，但以我們對自己說話的那種靈魂的聲音，把她哀愁的禱告傳送給神聖的殉道者。

像所有的信徒在祈禱時的情形一樣，她於悲切中很天真地，極望她的禱告能夠被上帝聽見並得到救援，她絕對相信上帝聽見了她的話，在注意她的要求，也許已為她的哀傷所感動。上帝從沒有答應過任何人的事——如永遠保持青春與優美，她絕不對他要求；她只乞求一點安息，一點平靜。當然她必得老起來，正如她必得死亡一樣。但為什麼要這麼快呢？有些女人會保持美麗很久！上帝不會允許她是其中之一人嗎？他也是受過那麼多苦難的人，如果他只要允許她再把她討人歡喜所必需的優美多保持兩三年，那也將是多麼令人感謝呀！

當然，她沒有對他講出這些話來，但她却於她生命的混亂的怨訴中，把這些話嘆息出來。

其次，站起身來之後，她便坐在化粧台前，她會拿出祈禱時的熾烈心境，一心一意地，拿起香粉，雪花膏，畫筆，粉撲和小刷子，用這些東西塑造她的面孔的美麗，而那



是膽弱的，只能延緩一天。

## 六 愛情的灰燼

在林蔭路上，從全部人們的嘴裏都可以聽見兩個名字：「露瑪·黑爾松」與「蒙特洛塞」，越走近歌舞劇場，越多聽見人們重複着這兩個名字。大型的廣告也釘在劇院的柱子上，對過路的人作宣傳，在傍晚的空氣中人們會感到一種興奮，像有一樁重大事件來臨了。

稱為國家音樂學院的笨重的建築物，雄峙在黑色的天蓋下，大門前對羣衆展覽它白粉粉莊嚴的前部以及洋台上大理石的大柱，有如鑲着看不見的電光的舞台般閃耀着。

在廣場裏，共和國的馬隊指揮着羣衆的行動，從巴黎各方向行來的馬車，叫人可以瞥見那乳白色的軟簾與低窗後面的美麗的面孔。

各式的馬車在指定的拱廊下形成一排，每逢一停，便從車上有許多時髦的婦女走下來，她們身穿觀劇的外衣，鑲着皮邊和各種珍奇的花邊——全是打扮得入時的美麗的身

體！

在長長的樓梯口裏，滿是一種女性的妙音，不斷地有衣裝如皇后的貴婦人登上樓梯，她們的頸部與耳上閃着金剛鑽的亮光，而且她們的長衣裙掃着樓梯。

劇場很早就人滿了，因為沒有人肯錯過這兩個名藝術家的一句歌聲；在大劇場裏，在大燈台發射的閃爍的電光下，有成羣的人們坐在喧嘩的聲音裏。

舞台的包箱，已被公爵夫人，安奈特，伯爵，侯爵，貝庭與姆薩德所佔據了，除去人影輾來輾去以外，什麼都看不見，那裏有幾個人在談話，跑來跑去，喊叫着，有穿工人衫的機械師，穿晚服的紳士，穿舞台裝的戲子。但在大幕的後面，我們可以聽見羣衆的低音，使人覺得有一羣人在行動，他們全是過度的興奮，像要穿過帷幕似的。

「他們正準備上演『浮士德』。」

姆薩德正在述說軼事，講這個劇本在賴利克劇院第一次上演的事；講它開端的一半成功，然後繼以輝煌的勝利；講到原有的脚色以及他們唱每一支歌曲的態度。安奈特，對他斜着身子，以熱烈的青春的好奇心聽他講話，她是以這種態度來看全世界的；她時時對她的未婚婦溫柔地警視着，他在幾天之內就要變成她的丈夫了。她現在愛他如一

般天真的心之愛情；這就是說，她在他身上愛她對未來的一切希望。生命最初活動的陶醉，熱烈地對幸福的憧憬，使她歎欣而懷有期望地顫抖了。

看見這一切並明白這一切的奧利威，他曾經試探過這一切的秘密，將絕望妬嫉的愛情，沉在人類痛苦的火爐裏，有如血肉放在燃燒的煤上，使心臟爆裂，他這時站在包箱的後面，眼望着他們，不知不覺地洩露出他的痛苦。

於是敲了三響，突然間樂隊指揮在他的桌子上輕脆地敲了一下，使一切行動靜地停止了，所有的人都在喀噠聲悄悄私語。經過一陣簡短幽深的沉默之後，前奏曲最初的節奏響起來，使劇院裏充滿那不可捉摸的音樂的神祕，以詩的官感的熱力，穿透我們的肉體，顫動我們的神經與靈魂，與那透明的空氣相混合，我們呼息到我們靜聽着的聲浪。奧利威在包箱後面佔了一個座位，頗感苦痛，宛如他內心的傷痕受了那些音階的撥弄。但當幕一揭開，他又站起身來，看見那坐在化學實驗室裏茫然沉思着的浮士德。

這個歌劇他已經聽過二十多次了，而且差不多都已背誦得出來，於是他的注意力從舞台上轉移到聽衆身上去。從那隱匿住他們包箱的舞台背後的後面，他只看見一小部

份聽衆，但從那可以瞻望的角度，越過樂隊以及頂處，他得見一部份觀衆，在其中他認識了許多面孔。在樂隊的場所裏，圍着白色頸巾的人們，並排地坐着，像是一列熟人面孔的展架，有社交界人，藝術家，新聞記者，這些人們凡是旁人到的地方總不會沒有他們的。在洋台和包箱裏，他給自己指出他所認識的婦女的姓名。在舞台正面的一個包箱裏，杜·洛克利斯特伯爵夫人，簡直是美得奪人魂魄，再稍遠一點，新娘戴白紗侯爵夫人已經拿起琴遠在觀望着了。「這是一個很漂亮的開端。」貝庭自言自語地說。

觀衆十分注意地靜聽着，顯然很同情高音樂者蒙特洛塞，他正在悲嘆他的生命。

奧利威想道：「這是怎麼的一幕滑稽劇！那里就是浮士德，神祕而崇高的浮士德，他在歌唱可怖的厭煩與一切的空虛；而這羣觀衆在不安地問着自己，是否蒙特洛塞的聲音已經起了變化！」於是神像旁人一樣地靜聽着，從這個脚本的無味的辭句的背後，穿過那在靈魂中喚起深刻情感的音樂，他像是得到一種啓示，體會到歌德如何能夠構想出浮士德的心境。

他不久以前曾經讀過這篇詩，雖然並未受到它的感動，却認爲它很美麗，但是此時

他突然發見它不可測探的幽深，因為那天晚上他好像是覺得自己已經變成了一個浮士德。

輕輕地依在包箱的欄杆上，安奈特正聚精會神地靜聽着；從觀衆之間已開始可以聽見滿意的囁嚅，因為蒙特洛塞的聲音是比過去都更豐滿更優美！

貝庭已經合上他的眼睛。整整一個月以來，他所看見的一切，他所感覺的一切，他在生活裏所曾經遭遇的一切，立即變成他的熱情的一種鼓勵。他把世界和他自己如薪材般投給這一種固定的觀念。他曾經見過的美麗的或珍奇的一切，他曾經想過的一切愉快的事物，他都在精神上供奉給他這個小朋友；此時他再也不想，他在某些方面是回着他的愛情沒有關係。

這時他從他靈魂的深處在靜聽着浮士德悲嘆的回聲，一種死的欲念，割斷他一切的憂傷的欲念，斷絕他無望的愛情的一切不幸的欲念，在他的胸懷裏洶湧起來。他望着安奈特的纖巧的外形，同時看見杜·法朗達爾侯爵坐在她的背後也正在望着她。他覺得衰老，而絕望。啊，再不能有任何的期待，任何的希望，甚至都沒有資格對她發生欲念，

要覺得自己如一個生命已經終結的老廢物一般，必得在這生命晚年轉開身去——這是怎樣不能容忍的痛苦啊！

一陣喝采聲轟響起來；蒙特洛塞已經勝利了。扮梅非斯托非里斯的拉巴利藹，從壇上站起身來。

奧利威，從沒有聽他扮過這個角色，所以又打起精神來靜聽了。他回想到奧賓，他的低音是那麼動人，其次想到佛雷，他的上低音是那麼有魅力，這樣把他的注意力吸引了幾分鐘。

但突然間蒙特洛塞以侵人肺腑的力量歌唱了一句詩，一直刺動了他的心臟，浮士德正對撒旦說：

「我想要那藏有一切的寶庫——」

我想要青春。」

而且這個高音歌者身穿絲製緊身上衣，腰間佩劍，頭戴羽毛小帽，優美，年青，極緻，露出一個俊美歌者的嬌態。

一陣悄悄私語聲。他是非當地魅人，婦女們都很歡喜他。但是奧利威，感到一種失望，因為歌德劇詩的生動的夢幻消失在這種變裝之中。因此他在眼前只看見一場如童話似的觀景，滿是美麗的短歌，與熟練的戲子，大家所靜聽的只有他們的歌聲。那個穿着緊身上衣的男人，那個歌聲急轉的漂亮青年，露着大腿，揚着喉嚨，令人不快。這個人並不是真實的、不可抗拒的、惡毒的騎士浮士德——他正要誘姦那美麗的馬格麗特。

他又坐下身來，他剛剛聽見的詞句又轉回他的心來：

「我想要那藏有一切的寶庫——我想要青春！」

他用呼吸囁嚅着這句話，在他的靈魂的深底悲哀地歌唱着這句話，眼睛仍然釘住安奈特在包箱前揚起的金髮的頭顱，他感覺到那永不能實現的欲望的一切痛苦。

但安特洛塞却非常完美地剛剛演完第一幕，熱烈的采聲歡騰而起。約有幾分鐘，全劇場裏滿是鬧哄哄的拍掌、跺腳，與歡呼聲。在所有的包箱裏，婦女們拍着她們戴着手



套的手掌，同時站在她們背後的男人們大聲地喝采。

幕落下來了，但在喝采聲停歇之前，又揭開了兩次。其次，當第三次幕落，把舞台與內部的包箱同觀眾隔開之後，公爵夫人和安奈特又繼續喝采了幾分鐘，而且那高音樂者對她們謹慎地一鞠躬，表示了特別的感謝。

「啊，他看見我們了！」安奈特說。

「一個多麼令人讚美的藝術家！」公爵夫人說。

正俯視下方的貝庭，懷着又煩惱又輕蔑的一種混合的情感，望着那個被人讚美的戲子——他半隱着身子消失在側門之間，他的雙腿直直的，他的一隻手插在腰間，露出一個舞台英雄裝模作樣的姿勢。

他們開始談論他。他的社會的成功是和他的才幹一樣地使他得到聲譽。姆薩德，因為安奈特在當面，便用含混的言語，說了這個漂亮的歌者生活的細情，公爵夫人聽着非常高興，對於他捲入的一切事件都表示理解而加以贊成，同時笑着說道：「無論哪個人怎能拒絕那樣的聲音呢！」

奧利威覺得憤怒而辛酸。他不能理解怎麼會有人真地注意一個戲子，他不過是人類典型的扮裝，而所扮裝的人又永遠和他們自己並不相像；他不過是每夜彩繪了紅衣裳架子，在一夜之間要表演出各種的性格。

「你是嫉嫉他們的！」公爵夫人說。「你們這些社會上的男人與藝術家，全部演戲子，因為他們比你們更成功。」其次她轉身對安奈特說道：「來，小東西，你是剛剛走進生活而且是用健全的眼光觀察生活的人，你關於這個高音歌者怎樣想法？」

「我認爲他的確很好，」安奈特露出一種很有自信的樣子說。

第二幕的三盤又響了，幕已揭開，是鄉間週年祭的一場。

黑爾松表演這一場是超羣的，她似乎比以前的聲音更加優美，而且像是表演得更更有把握。的確，她已經變成一個偉大的優秀的歌者，她在社會上的聲譽可以和俾斯麥或杜·萊塞浦斯相並駕。

當浮士德衝向她去，當他用崇敬的聲音歌唱那非常優美的詞句時：

「你不肯允許我，美麗的小姐。

把手臂獻給你，而得到美滿嗎？」

而且當那美麗的金髮的馬格麗特非常動人地答道：

「不，先生，我不是小姐，並不美麗，

我也不需要有人把手臂獻給我。」

小劇院裏的人都受了刺人肺腑的感動。

幕落的時候，喝采聲喧騰異常，安奈特就呼了那麼久，貝庭都想捉住她的手叫她停止。他的心受到新的痛苦的刺蝟。在停演期間，他並不發言，因為他固定的思想，這時已變成絕對的嫉恨，如此影響了這個孩子的那可厭的歌者，使他的思想隨他走還他的化粧室裏去了。

其次幕再度揭開，正是花園的場景。立即有一種愛情的熱力彌漫了全劇場，因為那種像是撲動的氣息的音樂，從來沒有被這樣兩個舌人表演過。這時已經不是兩個著名的戲子，蒙特洛塞與黑爾松，他們已經變成從理想世界來的兩個生命；的確的，幾乎不是兩個生命，而是兩種聲音了：一個在愛的男人的永恆的聲音，一個失了主意的女性的永恆的聲音；而且他們兩個一起嘆出人性柔情的一切詩意。

當浮士德歌唱道：

「放開我，放開我，願一願你的顏面，」

在從他唇間飛翔的節奏中，是含有那麼一種崇拜、奪人心魂、懇求的音階，以致在片刻之間，愛的欲念充滿了每一個人的心臟。

奧利威想起了在朗西葉的公園裏，在館邸的窗口下，他自己曾經囁嚅過這個詞句。直到如今，他還總以為那不過是平常的詞句；但是此時漂浮在他的唇上，有如熱情

的最後的一聲呼喊，最後的一聲禱告，是在人生中他所能期望的最後的希望與最後的慰  
澤。

於是他不再聽，同時什麼也聽不見了。一陣尖銳的妬嫉的痛苦，撕碎了他的心臟，  
因為他正好看見安奈特拿起手帕擦着眼睛。

她哭泣了！原來她的心已被喚醒，受了感動而在奔騰着了，她的小小的婦女的心，  
還是什麼都不曉得呢！可是，就緊緊在他的身邊，並未使他有所思索，展現出愛情可以  
如何地壓倒一個人類的生命；而這種展現，這種啓發，是從那個可憐的隨處表演的優伶  
傳達給她的！

啊，他這時對杜·法朗達爾侯爵感到非常微妙的憤怒，那個愚蠢的動物，他什麼都  
沒有看見，他並不明白，並不理解！然而他却是怎樣地痛恨那個穿着緊褲的男人哪——  
他正覺醒了那個青年女兒的靈魂！

他渴望著對她撲身過去，正如我們要對那將被乖戾的馬踏倒的人撲身過去一樣，他  
想捉住她的胳膊，把她拉走，同時對她說道：「我們走吧！我們走吧！我懇求你！」

她是怎樣靜聽着，怎樣悸動着！可是他却怎樣地受着痛苦。他從前也受過這樣的痛苦，但卻沒有如此殘忍。他記憶起那種痛苦，因為姝娥的螫刺又如重裂的傷痕重新刺痛着了。第一次他感到這種痛苦是在朗西葉從墓地回來的時候，那時他第一次感覺到她已经逃開了他，他無法統御她，那個青年女兒是如一個小動物一樣地自由。但是在那個地方，當她逃開去摘花使他惱擾的時候，他主要是經歷到一種野蠻的欲望，要阻止她嬉戲的飛翔，要強迫她的本人留在他的身邊；而今天却是她不可捉摸不可駕御的靈魂正要逃走了。啊，他剛剛認識的那種啣噬的刺激，在那難以描述的小小的傷口裏，他是怎樣時常地感覺到啊，那傷口像總是燒着一個愛的心。他回想起過去一天又一天在小小的螫刺中他曾經忍受過來的無味姝娥的一切痛苦的印象。每逢她說什麼話，讚美什麼，喜歡什麼，希望什麼，他都曾經感到姝娥；那種姝娥的方式，雖然是看不見，却是繼續不斷的，凡是那吸引了安奈特的時間、注視、歡欣、驚異、或是愛好的一切，都使他感到姝娥，因為這一切都使他離他更遠了一些。他曾經姝娥過，她沒有他所作過的一切，他所不曉得的一切，姝娥她的間散，她的讀書，以及那使她歡喜的一切，甚至姝娥過一個在

非洲受了傷的英勇的軍官——關於這個人巴黎曾經談論過一個星期，他還妬嫉過一個寫了受人讚美的傳奇的作家，妬嫉過她並不認識的不知名的青年詩人，備是姆薩德對她朗誦過這個詩人的詩歌；簡而言之，縱使不在意地，凡是在她面前被稱頌過的一切男人，他都妬嫉，因為當我們愛一個女人的時候，就連她露出興趣的樣子想着旁人，都使我們不能容忍。在我們的心裏，是急切地需求在她的目睹的世界裏，我們成爲唯一的一個男人。我們希望她不看，不認識，不鑑賞，任何旁的人。只要她有我們在眼前，而一轉眼會看旁人或認識了旁的人，除非我們能夠佔有了她全部的興趣，我們便要從心底裏受着痛苦。

奧利威在這個歌者的面前便是受着這樣的痛苦，那個歌者像是在歌劇劇場散佈愛情同時也搜集愛情，他因爲那個高音歌者的勝利，對於每一個人都感到不快，他氣憤那些女人——她們從包箱裏對他喝采，他氣憤那些男人——那些對這個花花公子甚至表示一種崇拜的傻瓜！

一個藝術家！他們稱呼他一個藝術家，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可是這個領薪的戲子，

是個旁人思想的翻譯者，而他却得到任何創造者所未會得到的成功！啊，這也就是時髦社會的正義與智慧，那些無知的裝模作樣的門外漢，對於他們，人類藝術的大師還是死亡的。他望着他們拍掌，呼叫，陷於狂喜之中；那永遠沸騰在他的心底對於一個爆發戶所懷的敵意，這時對於那些只因為財富與家系而全能的愚夫，變成一種激烈的憤怒了。

一直到表演終結，他總是保持沈默，成了思想的俘虜；其次，當熱烈的采聲終於停歇之後，他把他的手臂遞給公爵夫人，同時侯爵架住安奈特。他們又走下了堂皇的樓梯，成羣的男女如溪流一般，裸露的肩膀，華奢的旗袍，黑色的禮服，如緩慢而莊麗的瀑布。於是，公爵夫人，青年女兒，她的父親，以及侯爵，又登上那一輛馬車，奧利威和姆薩德還留在歌舞劇的廳前。

他對於這個男人突然起了一種愛慕之感，或者寧可說是如在異國裏遇見一個同胞時那種自然的吸引力，因為他這時在陌生無關的羣衆間感到茫然若失了，同時只有對姆薩德他還可以談論她。

因此他牽住他的胳膊。



「現在你還不要回家吧？」他說。「清明的夜色，我們一同散散步去。」

「我很願意。」

這時觀衆剛剛離開了劇場，林蔭路上動蕩着一陣暴烈的午夜的興奮，於是他們便在這整夜遊的羣衆之間，走向聖母院去。

姆薩德的必裏正有說不完的事，只要貝庭一開口說出一個題目，他便有說不盡的話題；他檢了兩三個最有興趣的題目，發揮起來。畫家就讓他信口說下去，並不聽他，同時把住他的胳膊，確信不久就可以引他談到安奈特，他並不注意他的周圍，懷着他的愛情一直走着。他被妬嫉的發作弄得精疲力盡——妬嫉總如山崩般壓傷了他，而且因爲他相信在這個世界裏，他再也沒有什麼事情好作，心灰意懶，可是他就在這種心境中散步。

姆薩德不住口地在談話，貝庭打斷他，在他的固定的念頭的衝動之下，幾乎不知不覺地悄悄說道：

「安奈特今天晚上很嬌美。」

「美極啦！」

爲了防止繆薩德打斷了他的話頭，畫家接着說道：「她是比她母親的一生都更漂亮的。」

對於這種話，繆薩德心不在焉地表示同意，返復地說：「是的，是的，是的！」並且接着說了好幾遍，而他的心神還沒有安定在這種新觀念之上。

奧利威努力接談這個話題，同時爲應合繆薩德本人的脾氣，以便引起他的注意，於是他接着說：

「她在結婚之後將會造成巴黎的第一個沙龍。」

到此爲止，這個時髦的同時是美術監督的男人，同意了他的說法，可是很巧妙地談論起杜·法朗達爾侯爵將來在法國社會中可以站住腳的社會的根基。

貝庭聽他說話，同時想像着安奈特爲一羣男女所環圍在光亮的大沙龍裏的情景，這種幻象也都使他妬嫉。

這時他們正走上梅爾協伯林蔭路。當他們走過屠洛瓦家門前時，畫家抬頭看看。窗

口間似乎射出了光線，從帷幕的罅隙間發射出來的。他疑心公爵夫人與侯爵被邀請來飲茶了，一陣如火如茶的憤怒使他受着可怕的痛苦。

他仍然牽住姆薩德的胳膊，姆薩德關於未來侯爵夫人所表示的意見，他駁斥了一兩次。就連這種談論她的極普通的聲音，都在這深夜間使她的映像映在他的眼前。

當他們到達杜·威雷街畫家的門邊，貝庭問道：「你進來坐坐嗎？」

「不，謝謝你，已經很遲了，我要回去睡覺。」

「啊，上來坐半點鐘，我有些話要和你談。」

「不，真的，已經太遲了。」

想到在他剛剛經歷過的痛苦之後，獨自留在屋裏，使奧利威的靈魂充滿了恐怖。他既然有一個人陪着他，他便要留住他的。

「上來坐坐吧；我很久就有意送給你一幅畫，你上來選擇一下。」

對方曉得畫家們不容易有送畫給人的心思，而且答應的話一幌就要過去，便捉到這個機會。因為他是一個美術監督，他領有曾經巧妙選擇的滿屋子的畫。

「我同你上去，」他說。

他們走進門了。

僕人被叫醒了，給他們拿來一些水酒；在相當的時間內他們所談論的全是關於繪畫的問題。貝庭拿出幾幅畫來，求姆薩德選擇他最歡喜的一幅；姆薩德猶豫不決，汽燈光使他看不清那情調。最後他選擇了一羣小女兒在邊道上跳繩的一幅；於是他要告別，帶着他的禮物。

「我叫人送到你的家裏去，」畫家說。

「不；我願意今天晚上就拿到它，好使我睡覺時還可以讚賞它，」姆薩德說。

再沒有事情可以留住他了，於是奧利威又看見自己獨自在這個房間裏——他的回憶與他痛苦的刺激的囚牢。

第二天早晨僕人端茶拿報紙走進來的時候，他發見他的主人正坐在床上，面色那麼蒼白，使他吃了一驚。

「先生不舒服嗎？」他問道。

「沒有什麼——只少許有點頭痛。」

「先生有沒有什麼吩咐？」

「沒有。天氣怎麼樣。」

「外邊在落雨，先生。」

「很好。沒有什麼了。」

僕人把茶盤和報紙放在小桌子上之後，退出去了。

奧利威拿起「非加羅」報展開來看，社論的題目是「現代繪畫」。這篇文章對四五十個青年畫家表示了熱烈的讚辭，他們作為水彩畫家是頗有天賦的，也具有真實的才幹，不過他們却非常自傲，眼前却裝成革命家和天才的復興者的樣子了。

和老郵較老的畫家一樣，貝庭是譏笑這些新人的，他氣憤他們目空一切的裝模作樣，並同他們的理論爭辯。因此，他開始讀這篇文章，像一個神經質的人一般很快地就感到抑止不住的憤怒了；最後，再往後面看下去，他看見了他自己的名字，收尾的一句話，像是一拳打中了他的胸一般：「奧利威·貝庭的老式的藝術。」

他無論對於批評或是讚頌，總是感覺銳敏的，但是在他的心底裏，雖然他的虛榮心並非過份，而因為他優柔寡斷，關於自己總是沒有一定主意，所以他從批評而得的痛苦總比從讚頌所得的享樂更甚。不過，從前在他勝利的時期，讚頌是非常平常的事，縱有些小刺激他也忘記了。在今天，新的藝術家與新的讚美者不斷地侵入進來，祝辭是越來越少，批評是越來越嚴厲了。他覺得他被列入老派的畫家的隊伍之中，青年畫家們不把他們看作大師；而且他不懂智慧，眼光也同樣地炯銳，所以縱使極小的諷刺，都像直接的攻擊一樣使他受着痛苦。

但是他作爲一個藝術家的自尊心從來沒有受過如這一次這樣的傷害。他喘息着呆在那裏，爲了捉握那篇文章的真正意義，他返複地讀着。他和他的同輩，受人亂暴的輕蔑，被撇在一旁；於是他囁嚅着這句話站起身來，這句話像是停在他的嘴唇上一般：「奧利威·貝茲的老式藝術。」

他從沒有過這樣的悲哀，這樣的沮喪，這樣到達一切終結的感覺，他的這種精神存在與肉體存在的終結，使他陷於靈魂的非常絕望的悲慘中。他在圓椅裏，在火爐前，一

直坐到兩點鐘，他的兩腿向着火伸出去，沒有氣力行動，也沒有氣力作任何事情。於是  
他心裏極想受人安慰，需要把握忠實朋友的手，要看一看誠實的眼睛，受人憐憫，受人  
援助，受友情的言辭的愛撫。因此他照例又去找伯爵夫人。

當他進門時，安奈特正獨自在客廳裏，背對着他站立着，匆匆忙忙地在寫一個信封。  
在她旁邊的一張桌子上，放着一份「非加羅」報。貝庭因為在看見這個青年女兒的瞬  
間，就看見了這份報，手足不知所措，不敢再向前進！啊，如果她讀了這份報啊！她轉  
過身來，匆匆忙忙心不焉的樣子，滿懷女人的心事，她對他說：

「啊，早晨好，畫家先生！如果我暫事走開，你可以原諒我嗎？樓上有一個裁縫正  
在等着我。你明白在結婚的時期，一個裁縫是很重要的。我可以把媽媽叫來，她正在同  
着我的裁縫談話。如果我需要她時，我可以叫她去幾分鐘。」

於是她急忙走去了，連跑帶走，表示她是如何的匆忙。

這種匆忙的離別，沒有對他說一句親切的話，沒有溫柔地看他一眼，使他非常狼狽  
，因為他是那麼愛她——那麼愛！——他的眼睛又停在那份「非加羅」報上，於是他想：

「她看過這份報了！他們嘲笑我，他們反對我。她對我再沒有信心了。我以後對她再也算不了什麼了。」

他對着那份報向前走了兩步，好像對着一個人走去要打他一下的樣子。其次他自言自語地說：「也許她根本還沒有看過，她今天是那麼匆忙。但也許在今天晚上，晚餐的時候，一定會有人告訴她，使她發生好奇心要看這份報。」

動作很自然，幾乎是無心的樣子，他拿起那份報，摺起來，像一個小偷一樣敏捷，把報塞進他的口袋裏。

伯爵夫人走進來。她一看見奧利威的癱瘓淒慘的面孔，她就猜想他已經受了相當的痛苦。

她以她可憐的靈魂的全部感應，以她受了辛酸傷害的全部生命，免強走向他去。把她的雙手搭在他的肩上，眼光探索着他的眼睛的深底，同時說道：

「啊，你是多麼不幸啊！」

這一次他並不否認了；他的喉嚨裏湧起一陣苦痛，他斷斷續續地說道：



「是的——是的——是的！」

她覺得他差不多要哭泣了，於是領他走向客廳裏最黑暗的角落，有一小小的絲絨帳幕，遮隱着兩把圓椅。他們坐下身來，隱在這輕飄的刺繡的牆壁之後，同時這里還籠罩着雨日的灰色的陰影。

她憐憫他，深深地受着他的哀傷的感動，於是接着說道：

「我的可憐的奧利威，你是多麼痛苦啊！」

他把他白髮的頭顱倚在他的朋友的肩上。

「比你所想的還更甚！」他說。

「啊，我曉得的！一切我都已經感覺到。我從最初就看見了，而且望着它生長起來的。」

宛如她在責備他似地，他答道：「這不是我的過錯，安妮。」

「我十分明瞭；這事我並不責備你。」

於是她溫柔地斜斜着身子，看見奧利威的眼裏含着「一滴淚」。

她吃了一驚，返復說道：

「啊，可憐的朋友——可憐的朋友——可憐的朋友！」

於是沉默了片刻之後，她又接着說道：「這是我們永也不老的心的過錯。我覺得我自己的心是充滿了生命！」

他想要說話，但是說不出來，因為這時的他的啞泣哽咽住他。她一面任他憑倚着，一面聽他心胸的掙扎。於是，為愛情的自私的苦痛所支配——那苦痛已將她的心臟嚼噬了這麼久——她以悲慟的聲調說道：「我的上帝呀！你是多麼愛她！」在這種聲調中，我們發見有一種恐怖的不幸。

這時他懺悔了：「啊，是的！我愛她！」

她思索了幾分鐘，於是繼續說道：「你從沒有像那樣子愛過我。」

他並不否認，因為他已經到了一個人要說絕對真話的時期，於是他囁囁地說：

「是的，那時我太年青了。」

她吃了一驚。

「太年青了？爲什麼呢？」

「因爲人生過於甜蜜。一個人只有到了我們這樣的年紀才會不顧一切地愛的。」

「你對於她所感覺到的愛是和你對於我所感覺的愛有些相似嗎？」伯爵夫人問道。

「是的也不是的——不過差不多也是同樣的。我過去愛你，是比得過任何人對一個婦人的愛。至於她，既然她就是你自己，我愛她正如愛你；因爲這種愛情已經變成不可抵抗，吞噬一切，比死還強烈。我屬於愛情，宛如燃燒的房屋之屬於火燄。」

她覺得她的同情枯萎在妬嫉的氣息之下；但是仍然裝出安慰的聲調，她說道：

「我的可憐的朋友！幾天之內，她就要結婚走開了。你再看不見她時，你就不會有這種想頭了。」

他搖搖他的頭。

「啊，我已經完了，完了，完了！」

「不，不，我敢担保！要有三個月你才能再見她。這已經很夠了。三個月的時光，便足夠使你明瞭爲什麼你愛她比愛我更甚，你認識她已經十二年了！」

於是，在他的無限的悲痛中，他懇求道：「安妮，不要遺棄我！」

「我有什麼辦法呢，我的朋友？」

「不要叫我獨自一個人。」

「我願意依照你的希望常來看你。」

「不。儘可能地留我在這里。」

「但是那樣你又娶接近她了。」

「可是也接近你呢！」

「在她結婚以前你一定不能再見她。」

「啊，安妮！」

「喔，至少不要常見。」

「今天晚上我可以留在這里嗎？」

「不，在你目前這樣情況之下不行的。你必得改變你的心思：到俱樂部或是到劇院

裏去——無論到什麼地方，只是不要停在這里。」

「我懇求你——」

「不，奧利威，這是不可能的。而且，我有許多客人要來晚餐，有他們在座會使你受更甚的刺激。」

「公爵夫人還有——他嗎？」

「是的。」

「但是昨天晚上我還同他們在一起。」

「你還這樣講！今天你的心情是怎樣的呀。」

「我答應你我保持平靜。」

「不，這是不可能的。」

「那麼，我就要走了。」

「你現在忙什麼？」

「我必要散步。」

「這話很有道理！多多地散步，一直散步到傍晚，使自己疲乏得要死，然後回去睡。」

覺。」

他站起身來。

「再見吧，安妮！」

「再見，親愛的朋友。明天晚上我會來看你的。你願意我像往常似地玩些把戲嗎，中午假裝在這裡吃過飯，然後在一點一刻去和你一同吃午餐。」

「好的，那樣我將非常高興，你實在太好了！」

「這是因為我愛你呢。」

「可是我也愛你的呀。」

「啊，不要再講這補話了！」

「再見吧，安妮。」

「再見，親愛的朋友，明天見。」

「再見。」

他一再一再地吻着她的雙手，其次吻她的額，其次吻她的嘴角。這時他的眼睛已經

乾了，他的態度堅決。在他剛剛要走的時候，他又伸出雙臂抱住她，緊緊地用唇吻她的前額，他像是要將她對他的愛情，從她身上全都吸引過去。

於是他急忙離開了，不再轉身來看她。

剩下她一個人的時候，她潸泣着倒落在椅子上。如果不是安奈特突然走來找她，她會留在那里一直到深夜。爲了能夠有時間乾了她的紅眼皮，伯爵夫人答道：「我要寫一點東西，我的孩子。先上樓去，停一會我就來了。」

這一晚她必得把妝奩這一堆事件清理好。

公爵夫人與她的姪子同居洛瓦一家人，如家族宴會般一同用餐。他們剛剛落座，正要談前一夜的歌劇，這時廚師出現了，拿來三個大花束。

杜·摩特曼夫人驚訝了。

「天哪！那是什麼？」

「啊，它們多麼可愛呀！」安奈特叫道。「會是什麼人送來的呢？」

「毫無疑問，是奧利威·貝庭，」她的母親答道。

自從他離別以後，她一直在思念他。剛才他像是那麼陰鬱，那麼悲慘，她十分清楚他的絕望的哀愁，她銳敏地感覺到那種哀傷的反擊力，她是那麼完整地，那麼溫柔地愛着他，以致她的心被悲哀的預兆壓潰了。

在這三個花束裏，發見畫家的三個名片。每一張上他都用鉛筆寫了伯爵夫人，公爵夫人，以及安奈特的名字。

「他病了嗎，你的朋友貝庭？」公爵夫人問道。「我想起來他昨天晚上的樣子非常難看。」

「是的，雖然他並沒有說什麼，可是我對於他總有點不安心，」杜·居洛瓦夫人答道。

「啊，他已經老了，正如我們其餘的一切人一樣，」她的丈夫插嘴說道。「的確他老得太快了。不過，我相信單身漢照例是突然就變成粉碎了。他們的衰頹總是比我們來得更突然。他真地變化得很大呢。」

「啊，是的！」伯爵夫人嘆息着說。



法朗達爾突然停止他對安奈特的私語，於是說道：「今天早晨『非加羅報』上關於他寫了一段很不滿意的批評呢。」

凡是關於她朋友的才幹的任何攻擊，任何批評，或是任何不滿的諷刺，總會激起伯爵夫人的熱心的。

「啊，」她說道，「像貝庭這樣重要的人可以無需注意這些粗暴的攻擊。」

居洛瓦表示驚異了。

「什麼！」他叫道，「關於奧利威的一篇不滿意的批評！喔，我沒有看見。在哪一頁上？」

侯爵告訴他說：「第一頁，在報頭，題目就叫『現代繪畫』。」

於是這位議員不再驚異了。「啊，原來就是那個！因為它是關於繪畫的，所以我沒有讀。」

每一個人都微笑了，因為他們都聽得社·居洛瓦先生除去政治與農業以外，對於旁的事情很少發生興趣的。

談話轉到旁的題目上去，然後他們走進客廳去喝咖啡，伯爵夫人因為一直不安地想  
着奧利威會發生什麼事，所以既不聽也幾乎不答話。他在什麼地方呢？他在什麼地方吃  
的飯呢？就在此時此刻他在什麼地方消遣他的絕望的心情呢？這時她非常後悔剛才放他  
走去，而沒有留他在此地；於是她想像着，他那麼悲哀那麼孤獨，在他的痛苦的重擔下  
飛逃着，漂泊在大街裏。

一直到公爵夫人和她的姪子離別的時刻，她幾乎沒有說過話，爲漠然而迷信的恐懼  
所苦。於是她上了床，躺在那裏，她的眼睛睜得大大的，想着他！

房間的鈴聲響了好半天，她像是才聽見。她吃了一驚，坐起身來，靜聽着。在夜的  
寂靜中，第二次的鈴聲又響起來。

她從床上跳起來，用盡氣力按着電鈴，招呼女僕人。然後，手拿着蠟燭，跑到洋台  
上。

隔着門她問道：「什麼人在那裏？」

「有一封信，」一個不認識的人的聲音答道。

「一封信！誰送來的？」

「一個醫生。」

「什麼醫生？」

「我不曉得。信裏是關於一樁偶然的事件的。」

不再猶豫，她打開了門，碰到一個頭戴油麻布小帽的馬車夫。她手裏拿着一張紙片，順手遞給她。她讀道：「非常緊急——杜·居洛瓦伯爵先生。」

筆跡是不認識的人寫的。

「請進來吧，你這位好心的人，」她說道。「坐一會等我一下。」

當她走到她丈夫的門口時，她的心臟那麼兇猛地跳動着，她簡直呼不出聲來。她用金屬的蠟燭台的尖端敲着門。伯爵已經睡了，沒有聽見。

於是，她不耐煩而神經質地踢着門，這時才聽見一種磕碰的聲音，答道：「外邊什麼人？現在什麼時候了？」

「是我呀，」她叫道。「我有一封緊急的信拿給你，是一個馬車夫送來的，有了意

外的事情。」

「等一等！我就起來啦。我馬上會來的，」他從他的床帳裏囁咕着。

不到一分鐘，他就出現在他的穿衣室裏。同時有兩個僕人被鈴聲喚醒，急忙跑來。他們看見一個陌生人坐在餐廳的椅子裏，非常驚訝而迷惑。

伯爵已經拿到信，在手指間翻來覆去地看，噁咕道：「什麼事情呢？我簡直想像不出。」

「喔，打開看看吧！」伯爵夫人像發燒似地說。

他撕破了信封，展開了信紙，驚叫了一聲，於是發出恐怖的眼色望着他的妻。

「上帝呀！究竟是什麼事？」她說道。

他的情緒那麼膨脹，幾乎不敢說話，噁噁咕咕地說：「啊，一件大不幸——一件大不幸？貝庭被車壓了！」

「死啦——她叫道。」

「沒有，沒有！」他說。「你自己看看吧。」

她從他手裏抓過那封信，讀道：

先生：剛剛發生了一件大不幸。你的朋友，著名的藝術家奧利威·貝庭先生被一輛馬車壓了，車輪壓過他的身體。現在關於這件事可能的結果，我還不能有任何決定，雖然也許立即會有致命的結果，但也可能並不嚴重。貝庭先生十分懇切地求你和杜·居洛瓦伯爵夫人立即來看他。我希望，先生，伯爵夫人與你自己能夠允諾我們的朋友的希望，他在天光之前或許就會停止了生命。

杜·李威爾醫生。

伯爵夫人滿臉恐怖，張着驚恐的大眼睛，凝視着她的丈夫。於是霧地像中了電擊一般，她感到一種勇氣的煥發，這種勇氣在恐怖的瞬間會使許多女性變成了最英勇的動物。

她轉過身來對她的婦僕說道：「趕快！我馬上要穿衣服。」

「太太要穿什麼衣服呢？」僕人問道。

「不管什麼吧。隨便什麼都可以。詹姆士，」她接着說，「五分鐘之內把一切都準備好。」

轉身走向他的房間，他的靈魂粉碎了，這時她注意到那個馬車夫仍然在等候着，於是對他說道：「你的馬車放來了嗎？」

「是的，太太。」

「這很好。我們就坐你的車子去。」

她匆匆忙忙狂暴地將衣服穿上身，胡亂地繫上紐扣，東拉拉西扯扯。其次，在一面鏡子前，挽起她的頭髮，雖然凝視她蒼白面孔和憔悴眼睛的映像，却一點都不曉得她在作什麼。

她的大衣披在肩上的時候，她急忙衝向她丈夫的房間裏去，但是他還沒有準備好。她拉他出來。

「走啊，走啊！」她說；「想想看他會要死掉的！」

伯爵，眩暈着，踉蹌地隨着她，他的腳在黑暗的樓梯上摸索着行徑，爲了不致於跌

倒，極力試探着脚步。

馬車一路急馳，大家沉默着。伯爵夫人抖得非常厲害，她的牙齒冥冥作響，從飛奔的窗口間，她看細雨濛濛中的煤氣燈。行人路上閃着光，林蔭路上已無人跡，暗夜在威脅人。到達的時候，他們看見畫家的門敞開了，守門人的小屋雖然有燈光，都是空的。

在樓梯頂上，杜·李威爾醫生，一個斑白的老人，身材短小，肥胖，衣服非常整齊，極有禮貌，走來迎接他們。他對伯爵夫人深深地一鞠躬，對伯爵伸出手來。

好像爬上樓梯已使她非常疲倦，她喘不過氣來地說道：

「怎麼樣，醫生？」

「喔，太太，我希望能夠沒有我最初想像的那麼嚴重。」

「他不會死吧？」她叫道。

「不會的，至少，我相信不會的。」

「你可以保證嗎？」

「不。我只說希望腹部受些擦傷，而並沒有內在的損傷。」

「你聽說他在的損傷是怎麼？」

「破裂。」

「你怎麼聽得沒有破裂呢？」

「我的判斷如此。」

「如果有的話呢？」

「啊，那就很嚴重了。」

「他會因此死掉嗎？」

「是的。」

「很快嗎？」

「很快。在幾分鐘之內，也許在幾秒鐘之內。但是請你安心吧，太太；我確信在兩

個星期以內，他會重新好起來的。」

她以深刻的注意力靜聽着，要想知道一切理解一切。

「他會有什麼樣的破裂呢？」



「例如，肝的破裂。」

「那就很危險嗎？」

「是的——不過眼前若有什麼突發的症候，我會很着慌的。我們去看看他吧。這對於他會有好處的，因為他很急切地在期待着你們了。」

一走進房間裏，她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白色枕頭上的慘白的面孔。幾支蠟燭和爐火閃在面孔上，劃出那面形的輪廓，並顯出深深的陰影；同時伯爵夫人在那慘白的面孔上看見兩隻眼睛正望着她的行動。

她全部的胆量、氣力、和決心，都衰落了，那起了變化深陷的面容，是那般地和一个死人的面孔相似。她不久以前還剛剛見過的這個人，已經變成這種情形，這種幽靈的樣子了！「啊，我的上帝呀！」她心裏這樣囁喃着，她向他走近去，恐怖地顫抖着。

他努力微笑，要想使她安心，因這種努力而發的那種怪臉色是怕人的。

她坐到床邊之後，輕輕地把雙手放在奧利威擺在身旁的一隻手上，悄悄地说：「啊，我的可憐的朋友！」

「沒有什麼，」他並不轉動他的頭顱發出低低的聲調說。

這時她仔細地看了看他，他的變化使她恐怖了。他是那麼慘白，像是在他的皮膚下再沒有一滴血液了。他深陷的雙頰，像是從他面孔的內部收縮了進去的，而且他的眼睛陷落了，宛如他身體內有一根繩索牽着它們。

他看出他的朋友的恐怖於是嘆息着說：「目前我的情形很好！」

「怎樣發生的？」她問道，眼神凝聚地望着他。

他要費很大的氣力才能說話，他的全部面孔痛苦地扭扭着。

「當時我自己沒有留意——我正在想着旁的事情——極沒有關係的事情——啊，是的！——一輛馬車把我壓倒，壓過我的肚子。」

她聽着這話時，像是看見了那事件，恐怖地顫抖着，她問道：「你流過血嗎？」

「沒有。我只有一點點的瘀傷——一點點的損害。」

「在什麼地方發生的事？」她問道。

「我曉得的並不十分清楚，」他以極低的聲音回答，「在離這里很遠的地方。」

醫生推過一張圍椅來，伯爵夫人倒在裏面。伯爵始終站在床腳，嗚嚕着：「啊，我的可憐的朋友！這一件不幸的事是多麼怕人哪！」

他的確是很悲傷，因為他非常地愛奧利威。

「但是在什麼地方發生的呢？」伯爵夫人返複着說。

「連我自己幾乎什麼都不曉得，或者甯可說是我簡直地完全不理解，」醫生答道。「幾乎到了巴黎城外，在戈貝林斯那一帶地方！至少，那個送他回來的馬車夫對我說，他在那一區的一家藥舖裏接他來的，而且是另外的人在晚上九點鐘的時候，把他送到那家藥舖子裏去的。」於是，他俯身對着奧利威問道：「這事件真的是發生在戈貝林斯的附近嗎？」

貝庭合上他的眼睛，像是在回憶的樣子，於是嗚嚕道：「我不曉得。」

「但是當時你正要往什麼地去呢？」

「現在我不記得了。我只是一直向前走。」

壓抑不住的一陣呻吟聲，從伯爵夫人的雙唇間傳出來。於是一串悶塞使她的呼息停

止了幾秒鐘，她拿出她的手帕，遮住眼睛，辛酸地哭泣了。

她曉得——她猜想得出來！一件不能容忍的悶死人的東西，像是剛剛落在她的心臟上——後悔沒有把奧利威留在她的身邊，把他趕走，把他丟在馬路上，而他因為痛苦得沒有感覺，以致倒落在馬車底下。

他以那種無精打彩的聲音說道：「不要哭泣。這使我痛苦啊。」  
用盡了意志的努力，她才停止了哭泣，拿開遮住眼睛的手帕，睜着眼，注視着他，她面孔上沒有一絲顫動，可是淚却還緩慢地流轉着。

他們互相望着，全都沒有一絲動靜，他們的手互握着。他們彼此凝視着，再也不曉得屋裏還有旁的人，這種凝視從一個人的心裏傳給另一個人比人類情緒更多的東西。

在他們之間，迅速，沉默，而恐怖地，喚起他們一切的記憶，他們也被壓碎了的全部愛情；同時喚起他們互相感覺到的一切，喚起那曾經把他們的生命混合在一起的一切，在他們相互的吸引中，他們曾經相互地委身於對方。

在他們相互凝視之間，就感到彼此談心的需要，要聽一聽那不可抵抗地浮現在他們

的嘴唇上來的、無數親密悲哀的話。她感到，無論有任何代價，都必得把那站在她身後  
邊的兩個男人派出去；她必定要想出一個方法，一種策略，一種靈感，她，這個辦法極  
多的女人；她開始思索了，同時她的眼睛却總釘住奧利威。

她的丈夫與醫生在悄悄地談着話，討論怎樣看護病人。伯爵夫人轉過頭來對醫生說  
道：「你請了看護來嗎？」

「沒有，我本想請一個醫院的外科醫生來，這種病情他會看護得更好一些。」

「兩種人都要。小心點總比較更好些。今天晚上你能夠找到他們嗎？——因為我想  
你不會一直停到早晨吧。」

「當然，我已經想要回家了。我在這裏已經停過四個鐘頭了。」

「但是你回去的時候你可以把看護和外科醫生叫來嗎？」

「這種半夜的時候這事很困難。但是我想辦法看。」

「你一定要作到。」

「他們也許會答應，但是他們一定肯來嗎？」

「我的丈夫可以陪你去，無論他們願意或是勉強都要把他們拖了來。」

「你獨自一個人不能留在此地，太太！」

「我嗎？」她發出一種反抗的呼喊，憤怒地抗拒任何與她的意志的抵觸。於是，她以一種無人敢應聲的權威的聲調指出眼前的必需。爲了預防一切的意外，必得在一個鐘頭之內請來看護和外科醫生。爲了確保這一點，必得有一個人從床上起來把他們帶到此地。她的丈夫一個人可以作這件事。而在這期間，她緊守着這個受傷的人，在她，這是一種義務也是一種權利。她只簡單地負起她作爲一個朋友的義務，與作爲一個婦女的義務。而且，她既然選定這補作法，便沒有人可以勸她不如此。

她的理論是合乎理性的。他們必得讓步，於是他們決定遵從她的話。

她站起身來，一心一意地想帶他們走去，自己獨自留在這裏。爲了他們走後她不致發生錯誤，她靜聽着醫生的指示，設法理解完全，記住每一件事。畫家的僕人，站在她的身邊，也在靜聽着，他身後站着他的妻子——廚師，第一次捆綁病人時，她曾經幫忙過，點點頭表示她也理解。當伯爵夫人像課程般背誦了一切指示之後，她催促兩個男人

快點走，一再對她的丈夫說：

「趕快回來；最要緊的是，趕快回來！」

「你可以坐我的馬車走，」醫生對伯爵說。「那樣你可以回來得快點，一點鐘以內你就可以回到此地了。」

醫生在動身之前，又仔細地檢查了病人，自認他的情況仍然很良好。

居洛瓦還在猶豫不決。

「你不認爲我們的作法是太唐突嗎？」他問道。

「不，」醫生說。「他只需要休息與安靜。請杜·居洛瓦夫人別叫他說話，並且盡可能地少對他講話。」

伯爵夫人吃了一驚說道：

「那麼我一定不能和他說話嗎？」

「啊，不可以，太太！拿過一把圓椅，坐在他的身旁。叫他曉得有人在陪着他，他會覺得非常滿意的；但是不能叫他說話，甚至不能叫他費心思。明天早晨九點鐘我會再

來。再見吧，太太，我向你致敬。」

他深深一鞠躬，離開了房間，伯爵隨在他的身後，還在囁咕着：

「你不要煩心，親愛的，一點鐘以內我就會回來，然後我們回家去。」

他們出去之後，她靜聽着樓下關門的聲音，以及馬車輪子滾轉在大街上的聲音。

僕人和廚師仍然站在那里，等候吩咐。伯爵夫人叫他們退出去。

「你們可以去了，」她說：「如果我有事我可以按鈴。」

他們也退去了，只有她和他留在屋裏。

她更靠攏床邊，兩手支在那個親愛的面孔的枕頭上，屈身望着他。其次，她把面孔

貼得近近地，像是把她的言語用呼吸傳達給他，她囁囁着：

「你是自己投身在車底下的吧？」

他仍然想要微笑，說道：「不是，車子自己壓過去的。」

「這不是真話；是你自己有意義的。」

「不，我對你賭咒是車子壓過去的！」



在片刻的沉默之後——這一瞬間兩個靈魂像穿過眼神交織在一起，她囁嚅道：「啊，我親愛的，親愛的奧利威，想想看，我放你走了，我沒有把你留在我的身邊！」

「早晚總有一天會發生這件事的，」他很有確信地答道。

他們仍然彼此凝視着，極力探索彼此內在的思想。

「我認爲我不會再好了，」最後他說道。「眼前我疼得厲害。」

「你痛苦得很嗎？」她囁嚅着。

「啊，是的！」

身子屏得更低一些，她輕輕地，盡可能對他細心地，用緩慢的接吻掃過他的前額，他的眼睛，其次是他的雙頰。這延續了很久，很久的時間。他聽憑那溫柔的接吻如落雨般落在他的臉上，這些接吻像是使他平靜而恢復了他的精神，因爲他痛苦的面孔已不像從前那麼扭捏着了。

「安妮！」他終於說道。

她停住接吻，靜聽着。

「什麼，我的朋友？」

「你必要答應我一件事。」

「你所希望的任何事我都可以答應你。」

「如果我在天亮之前還不死的話，你對我發誓，你要把安奈特帶到我這里來，只要一次，僅僅的一次！不再見她一面我就死掉，那是我受不了的。想想看——明天——在這個時候——也許我已經——必定永遠地合上了我的眼睛——於是我將永遠地不能再見你——是你——不是她！」

她止住他講話；她的心臟破碎了。

「啊，不要講——不要講！是的，我答應你把她帶來！」

「你起誓嗎？」

「我起誓，我的朋友。但是住嘴，不要再多說話了。你太使我傷心了——住嘴。」

一陣急劇的痙攣浮在他的面孔上。痙攣過去後他說道：

「既然我們還有幾分鐘能留在一起，我們便不能錯過過去；我們要把握住這時間互相

告別。我曾經那麼強烈地愛過你——」

「同時我呢，」她嘆息着說，「至今我仍然是怎樣地愛你呀！」

他又說道：

「除去你給我的以外，我從沒有過真實的幸福。只有最近的這些日子是難過的。那不是你的過錯。啊，可憐的安妮，生命是多麼悲哀呀！——死是多麼苦的事呀！」

「不要講話，奧利威，我懇求你！」

他並不聽她的話繼續說道：「如果你沒有你的女兒的話，我應當是一個非常幸福的人——」

「不要講話！我的上帝！不要講話！」

與其說他在談話，他甯像是在夢想。

「啊，那創造這種生存的人，使人們並不盲目也不很惡。」

「奧利威，我懇求你——如果你曾經愛過我的話，請你安靜吧，再不要談更多的

話——」

他望着她俯身在他之上，她自己臉色那麼蒼白，看起來她好像也是要死了；於是她沉默着。

其次她坐在圓椅裏，緊靠着床邊，可是又牽着那放在被單上的手。

「眼前我禁止你說話，」她說。「不要動顫，像我想看你一樣地想看我。」

他們又彼此地望了望，一動都不動，由兩個人手的燃燒的接觸，把他們結合在一起。她溫柔地緊握着那隻發燒的手，於是她略微緊緊手指以爲答報。每次的緊握在他都有一種表示，喚起他們已過的過往的某一時期，在他們的記憶中復活了他們愛情的停滯的回憶。每一次都提出一個祕密的問題，每一次都有一個神祕的答覆，是悲哀的問題與悲哀的答覆，是關於過往的愛情的一些「你還記得嗎？」

他們的心靈，在這種也許成爲最後的苦痛的會合中，旅行了過去的許多年，旅行了他們熱情的全部歷史；房間裏除去火的爆裂聲以外，什麼都聽不見。

突然間，像是從夢中覺醒了來，他恐怖地一動，說道：

「你的信呢！」

「什麼？我的信？」她問道。

「我也許沒有把它們燒毀就要死掉的！」

「啊，那對於我有什麼關係？到如今那是沒有什麼要緊的了。隨便什麼人尋到它們去讀它們吧——我是不在乎的！」

「我不願意保存它們，」他說，「站起身來，安妮；打開我那張大書桌最底下一層的抽屜。全部都在那里，全部。你一定要取出來，把它們丟在火裏。」

她根本就沒有動，但縮着身子停在那里，好像他在勸她做一件卑怯的事情似的。

「安妮，我懇求你！」他接着說；「如果你不這樣作，你會使我受罪，傷我的神經，迫我發狂。想想吧——它們會落在任何人的手裏的，一個書記，一個僕人，甚至或許就是你的丈夫——我不願意——」

她站起身來，可是仍然猶豫，一再地說：

「不，這事太難了，太殘忍了！我覺得你像是強迫我去燃燒我們兩個人的心臟！」  
他哀求她，他的面孔痛苦地扭扭着。

看見他如此苦痛，她讓步了，走向書桌去。一打開抽屜，她看見裏邊裝得滿滿的一大堆信，一層一層地疊積着，在全部的信封上她看見她那麼時常書寫的兩行住址與人名。她認識它們——那兩行字——一個人的名字，一個街道的名字，宛如這些字在我們的生命中是表現着一切的希望與一切的幸福似的。她望着它們——那些小小的方塊，其中含有她曉得怎樣表現她的愛情的一切，以及在白色的紙上用少許的墨水她能從自己身上取下來而給與他的一切。

他極力在枕頭上轉過頭來，以便看守着蠟，於是他又說道：「燒掉它們，趕快！」這時她拿起了兩大把，在她的掌握中握了幾秒鐘。她覺得它們像是沈重的，苦痛，活躍，同時又是死寂，其中有那麼多不同的事情，有那麼多現在已經過去的事情——令人感覺着那麼甜蜜，夢想着那麼甜蜜！那是她的靈魂的靈魂，她的心臟的心臟，她保存在那里的她戀愛的自我的精髓；而且她記得，當她寫着某些信封時，是有怎樣的狂亂，怎樣的歡欣，怎樣的陶醉——生存的陶醉，崇拜一個人的陶醉，以及表現這種情感的陶醉。

「燒掉它們，燒掉它們，安妮！」奧利威亟覆地說。

她雙手以同樣的動作，把兩堆信拋進了壁爐裏，它們一落在木材上就散開了。其次她抓起放在書桌裏的那一些信，把它們丟在另一些信的上面，然後動作迅速地，又抓起了另一大把，她屈身和抬頭都很迅速，像是要盡可能地趕快完成了這怕人的工作。

火爐裏裝得滿滿的而抽屜裏已經空了之後，她就站在那裏等待着，守望着那從信封的四週鑽出來的幾乎悶死人的火焰。火首先在邊上燒起來，侵入四角，沿着紙邊傳播，偶而熄滅，然後再噴出火來，繼續傳播，不久，環圍着那錐形的白色信堆，閃起一輪奇色的火圈，使屋裏充滿光線；而照耀着那個站立的婦人與臨死的男人的這光輝，將他們的愛情吞噬了，使他們的愛情變成了灰燼。

伯爵夫人轉過身來，在眩眼的火光中，她看見她的朋友，露出憔悴的面孔，癡依在床邊上。

「全部的信都在那里了嗎？」他問道。

「是的，全部的。」

但是在她轉回他的身邊之前，她又對那堆燒燬的信瞥視了最後的一眼，而在那紙堆

上已有一半被火掩沒了，變成了黑色，她像是看見了有紫紅的火光。宛如有許多血珠，從書信的心臟裏像從傷口裏流出來一樣；在它流過的地方現出一條紫綫，向火焰上緩慢地流着。

伯爵夫人在她的靈魂中感到一陣超自然的恐怖，她像是看見一個人被謀害了那般地畏縮了；其次他突然間才明白，她所看到的只是信封口上的蠟在融化。

她轉向那個受傷的男人，輕輕地舉起他的頭，把它放回枕頭的正中。但是他已經動過了，他的痛苦在增長着。這時他已經喘不過氣來，他的面孔現出鉛人的痛苦，而且已經不曉得她在身邊了。

她等他轉為更平靜一點，等他一直閉着的眼睛張開來，而再對他說一兩句話。

這時她問道：「你痛苦得很厲害嗎？」

他沒有答覆。

她俯身望着他，把手指放在他的前額上，要他看看她。於是他張開他的雙眼，那是兇狂而眩暈的。



她怕極了，重複地說：「你很痛苦嗎？奧利威！答應我！要我叫人來嗎？費點氣力！對我說一句話！」

她像是聽見他囁嚅道：「帶她來——你對我起過誓的——」

這時他在被窩扭扭着，他的身體變得僵硬了，他的面孔痛苦地極變着。

「奧利威！我的上帝！奧利威！」她叫道：「你覺得怎麼樣啊？要我叫人來嗎？」

這一次他聽見了她的聲音，因為他答道：「不——沒有什麼事。」

他像是變得更安逸一些了，事實上，是沒有剛才那麼痛苦了，突然間沉於一種昏迷中。因為希望他或許會睡下去，她又坐下身來，靠着床邊，牽着他的手在等候着。他不再動顫，他的下頷貼在他的胸前，他的嘴因為短促的喘息半張開着，喘息時喉嚨裏發出呼嚕呼嚕的響聲。只有他的手指還不自覺地偶而在動着，那輕輕的顫抖使伯爵夫人連頭髮根都感覺到了，她渴望大聲喊叫。這顫抖，已不像從前，代替着疲倦的嘴唇，以溫柔的小動作，來表白他們內心裏一切的悲哀；那只是痛苦的癢癢，全然表白肉體的痛苦。

這時她怕起來了，恐怖得不能自己，她發狂想要逃跑，想要按鈴，想要招呼人，但

是鐘不敢動，因為怕驚擾了他的安息。

她聽見大街上遙遠處已有馬車的聲音，她靜聽是否有人停在門口，是否她的丈夫已經回來救她，從這種恐怖的私語中抓她出來。

當她要從奧利威的手中抽出她的手時，他却緊緊地捏住，同時發出一聲深沉的嘆息。於是她又讓步，在等待着，為的怕是驚動了他。

鐘裏裏火焰將要熄滅了，書信的灰燼使人氣悶，兩支蠟燭熄滅了；一件傢俱發出軋軋聲。

房裏一切都沉寂了，一切都像是死亡了，只有樓梯口上的鐘，準確地唱着時間，半點鐘，一刻鐘，在黑夜間用各種的節調，唱着時間的行進。

伯爵夫人，動也不動，感到一陣不能容忍的恐怖籠罩在她身上。她看見許多幻像，許多恐怖的思想，鑽進她的心靈裏，同時她像是覺得奧利威的手指在她的掌握裏變得冰冷了。這是可能的嗎？不，當然不！但這種模稜着像是冷得不可形容的感覺是怎麼回事呢？她恐怖地發抖，站起身來，望着她的鬚髮。那已經鬆弛了，沒有表情，沒有生命，沒

有一切哀愁的表現了，一剎那之間已於永恆的滄沒中恢復了和平。

(完)